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國美

著歐利孟
譯生菊嚴

者編主
五雲王
翥 韋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育教民公

育教民公國美

著歐利孟
譯生菊嚴

者編主
五雲王
懋 章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五月初版

(38682)

公民教育叢書 美國公民教育一冊

Civ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Charles E. Merriam

譯述者 嚴菊生

主編者 王雲五

發行人 王雲五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五六一上

大

(本書校對者 錢兆駱 胡達聰)

美國史學會

學校社會科學的研究

研究員

克萊 (A. C. Krey) 主席, 研究指導

康次 (G. S. Counts) 研究指導

金曼爾 (W. G. Kimmel) 執行幹事

克雷 (T. L. Kelley) 心理專家, 測驗顧問

指導委員會

鮑爾勞 (Frank W. Ballou) 華盛頓 D. C. 督學。

比爾德 (Charles A. Beard) 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 又爲作者, 關於歷史及政治方面, 曾有許多書籍發表。

布曼 (Isiah Bowman) 紐約美國地理學會指導，國際地理學聯合會會長。

康姆斯到克 (Ada Comstock) 來德克里夫學院 (Radcliffe College) 院長。

康次 (George S. Counts)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教授。

克來文 (Avery O. Craven) 支加哥大學歷史教授。

戴 (Edmund E. Day) 曾任密歇根大學商業管理學院主任，現任羅克法勒基金委員會社會科學指導。

福特 (Guy Stanton Ford) 歷史教授，密尼所他大學研究院院長。

海斯 (Carleton J. H. Hayes) 哥倫比亞大學歷史教授。

何爾 (Ernest Horn) 愛渥華大學教育教授。

約翰森 (Henry Johnson)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歷史教授。

克萊 (A. C. Krey) 密尼所他大學歷史教授。

馬雪爾 (Leon C. Marshall) 姜斯好不金斯大學法律專門學院。

孟利歐 (Charles E. Merriam) 支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

牛倫 (Jesse H. Newton) 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教育教授，林肯實驗學校指導。

斯對納 (Jesse F. Steiner) 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

序言

這本書是學校社會學科委員會第六冊的報告，論到社會學科在學校的教學與國家政府及其統治力運用的關係。這位作者的資格，人人周知，用不到在此詳細介紹。雖然他是一位富有經驗的政治學教授，政府機關的公服員，以及政事的顧問，可是他對於學校工作的興趣，仍不減少。他是籌備此項研究委員會中委員之一，又是學校社會學科委員會中的一個執行委員，對於此項研究的指導，關係甚切。當這件研究正在進行的時候，他被邀從事於無數別樣的設計，其中有兩種設計，對於現在工作，特別有益。他指導並且編輯一套在許多國家內進行的關於造就公民的研究。他也是胡佛總統發起的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的副主席。以下書中所載的，就是表明他已引用這些研究的結果。

這冊的題目——公民教育——久為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以及具有大公精神的公民，所深感興趣的一件事。這名詞本身，由於學校慣用的力量，變成專與政府事，發生狹隘的聯繫。這位作者，並不採取這種狹窄的觀點。社會科學的各科，在公民教育上有何貢獻，都被嚴密考察。其他學校各科，對於公民教育，有什麼貢獻，也不忽視。這書是教師，學校行政人員，以及關心這事的人們而寫成的。他們一定很歡迎這本書裏所啓示的更廣博更寫實的公民教育觀念。

委員會中無人覺得對這個題目，自己夠資格去指教這位作者。雖然他在計劃這件工作的時候，與這個初稿完成的時候，曾請他們幫忙，但大半仍賴他自己的才能。所表現的意見，都是他自己的。雖然有些教師，也許覺得他對於他們所授學科及教學步驟，有時批評過於苛刻，但不能責他在這方面，有什麼偏見。平心靜氣的思想一下，便知，即此苛刻本身，乃是這書中最健全的教訓之一。本委員會覺得特別榮幸，因為這位作者，在他許多委任的事務中，能夠找出時間來完成這本書，並且本委員會也很快樂，能夠與所有飽具為公精神的公民，以及學校當局來同享本委員會的美滿的成功。

克萊 (A. C. Krey) 主席

結果及結論

甲、公民教育及社會科學

(一) 社會科學是公民教育的總編，打開了達到政治及社會進步的門路。今日公民教育最大的需要，是依着近代社會的趨勢及科學的進步，爲將來做充分的準備。這是公民教育的主旨。籠罩了一切次要的變遷及課程與科目的更動。

(二) 社會科學的發展，是政府及社會的一個因素，這是非常重要的，我們須充分認識的。社會思想及組織，假若適宜於今日的趨勢，我們應該有這種的了解及欣賞，這是公民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份。

(三) 革命已經在我們眼前了。應用技術的變遷，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並且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這些變遷的涵義，要比無論那一派的「革命家」所提倡的變遷，更爲根本些。這些事實，有洪鐘似的聲音，向我們呼喚，又有怒潮似的力量，壓向我們身上來。

(四) 今日世界上呈現着不穩固的狀況，緣由就是因爲大家對於最近的趨勢，存着飄流無定及漠不關心的態度。我們的問題，是要在激進的力流中，獲得一個較良的平衡，將來所需求者，在於社會中改組及重新調整，並且要民族中最優良的份子出來負責，以解除現在混亂的社會情況中所產生的緊張及畸形狀態。

(五) 社會改組若要成功，先決的條件是對於新思想及新制度要持着友誼的態度，對於社會實驗要現出容納的傾向，對於新創造要具有鼓勵的欲望，對於新建議要表示批評的欣賞，對於社會科學所產生的新功效，要能認識予以並為其估價。

(六) 在近代生活改變情況之下，今日的政治，對於龐大的改造工作，或者能夠有所補助。不過須先經過相當的訓練纔能夠把舊型範改為新方式。

(七) 傳統的習慣思想，是一個良善的僕人，同時卻是一個頑固的主人。因此種思想，能夠擾亂我們的情緒，阻礙合理舉動的前進。

(八) 公民的進步，在未來的盼望上，以及在過去的回憶中，是有繁衍的可能。

(九) 如若不實行昌明的公民教育，其惟一別徑便學藉着不受歡迎的強迫及遏止的方式，來執行強制的計劃。

乙、民主政體及公民教育

(一) 在教育上，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應將一方面的社會上管理的才能及技術，與另一方面具有社會價值的制度分別清楚。

(二) 美國公民教育全部的結構，乃附着於美國國家，及民主制度的普通原則。按美國民主政體是：
基於對一般不負責的少數上等階級的人們，根本不加信任。

分析到底的時候，奉獻於民衆統治的原則。

受下述原則的約束，即凡文明的進益，原爲民衆的進益，所以應該分給大衆，不可多事遲疑。受下述原則的約束，就是增進人類幸福最好的方法，在於繼續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

(三) 民主政體是一種生活的方法，亦是一種政府的方式。故我們可信下期的民主政體，對於下列種種的問題，要加以慎重的考慮。如最低標準生活中所包括的教育，居住，健康，休息，娛樂，以及傭工的穩固，工業的安全，社會各種保險，皆須注意。至於社會組織裏，吾們斷可預料一切金錢及謀利的問題將來一定較少注重。在我們社會制度裏，在通盤計畫與統制的方向上，以及在經濟與政治的制度裏的整個的變遷上，我們可以預料將來定有顯著的進步。不過，假若我們能夠保存民衆政府的原則及自由主義家的理想的話，我們可以希望民主政府機關能夠有重要的調整，其中包括了組織的範圍，代表產生的方法，以及責任，行政，司法等項。這些是基礎的問題，凡現在美國學校中受訓練的人，都要遇着的。

(四) 假定大家都贊同這種民主政體的原則與理想，我們可以按照民主政體生活的方法，並須觀察政治上與經濟上的行動如何以技術界的趨向而形成，即由此中所得的知識，來教育未來的公民。我們可以訓練未來的公民往前看，以及往後看；訓練他能夠鑑定價值，觀念，制度及宣傳；訓練他自己能夠慣習於一種好問的精神，以及慣習於以新知識，時常來改造生活的方法。

(五)公民教育是一種民主制度的基礎，假若民主政體要實現的話，公民教育必須尋覓充分經濟的扶助。假如在學校制度裏，錯用了經濟計劃的時候，將要傷害或者毀滅全國政府制度所倚賴着的真正的根基——這根基就是在這個共和國裏，公民履行義務的時候所需要的技能與欣賞的訓練。

丙、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

(一)公民教育作為社會教育一部份的時候，與家庭的，教堂的，以及社會團體的訓練是密切相關的。如要得到最堅實的結果，這些矢忠的制度必須切實的互相聯繫起來。

(二)實施公民教育時，於下列各點間，很有機會使其得到更密切的聯絡：

學校中公民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

社會學科與學校生活，

學校內的生活與學校外的生活，

在學校內的年數與出校後的年數。

(三)美國公民教育制度呈出幾個特殊困難點：

a. 學校教育與宗教教育間，缺乏調節。

b. 學校中所授的公民理想與商業上政治上的各種習慣間，常有不相同及牴觸的地方。

(四)社會上的組織，禮節，及動作種種的異同，均可表示出來，並可舉其全部，作為一種社會生活主要的問題，不宜忽視作為社會生活上一條黑暗的路徑，而不加以仔細的審察。

(五)假設沒有比現在更切實的一種成人教育公民教育，與社會教育將要不能充分的生效。事實上，教育是沒有止境的。閒暇時間的新境界，將逐漸的著重於組織畢生時期教育的重要與需要，不是單為一個學校時期的教育而已。為了這種發展的準備，在公民教育整個範圍以內，組成了最重要的一種分野。

(六)除去許多特著的例證以外，講授社會科學各種的科目，歷史學，經濟學，政府學的時候，關於態度，課程材料及相互的關係方面，許多是期望着從公民教育採取觀察點的事實上，毫無根據的畛域鬭爭是這種情形中的因素。公民教育的進步，是在乎這些緊密相聯的學科，有純粹的，切實的合作。

丁、公民教育與近來的趨勢

(一)在公民教育上，學校是顯要的機關，但是與其他政治教育的輔助方法，是密切相聯的，所謂政治教育的輔助方法，即如政府機關及職務，政黨，特殊的愛國組織，又如文學，報紙，電影，各種象徵主義，傳統習慣與思想，概念學，以及著名人物的影響。

(二)在公民教育上，對於考查政府近來的趨勢與所發生的問題，很可以加以較大的注意，尤其要加以注意的是：

- a. 普通，應用技術學的發展，對於社會生活的關係，以及特別的對於政治生活的關係。
- b. 截過舊式組織而興起的新式組織，尤其是在經濟界方面的。
- c. 大都會地方。
- d. 公家行政。
- e. 公共幸福的職能。
- f. 在政府中專家的地位。

討論到公民教育的時候，要是不計及在社會構造裏這種基礎的成分，就是忽略了整個上部構造所倚賴的根基。

(三) 在我們金錢制度裏的急劇變遷，已經引到財富，財產，私人經營及類似的私人經營，壟斷，與利益等的觀念的改正；並且對於國家生產制度應用技術方面的事件及附屬事件，已經引到較大的注意。要是忽略了在這個經濟——政治界所發生的事情，要是不明了新豐富經濟學與其應用技術方面及社會方面的涵義，這就是使得一個學生，當他進入這真正世界的時候，去遇到一種猛烈的驚慌。

(四) 在我們所發生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趨勢及傾向，特別是在應用技術學區域之中的，屬於機器的及社會的，以及在經濟政治組織區域之中的，通曉是任何切實的公民教育制度中的基本條件。不是單單所學得

的特殊的事實與數目字，對於公民，可以有什麼樣的價值，更加有用處的，乃是習慣於觀察與分析這些變遷與過程，牠們對於政府上事物計劃的關係。

戊、公民教育與政治上實現主義

(一) 這是一重要的件事，就是公民教育中應該包括瞭解近代政治權力的新技術，在這些政治權力的新技術之中，有宣傳，有羣衆的組織與操縱；有象徵主義；有政治心理學；以及公民教育本身。假設關於這些機巧，茫然不知，那末無論觀察或參加今日的政界，便如墮入五里霧中了。

(二) 書本中形式上的知識與我們生存於其下的實際政府之間，在許多事實中，有一種廣闊的鴻溝——其遼闊足使書本的知識，日後往往棄於一旁，好像完全無用一樣。

美國政府是充滿了機械方面混雜的情形，在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被矛盾所折穿，在實施上，從有組織的腐敗行爲起，到具有近代效率的光榮例證止，差異是很大的，若不是以最具有現實性質的事實來解釋的話，美國政府是不合理的。

(三) 以最具有實際性質的政治實現主義，來組織教育制度，這是很在可能範圍之內的。

(四) 美國政府的顯著的差異與矛盾，爲要避免未來公民的擺脫幻象或者是假仁假義起見，可以用以下這種方法應付，就是關於所爭論的基礎問題，要作自由與坦白的討論，不要在興趣與態度方面，將歧異之點設

法隱藏起來。

(五)我們很可以使無數的方法，達其較大的用途，這樣，自治的直接經驗，可以進行到來代人民生活之中。關於政治情形的間接經驗，往往可以藉着小說，電影，以及各種藝術的方式的描寫，傳給大眾。

己、公民教育及以敗為勝的主義。(Defeatism)

(一)在公民教育裏的以敗為勝的主義，對於我們許多公民低劣的行為是該負責任的。關於政府的可能性，在一個憤世主義的時期之中，重要的事，是應該引人注意到政府曾經辦得有效的著名的事實。

(二)優良的政府不似無能的政府，只以宣傳見長，爲了這個理由，重要的是應該將對於立法實際可能性的一種了解，行政，領袖人才，司法，以及真正現在在各地所造就的幸福事業等，與公民教育併合起來。

(三)統治機關的科學工作以及在政府過程裏的科學態度，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並且很易於編爲公民教育的一部份。

(四)從一種更較廣大的意義講來，公民教育可以引向伏於發生中的統制的偉大可能性。所謂統制，就是人類克服環境，克服他自己，以及克服從被動到創造與構造的急劇過渡，這種過渡表示出近代的進步。

(五)有一句舊格言說是『無先見，人民亡』這句話與近代公民教育，是不能夠離開的。先見與希望在公民訓練中，可以一直照耀過去，並且可以將無關的細則，變化成爲一種光明的前途，這種光明前途，是操諸人類

掌握之中。

庚、教師及受教者

(一)在未來的公民教育的改組裏，教師與學生這兩方面，都要成爲更加審慎研究的題材。教師與受教者的身體與氣質上的基礎與準備，可以徹底的考察一下，而重要的結果自會隨之而來。

(二)在公民教育裏，醫士，精神病專家，及幸福工作人員的職務，曾經大被看輕，但是在最近的未來的訓練中，他們的職務，就要隱現巨形；並且實在的涵蓋了社會教育中一些傳統上的技術。

(三)在任何改進的制度之中，這件事終覺得不可少的，就是準備更加徹底受訓練的教師，在社會科學的成分裏，以及在廣義的政府學裏打下根基；並且爲這種訓練，準備一種充分的經濟基礎。

(四)爲了教育技術的進展以及爲了保護公共教育來抵制齷齪求進的人們，這些人們正在特殊的方向上，正求鼓勵及統制公共教育，所以職業團體與教師的標準，以及在學校制度中牠們的位置，應該大大的加強力量，這件事也是不可避免的。

辛、公民教育的目標

(一)假設來代爲履行其社會職能起見，能夠準備較良的人類組織的話，那麼這個世界的未來，將被豐富的可能性所照耀。站在我們與人們之夢的實現的中間的阻礙物，就是那些社會態度以及社會與政治的管理。

(二) 假設我們能夠直接觀察事實，並且對於我們所不喜歡的事實，不加以否認；假設我們能夠多顧慮到我們的希望，少顧慮到我們的懼怕；假設我們能夠多思想到現今與將來，而少思想到過去；假設我們在社會與工業的佈置上，能夠現出創造的能力，與在應用技術的進步裏所展演的能力相等，那麼我們便能夠更加周密地察覺到美國生活的希望，這種希望，就是預言家也從未敢作過夢想的。

(三) 要產生這種充分的決心，技能，態度及材能，以完成這個事業，這就是公民及社會教育最大的需求。

作者序

瞻望美國的未來，我們社會生活當中，沒有一個單獨的特點，比下代所受的一種公民訓練，還更緊要的。所受的一種公民訓練，將要限制並且決定人民與政府所下的決心的範圍及種類，經濟，社會政治制度的性質。

每代都是如此的，但是現代的拍子，所要定規的決心的重要性與數目，辦理調整所需要的速度，教育的普及與其細密的程度，這些情形，在歷史上的無論那一代，從來沒有被超過的或是相等的。這些情形，對於現代，加上例外的負擔。我們現在到達了這種時期，在這種時期之中，政府與人民的無能，可以寫成一部大足駭人的悲劇，這種悲劇，只能夠在組織複雜，專門知識發達的文明國家中發生的。

這本書是研究美國公民教育的需要與可能性的，爲的是要決定這種教育全部的方向，範圍及性質，並不是要來決定一種課程細則的。在許多情形之中，細則是很可以比全部原則來得更緊要些的，但是美國民主政體在現今狀態之下，以及在近世劇烈變遷關係之下，我們必須掙開眼來，並且考查我們正在往那裏去，並且怎樣的去。至於我們大部份的困難，是由於缺乏引導及目標，如同在進行狀況下一種學校制度，由於細則更改問題所發生的困難一樣。好像拼湊謎圖的碎塊，也許我們拼湊的問題，可以更加容易的解決些，假若我們想出構造的大致的式類及形狀，在這個構造裏，這些碎塊，必須完全嵌入的。有時候看來好像不能拼湊的，但是當碎塊被放在相當

的地位的時候，便變成異常容易。

無論如何，在工作之中，作者並非只對於這一部份，有特殊的經驗。我是一個研究美國政治思想及趨勢的人，在政事方面，稍微有一些實際經驗的，對於中等學校公民教育的實際內容，我是不夠資格講話的。此門的任何一位教師，對於討論實際細則的事情，都要比我勝任的多哩，在討論實際細則的時候，自然不能夠不包括課程的編定及課程的講授的。

在我的政治及公民資格的研究班上，我曾擔任指導那班研究是項工作的學生，並且在我編輯一部公民教育的時候，我與許多教師及教學法起了接觸；但是我並未具有在課程構造上不可缺少的直接經驗。

因此，我必須請求無數合格的公民教師，對於我的臆斷，加以原諒。我唯一請求原諒的理由，就是這些公民教師在他們過重的負擔之下，他們自己沒有什麼剩餘的時間，來在這門課程裏，作較廣大的考察。無疑的，關於這種重大問題的理想上的討論，應該是對於公民教育的每日發生的問題徹底熟悉的人來發表意見，同時這些人應該具有訓練，具有閒暇，以及具有擴充概論的志願。

我以門外漢的地位，對於政治生活的問題，稍微熟悉一些的，我將我們所希望從學校所給的幫助，簡括的寫出種類及方式來。從一方面看來，這是一個工程師的計劃，不是詳細的說明。無疑的，其他及合格的計劃，必會提出，於相當時間，其中也許可以實現出來美國生活希望更好的一幅圖畫，這幅圖畫常浮沉於我們千百萬公民的心

中。

這件事也必須說明的，就是我並沒有試以特殊的目標，來論到公民訓練。這事已由比爾德博士 (Dr. Beard) 在本委員會的社會科學教學的目標組裏做了，並且在該部份討論此項問題的時候，是論到公民學科範圍較為狹窄的部份，在這裏無須複述的。不過對於一切研究政治教育的人，我堅決的勸他們仍舊要考查這一部份，因為希望這部份的知識，在實際製造課程的時候，將被證明是有用處的。在那裏所分析及討論的態度，才能，技能的種類，對於每一個培植公民的人，都是極其重要的。

不過，我以一個在「目標組」做委員的人來講話，從另一方面的觀察點來入手於這個題目，而不是從特殊的特點及技能的聯合而入手的，雖然這種聯合是有價值的，對於這種考察，加上另外的一種研究，這種研究是要引向行動方面較為普通的原則，做為較為特殊的目標的基礎，在我看來，這是有用處的。實在的，我們可以問目標本身的目标應該是什麼呢？

我並沒有負責來解決大教學法家的困惑問題，其問題如我們的目標，抑將置放於人格的根基之上，作為特質與特性的集體或雛形呢？還是我們應該導引我們的注意力到個人的某種的中心驅動力上，或者是中心態度的上，或者是引到情緒上，或者是引到智力上呢。暫時，這問題從我的理解力方面經過了，這問題是要等候科學再進一步的進展的，現在我要問一問一種淨剩的結果，我就必須知足了，不管這種淨剩的結果，是以特點或驅動力而

論的，或者是以政治行爲的式派而論的，不論是分析的，綜合的，或他種的。我承認在各式入手方法中，各種成分的價值，但是對於無論那一種的成分，都不低頭納拜的。我以業餘研究教學者的立足點而論，這門研究並沒有變成我的行業，事實上，我是不能做這件事的，要是做了，能夠使我現在已獲的一些微名喪失的。清楚的，這件實事求是的公民資格的分析問題，應候他日再做研究。我更沒有負責來解決公民教學各班程度的難題，這是一件基本重要的問題，對於這件事，專家的批評，必有很大的價值的。

社會學科的課程及實際教授法的充實及徹底的研究，一方面由卓昂教授(Professor Tryon)準備，另一方面由洪教授(Professor Horn)負責；這些研究將要在一切社會學科較廣的範圍當中，包括直接有用的許多重要的材料。我對於一切凡直接負責組織及督揮社會學科的人，介紹這些材料。倘若他們所提議的細則，不與我所提議的較大的計劃相符，那麼第一種推測，自然就是他們沒有完全了解我的計劃。另外一種推測，是很顯然的了。

這本書並不是從明暗兩方，來責難現在管理學校的教師，因為這些教師，往往是訓練不足，工作過度，及報酬過低的。而且他們應該從政府專門家或者是從社會本身所得着的幫助，他們沒有得着過。在責備他們的時候，我們應該責備自己的；但是清楚的事，就是爲將來我們人民的幸福及快樂起見，更加努力的來解決公民教育的問題，是必需的。

社會學科委員會報告

第六編

美國公民教育

查禮孟利歐著 (Charles E. Merriam)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

一九三四

目錄

序言

結果及結論

作者序

第一章	美國民主政體的問題	一
第二章	新轉向	九
第三章	目標	三〇
第四章	公民教育的合作機關	四七
第五章	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的合一	六二
第六章	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的合一(續)	八〇
第七章	公民教育的特殊工具	九一

第八章	政府的趨勢	一〇二
第九章	政治上的技術	一一二
第十章	政治上的現實主義	一二三
第十一章	理想主義與政府	一四五
第十二章	教師與受教者	一五四
第十三章	結論	一六二

美國公民教育

第一章 美國民主政體的問題

爲的要考慮美國公民教育，我採取胡佛總統的近來社會趨勢委員會（一九三三）所作的陳述，來做一個起點；這個陳述如下：

『建設社會的其他可取之道在時間前進中，可爲一種飄流無定的計畫，以及某種重新調整的延長。但是獨裁制度所要促進的可取之道更多，在這些獨裁制度裏，武力及強制最爲重要。在這些情形中，基本的決定，被強有力的團體明白地強制施行，並且暴行能將指導社會的專門智識，壓抑下去。』

『除非社會技能的合一以及社會目標的熔冶，能夠有一種比較最近趨勢所啓示的更加深刻的話，那末就無法保證能否避免暴力革命的附屬物，自由主義，與民主政體受嚴厲壓迫的黑暗時期，以及現在生產制度中，許多有用份子的被排斥及損失。』

『本委員會完全明瞭自己的使命，不願意採取一種故作驚人不負責任的態度，但是從另一方面，若來掩飾

社會狀況裏僵硬及痛苦的事實，不顧我們沉重的機器正在斷路危橋上前進的迫睫危險，則我們又未免過於疏忽。有時候緘默並非是守中立，乃是承認。

這上述的委員會將關於「民主政治」研究所得的結果，總括如下：

「我們國家被列爲民主政治的偉大模範。這改變中的社會狀況，能否適合民主政治是否成爲一個問題呢？我們要注意有兩條路線，似乎將來要伸延到相反的方向，一條是離開民主政治的管理，其他一條趨向於民主政治原則上更完美的實現。」

「從某種眼光看來，我們的觀察顯示了大城市往往操持於有組織的大膽罪犯的手中，而農村往往棄之不顧，因此羣衆對於投票及選舉失去信任心，並且對於自由、平等及民主政體，當作愚弄人的口號，認爲是爲有特殊利益者，作法律上曲解的辯護而已。在產業合併的時期中，廣大經濟能力的迅速集中，政府沒有能力來調整或管理這些併合，或者在許多事實上，政府不能抵抗牠們腐敗的勢力，這一切對於他們險惡的關係，都沒有補助。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數目上及實力上，好像都在減退着。在政治領袖及行政方面，不能恆久供給最好人才，加增了我們問題的困難。用有組織的出版物及宣傳，很費錢的來統制民衆，在觀察民主政體趨勢的人看來，覺得有懷疑之點。有許多人曾經勉強的下了一个結論，說公認的有錢階級專政時期的實現，已經不遠了。」

「但當在考查美國民主政體的運動及其集體能力的時候，切勿忽視這部報告所啓示的特殊而基本的，且

與我們將來制度有直接關係的趨向。

『其中有一個趨向，就是美國人民慣於大規模的組織，與工業上計畫，大受蘇維埃人民深切的欣羨。在美國又有另外一個趨向，就是趕快的利用科學上及技術學上最新的發明。美國向無透徹分清的或永久保持的等級或世襲的特殊階級，來阻撓屬於經濟的或屬於政府的變遷，所以結果在社會生活上民主政體的態度及實施，是廣遍的通行着。』

『我們的專家詳細的告訴我們，近年來教育是無可比擬的民主化了，交通及運輸，向來視為貴族專有的，但是現在各式的交通及運輸，所達到的民主化的程度，是空前未有的；娛樂方面藉着電影，無線電及公園制度，而變成民主化；藉着服裝的民主化及標準化，往往抹去多年的階級的標幟。假若我們仍視民主政治是生活的一條道路，這些根本的事實，應與我們大部份的政府機關的腐敗及無力量的情形一同考慮。』

『有一個解釋，看來有點益處的，就是民主政體繼續辦下去，大有希望將成績的標準提高，使政府更加統一而強健，使公民訓練，更加完善，使文明的進展因有一種更大的社會計畫及更尖銳的目標而散播更加廣速，使統制社會及經濟的勢力，對於當時社會特殊緊張狀態有更好的適應，使社會變遷及政府適應更少遲滯，加多使先見及擊劃的精神，更為充滿。』

總之美國政府的趨勢，其結論可如下述（見我所寫的二十九章內）

『總而言之，美國政府近來發展中顯明的事實，是一方面迅速擴充政府的活動及開支，另一方面少於變更統治上的單位、組織、方法、及人員。新的策動是受歡迎的，但是關於政治的能力、統一的合作上的連帶變遷，則不是受到阻止，即是遲延勉強的接受。』

『研究政府這些近來的趨勢，知道美國在公家關係方面所走的道路，現在已經到了分歧的去處了。這強大社會的經濟的及專門智識的勢力，威嚇着要將政府的外殼擊碎，政府在社會與經濟狀況之中，地位愈來愈形重要。』

『倘若現在的趨勢延續下去，美國下期的生活將要與一串政府嚴重的問題爭鬪。這些問題是不容再遲延或避免下去。有些問題是屬於我們本國的，有些問題是屬於全世界的，在西方文明的城市工業情形之下，這些問題到處可以發生。』

『以幸福、文化、工業、道德幾方面而論，政府的工作的範圍及種類應該是怎麼樣的呢？並且在什麼樣的組織標準之下，來分配這些工作呢？』

『用什麼樣的財政政策，來產生國家課稅的負擔？』

『這巨大政府機關的民治應具什麼性質？』

『我們應該怎樣改造無數的統治機關？如州市縣鎮及學校區，這些機關在二十世紀中，因着現代交通方法』

的未臻盡善慘受困頓之苦，而不能密相聯繫。

「在國際大團體中，在世界政治及法律制度中，這世界上最強的國家正在從紛亂與戰爭中掙求出路，而又迫於開倒車的急迫危險，牠應該處什麼樣的地位呢？」

「我們怎樣可以維持中心點與圓週間的合理的平衡，——即統一國家與地方政府制度的平衡？」

「我們怎樣纔能招致訓練，及管理行政官吏使他們在政府贊助之下有能力解決這社會經濟的大問題。」

「同時我們怎樣纔能招致並且保留政治領袖人才！使得社會人士對於他們的正直，才能，及見地，有完全的信任心呢？」

「我們怎樣改造我們對於政府及政治的離異及衝突的態度，使得政府的工作及公務員在現代政權日臻緊要的世界，可以得到有權力有威嚴的相當位置呢？」

「我們怎樣纔能使這古老的司法制度，適合於近代的環境？使民事及刑事的司法，恢復其尊嚴呢？」

「在政府與商業間的分界線上，我們應發展那一類的政府所有的組合或者是類似的機關？」

「在城市，各州及全國的現狀之下，我們應該樹立什麼樣的代表制的單位，種類及方式呢？」

「我們利用計畫的技術，作為我們國家及地方經濟的一部份，到底可以用到什麼程度呢？」

「在政府的活動上，我們將怎樣完全利用科學及應用技術學的貢獻呢？我們將怎樣利用教育，特別是公民

教育，作爲社會管理的工具呢？

「在經濟不平等的狀況之下，我們怎樣纔能維持平等？在強有力的社會中的經濟團體現正從事於壓迫個人的時候，我們怎樣纔能維持自由？一方面須抵抗自私自利的政黨領袖，另一方面又須抵抗財閥，我們怎樣纔能維持民主政體呢？」

「向這幾方面進行的壓力，是愈來愈急迫，牠與人類智力的增長，人類團契的新意義，社會責任的感覺，以及期望，權力與機械作爲社會生活最精美最高尚的目標，均有並駕齊驅之象。」

「不過假若有人說我們的工作僅僅爲的是解脫政府中曠暴的掠奪粗鄙的無能，以及悲痛的散漫，這是一個人目光淺近的批評；實在的問題，具有不可限量的複雜與困難，因爲這問題，是自首至尾深入於近代社會和經濟的生活的。我們政府的弊病，一大半是在社會利益上，有着暗藏及不幸的支離症候，一切標準是無可避免的破碎以及冷淡心的蔓延。」

「第一，我們不能漠視在社會組織中，大的社會經濟單位與較爲特殊的政治機關是互相貫串的事實，近代工業整個複雜的構造與政府的職能，日漸纏結起來，這種狀況將來還要繼續下去的，這種狀況並不是出於任何理論的結果，乃是由於社會與政治生活更爲接近合一的必然的結果。幣制與銀行，海運，國際借款稅務，關稅，失業，這些只是許多與政府發生關係的事情的一部份，這些事漸漸地將要歸入政府勢力及統制的範圍內；並且這種

堅決不移的趨勢要繼續下去的。任憑個人主義也好，集體主義或法西斯蒂主義也好，沒有一種學說或實施的方法，曾經告訴我們對於這種新狀況具有一種清楚有效的處置辦法，所以將來需要聰明勇敢一往直前的實驗，不過這個問題並不是一個國家所能單獨解決的。

『第二，在發展中的人類行為科學，關於政府與社會的統制，增加許多倍的可能性與問題，並且在不久的將來，這些新技術將要使我们迷亂，比從前道德家迷亂的程度，還更利害些。醫士，精神病專家，生物學家及社會科學家，正在發明關於人類行為的種類及特點的基本事實。他們藉着教育預防醫學，心理衛生，醫藥治療，社會工作，閒暇指導，優生學，半監視的看護等等來造成易於實行的社會統制和解放的兩種方式，這些方式在社會及政治秩序方面，有深遠的關係。一個現代的政府，一定要準備，如何靈敏地，合理地，來處置這些新統制和新解放並且要知道怎樣利用牠們，使未來共和國的公民，生活豐富。』

『在美國政府向前發展中，於近代社會生活上，我們要遇見一個重大而不可避免的問題，這些命運攸關的問題在此轉瞬即屆的將來，我們必須想法來處置：』

『我們將怎樣利用權力，尊嚴及智慧來建設各種社會統制（無論用那一種已知的名義使足以維持國家藉以生存的政治團結及政權的不可少的內部結構呢。』

『我們怎樣能將政府的技能，工業及財政的管理，農業，勞工，及科學，調和在一起成爲威權聯合力以及責任』

的一種新綜合，藉以對於當代的主要利益，明白的表同情，又能有效的處置我們社會的，經濟的和科學的生活革命發展，同時不致遏制自由，正義，及進步。

「我們將怎樣利用這樣的一個政府，來解釋及應用新社會的理想及態度呢？這新理想及態度是正在把我們文明變成我們現在只能模糊憧憬的東西。」

一九三三年新政 (New Deal) 驚人的發展，已使這些研究，比從前較易多多，並且爲我們未來的民治，須要仔細重新考慮的準備問題，此時比比無論何時都覺得更急迫了。

對於美國將來的公民教育，以上這些評論能發生什麼影響呢？

第二章 新轉向

考查美國近來的趨勢與發生的問題，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公民訓練方法的根本上的改變，是無可避免的。必須轉變公民教育的方向，必須更改或者放棄政府堅硬性的信仰，必須根據適應與糾正而不根據傳說，根據發明與現代技術學而不根據盲從與遵循，來發展計畫及目標。

這與普通的方法大不相同，務須小心探究這種建議，因為這種變更，影響到公民教育整個計畫的根本。強迫這個進展的原因，在於近代社會經濟的狀況與牠在政治方面相當的組織上的影響而來。

現在近代社會生活及機關的變遷，一部份在於物質來源的領域，一部份在於發明，還有一部份在於機關的範圍。農業及工業的生產，都正在變遷其速率，為本族人民從未達到的，且有各種理由來相信這種過程要無止期的繼續下去。發明的增多在加速度的繼續着，人類的福利，在機械與化學界中長足進展，似無止境的。這些變遷的速度與重要性，以及牠們對於社會、政府、組織的關係，構成近代文明中最顯著的事實。胡佛總統所召集的委員會，得着一個特殊的結果，就是說造成人類現在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技術進步與社會進步之間，以及由於我們政務機構上的改組與社會制度的改組之間，缺乏相互的聯繫。又稱進步是由我們能力所產生，藉使人類生活裏的基本因素（機器與人道）得着較好調整。

這些變遷已經產生了一種狀況，與我們這共和國初年的狀況大不相同。二十世紀的公民及政治家所遇見的世界不是十八世紀後半期的，公民及政治家所遇見的世界了。農村的人民已經變為都市化了；農夫最大的事業是在製造及貿易了；國家活動的疆界已經接近了，機械應用技術學上不可思議的發展，取得較為簡陋的機械工具的位置了；經濟組織，一方面由於巨大公司的興起，還有一方面由於勞工的組織，而起變化，同時與這些變化一齊產生的，有各種具有權力的團體了；交通路線縮短地方間的距離，與一七七六年的時間與距離比較起來，簡直令人不能置信了。

不但是美國各部的聯絡，比從前更加緊湊，就世界各國，也是更加互相的接近了，並且商業貿易的發展產生了一種問題，為從來沒有想到的。簡而言之，我們所正在導以公民訓練的現代與下代的公民及政治家，必定會感受許多新的及困難的情形與問題。

現時最急迫的需要，徧於整個社會的，是增進社會發明，及欣賞這種發明的意義；因為僅僅產生一個新社會的規畫是沒有用處的，除非對於這新社會規畫有認識，並且大家願意去應用牠。現在有些人極力主張物質上的發明，應該暫行停止，而讓社會發明來趕上牠，但是更正確的方略，是應該促進在全社會及在個人中間的社會發明的速率。個人的發明能力以及大眾對於社會發明的意義的認識，可以藉着國內學校制度中的訓練，來發展的。我們可以鼓勵人們單獨的專心於傳統的思想與習慣，或者可有鼓勵發明及設計的精神。這種發明力量並不是

完全限於社會機構方面的，或者是在新狀況之下，完全限於較有效力的管理方面的。我們可以創造明晰理想及象徵的方式，這個方式也是說明這新狀況並且對於這新狀況，同時予以一種合理的解釋及一種情緒的附著的。或者有人要問，這種事可以由命令而辦理麼？不是的，不過這種思想與象徵，是從一個文化紀元或水準裏產生出來的，在這個文化紀元或水準裏對於思想新型範及情緒價值的新完形，具有興趣與渴望；在思想如何調整及改組的一個境界裏，對於事物的新估價的產生，也好像專門智識及機械的發展，一樣的平淡。從一個浸漬在傳統思想習慣裏的世界，發展了完全另一種的價值，學說，象徵，及機械的制度。

社會上的最首要的需求，是主要方針改變及轉向。這種事勢必須在新的社會及公民教育上具體的表現出來。其實我們差不多可以說，這是新教育的精萃。

近年來，不但自然科學方面，有顯著的進步，就是在社會科學方面，也起了重要的發展。由於經濟學家，心理學家，醫學家，人種學家，歷史學家，以及政治學者等孜孜的研究以及高明的見解，使我們對於人類行為的智識，更形豐富。

各式的技能及技術，已經發達了，牠們能夠使得我們對於人類的問題，比從前處置得更其準確，更為有效。教育本身就是人類組織技術的進步的一個明證。醫學，特別是預防醫學的發達，是另外一個明證。社會工程學已經在多方面進步，並且對於人類的經濟，教育，以及政府的問題，有更適當處置的可能。

武力恐懼，習俗和魔力，以前認為社會行爲的指導，現在將代以智力及科學了。情緒並未從生活中驅出，不過以智力來轉制牠，並且使牠發展得更爲豐富，好像野薔薇在巧妙的保護之下，怒放一般。

人類精神所寶貴的偉大價值，在科學領導之下，不但受摧毀，而且要認清這些價值，並將牠們放在前所未有的更現實的背景裏。辨清價值與技能，認清來世的夢想希望，與必需的技術來實現這夢想與希望的實際方法。社會科學的進步，是政府的與社會的組織一個因素，在公民教育上，應該充分認識的。這件事是有基本的及不可勝數的重要性。又必須在任何前進的訓練計畫之下，社會科學最近的趨勢及發展的充分了解與欣賞，應該做成每一個公民的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科學的精神握住了教育與社會進步的關鍵，在自然現象及社會關係的兩方面，都握住了。實在我們很有理由期望，將來此界的領袖學者對於自然科學的社會涵義，將要比現今更加負責的考慮。

爲了便利的起見，我們可以分開社會的與非社會的，或者是自然的與非自然的科學，但是智識實在是整個的，在人類行爲方面。要按照傳統的習慣，來劃分清楚，這是愈來愈難的一件事。

所以培養關於這方面人類的智識，和統制人類的關係，是很重要的事；還有件重要的事，就是藉着優等的社會組織的媒介，特別是政治與經濟的組織，察覺到人類進步無限的可能性。

今日的政治針對着未來而施設在近代生活改變情形之下，對於龐大的政府事務制度的改造工作，或能有

所幫助，使能適合於我們所要迅速進入的新狀況。這不是預言的工作，乃是實際調整的工作。改造工作不僅包括物質的及過程的智識，更要包括改舊型範爲新型範以求適合於近代的狀況，更要能夠預備好，去應付正在進行的來日的變遷；這個急迫的需要，是應該認識的。無論在城、郡、州，或在農村或在國內以及國與國之間，改組的過程，在不久的將來，定要在極大的速度之下進行，這些主要工作人員，一定要預備接受近代科學構成的新狀況，如同接受過去的學說或是有史以前的習俗一樣，這後者兩件事是時間賜予我們的。下代的主要型範，是科學的適應變遷的型範，因爲科學在世界上會引起這些變遷的。

我們政府的行動，不能像從前一樣，側重在傳統習慣思想之上。自來傳統習慣思想的製造者，在政治制度上，佔過重要的位置，並且譽爲國家干城之一。這個位置是有用的，不過到了某一時候，當傳統習慣思想與團體的生活與幸福發生衝突時候，牠必須由他物來補充。如果傳統的習慣思想不許我們用近代的來福槍，非堅持着用弓箭不可；或者牠不許礮擊保護敵人的聖獸；或者牠不許建造鐵路，因爲鐵路是要將敬重的祖先的墳墓毀壞的，則傳統習慣思想，便沒有存在的價值，只有毀壞的價值了。關於傳統的習慣思想，我們可以這樣的說：牠是個良善的僕人，但是一個惡劣的主人。在一個大變動的時期，這件事實表現得最爲明白，尤其是在近代美國的社會情形之中。

假若農夫仍舊要依賴傳統的方法，來種植田上的莊稼，那麼他只好放棄許多他現在從機械方法與農事科

學智識所得的利益的。實在的，現在還有許多活着的人，還記得對於播種玉蜀黍的『新學理』或牛種改良的方法，剛在推行全國的時候，所受的反對的事實。舊時農田的傳統習慣，實在是深深的流入於迷信之域，包圍了一切早年的農事方法。在普通時候，做事的新方法，動輒受着頑強以及有時殘酷的抵抗，就是在較為顯明的進步的時期中，有時也是如此的。

在美國機器世界之內，傳統的習慣，無論如何比較起來，很少通行。在介紹新方法，新機械及新規畫上實堪誇耀。一個機器用舊了或者一個方法此時被人稱讚，這個事實也許是一種機會藉以推敲牠們有否實用，而非應否保存機會。在有些別的國家，如英國，工業經營上的門戶之見及傳統的習慣，是比美國來得有力，對於應用技術的佈置的進步，阻力也就較多，但是在美國，潮流把古法，無情地向前掃去。一個好的機器，由一個更好的機器來代替，一個有用的方法，由一個更有效率的方法來代替，實在的，這是一件愉快的事，對於一切新的，想不到的變故，當他們發生的時候，都能夠有適應的法子；從一方面意義看來，許多商人他們本人就是發明者，前驅者，他們在新環境裏，努力向前工作着，對於新奇與想不到的事情，時在敏銳地注意之中，並且熱切地希望着，在他們的商業當中，能夠融洽並且利用這些新的與想不到的變故。

一種商業或是農事教育的計畫，假若牠的出發點，堅持着傳統習慣是有隱存重要性的，那麼這種計畫，便是荒謬，近乎神經錯亂，或是誤用談諧的證據。在近代農業或工業的課程裏，古犁的構造，舊式算器的用處，是沒有地

位的了。

那麼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爲什麼在政府方面，傳統的習慣思想，被看得這般的緊要呢？尤其是在政府區域與經濟社會組織的關係上，爲什麼政府的技術與商業農業的技術，比較起來，前者更是不容易更改呢？爲什麼政府的機關，看得比工業的機關，更爲神聖呢？爲什麼政府的變遷，比經濟組織的變遷，看得關係更大呢？

這個問題，必須極其慎重的考慮一下，因爲正在此處，我們遇着美國最重要的一種情形，也是遇着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態度與教育問題的中心。假使這點不弄清楚，全景仍在模糊中。

政府在躲避束縛主義的時候常有困難，這種束縛主義，在特種景況之下，是神聖的，是應該上命下從的，是應該照既定計畫遵行的，根本上不應有所反對或有所更改的。習慣，恐怖，強迫，神力，這些是歷史上的方針及方法，在站着主人地位的方面，用了這些方針及方法，可以毫無困難的使得無數人們，受其長期的隸屬。政府好似是道德，是宗教，是指定爲衆所接受的政府。有時候會被暴力革命改變過，執政者曾被推翻過，而歡呼着宣告新朝代；但是新政體一旦安定以後，許多方面，仍與從前一樣，或者是在改變以後，不許再有所擾動，並且包圍在與從前一樣的神聖不可侵犯的空氣中。

在十七、十八世紀的時候，民主革命畢竟來臨了，在原則上，有時候在事實上，人民掌握政權政府的職能，在這西方經濟演進的特別時期中，竟爲工業主義新興的職能所輕蔑了。對於政府的職能，有所需求。政府是權力極有

限制的工具的學說，曾經通行過，以爲最好的政府，就是權力最小的，並且自政府「放任」(Laissez-faire)的學說興起以來，實際上政府的權力已在狹窄界限之內。

後來有人怕強有力的政府也許會變成一種高度發展特殊制度的先兆，所以這個放任學說的力量就更增厚，而對於傳統政府的崇拜，也就更加强了。軟弱政府的學說，就是針對着循環霸主的攫權而成立的，這種學說，曾被高擡，藉使工業界裏的特殊權利，不致被在社會民衆中間，以及在文士本身中間，所興起的社會正義所箝制。

在英、法、德、美諸國，反政府主義的崇拜，大部份根據於有財產利益的一般人的恐怖，他們恐怕一個堅強的政府，也許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或竟是財產國有制度的出發點。由於這些恐怖，就將政治置於宗教、倫理、家庭的範疇中——是不能變更的——而不置於商業、農業、應用技術的範疇之內。

在經濟界的守舊派中，以爲我們的憲法是不變的，並且有時候簡直是不能修正的，因爲憲法能在他們的四週，予以准許及保護，這種准許及保護，在民主政府之下，看起來好像十分近乎不可攻擊的。這種說法，決不是此類學說的唯一的根基，但這種自衛的特殊陣線，對於從傳統習慣思想以及從誤會現狀所出來的人們，給予生氣，尊嚴及權力。

但是傳統的習慣思想，在人類生活上，一點也沒有價值的麼？在牠們相當的背景之內，無論何時，牠們是有用的，並且在特殊的時候，在社會力量的組織之內，牠們都是要緊的。當社會組織無甚變更，當創造及發明並未激

發人類，在這比較上固滯的時期裏，傳統的習慣思想，是最爲有價值的。當人們大部份歸於習慣所管治，當恐怖與武力作政府寶座的聯合居住人的時候，傳統的習慣思想，是最有用處的。在這種時期當中，社會傳襲可以通行無阻，沒有困難，沒有團體習慣的擾亂。在這種情形之下，傳統的習慣思想，是無異於安全了。多少創造是常有的，假設牠們爲數不多，或涵義不深的時候，在舊習慣的體制下，頗易被人吸收的。

傳統的習慣思想，更具有一種象徵的價值，在人類關係的現實觀點之下，是不能漠視的。團體，部落，國家，利用過去的習慣，作爲現在造成實力的方法，早年的戰爭，得勝，甚至失敗，偉大人物，以及團體的大事，都混合成爲一種典型，變爲一個特殊的團體或是某一個國家的特點。這樣一來，個人在無論什麼時候，覺得自己已由偉大人物所代表着了，在沉悶的時候，他可用自己隸屬於一個光耀而顯赫的團體的記憶以解除其煩惱。他自己與這些光榮的時期及事實。覺得是共存共榮，這種共存共榮的認識，產生一種同心協力的影響，是其他方法所辦不到的。照這樣講來，傳統的習慣思想是一位大宣傳家，凡各團體希冀威望與權力者，都要熱烈地追求牠。

傳統的習慣思想，實在不但是爲了道德與政治的價值，網羅於情緒興趣的制度裏，有時候在農業及商業上，也有價值的，雖然在這些地方，牽引力不是很強。古老的及素所習熟的生產方法，雖然有時候已無疑地失去功效，或非放棄不能生存，但仍是決難放棄的。我記得有一位英國陶業製造家說，他寧可事業毀滅，他不情願採用同業競爭家所用的方法，來製造他的出品。也許他就真的傾覆了。商業史上滿了關於類似這些人的記載，因爲他們不

願意用同業競爭者所採用的機械，情願用老法而失敗的，不情願用新方法與新機器而克勝，因此他們就敗落到一無所有。有些有病的男女，因為所開藥方，及所用醫法，若是對於他們的古法，甚至他們的信仰有違背的地方，他們就不肯吃藥，也不肯受治療，寧甘一死，或是輾轉於痛苦之下。

舊價值不必退讓，其實也不應該退讓的，除非有具有同等的吸引力及呼籲力的其他價值來代替。在努力轉移某種行為，從有意識到潛意識，或是到機械式的時候，是有智慧在其中的。有些舊法是有用而能裨益於個人或團體的。但是有時黏附於傳統的習慣思想，不能產生安全，反而產生騷亂。一時會為有用的傳統習慣思想，到末了可以變成絕對有害的。

從另外一種觀點看來，熟悉的事情，常與個性合一而類化；而新奇的事情則屬於外來，至少在當時，總看為仇敵，擾亂者與分解者。在情緒方面，這新進者，必須證明自己是正當的，必須制服因自己所擾起的恐怖，當尋不着好去處或不受歡迎的時候，就應該使自己與個性調和一致。如能將新的事情用無宗教或不道德的色彩遮掩起來，則仇視必更大為加增。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在民族歷史上是有證明的。

不過，想到將來的希望，如同想到過去的事蹟一般，公民的團結是可以發展的。將來儘可與過去一樣有誘惑力，也許更加有力些。新興的國家，在等候實際政治上獨立的一天，在盼望將來好日子時候，已經尋得信心與勇敢，如同在過去的日子一般。實在的，過去宗教的力量一大部份是建築在將來報應之上，國富民足的期望，隨時滋

育了種族及階級的運動。

因此，對於政府的新轉向，對於現在狀況的重新改組，以等待着一個不同的將來，我們無須決定必不能將牠做成像遠古事件一樣的有吸引力。更大的就是看到現時政府的情形，與理想的政府相去甚遠，而對於失去人類大可寶貴的事物的恐怖，也還未十分緊張。

一旦實行起來，則法西斯主義及蘇維埃主義的經驗，都足表現一事，就是臨時創設一套高效率的情緒價值，是可能的，例如象徵主義，禮儀主義 (Ceremonialism) 及印象主義 (Impressionism)，雖然沒有悠遠的歷史，但是可以達到產生在某種狀況下所必需的公民團結的目標，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確實又歸到許多世紀前的帝皇事業以及享盛名的凱撒時代，無論當中時間的隔離，有多麼大。莫斯科政府追溯牠現在的統系，不過十五年，但能發展與歐洲任何古國都可比擬的愛國心。德國國社黨能夠在一個短短時間之內，組織一個令人不能置信的熱烈情緒的運動，並且創立了一種紀律，就是列置於社會主義及教堂的古訓之旁，仍是能夠感人的。

假若我們決定真要指引公民教育使之有進無退，那麼在一個相當時期之內，創立藝術價值，要非嚴重而極難的事情，來創造必須的精神及銳氣的方法以推行這種運動，卻不難覓到，只要有從事於這事的志願。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弄得完全明白的，就是公民教育在牠最大的轉向中，遇着一個革命的改變就是從回顧改變到前瞻，藉經驗與改革而使之可能；藉着科學及創造，從傳遞的傳統習慣思想制度，改爲改組的傳統習慣。

思想制度，從信仰政府是呆板不變的，改爲期望政府是可伸縮適應自如的。爲了政府的將來及公民教育的訓練，這種改變影響極大。

公民的訓練，不僅是爲了他自己能夠順應環境，卻是改組與他同時存在的制度。他可用人類行爲的科學智識，以及控制與放任過程的科學智識，在創造中，去左右世界。他可視這種創造的參與是他的機會及責任的一部份。他可以發展各種對政府發明的欣賞，並發展評判社會變更整個過程的才能及鑑別力。

他能夠將這些地方，如鎮區郡州，當作人類服務的一個工具的單位，而受交通、商業，及社會生活發達的影響。他能夠考慮今日兩院制所有的價值，與牠前此極有價值時的價值來作比較。他不必當憲法是一本封閉的書，可以把他當作祖先所設立的一種實驗，在時間前進中，牠仍舊受同樣的實驗。他不必以爲司法制度是屬於變遷力以外的一件事，應該把牠當做建設社會而用的機關。他可以對整個政府的效用，下一個有深刻的試驗。

除此以外，他可看政府，不一定是邪惡的，而是社會福利的工具。在社會整理及統制的過程上而來利用政府，假若社會上顯明的利益需要這種舉動時，他應該處之泰然——並不是因爲這是純粹的政府主義，乃是因爲這種舉動，是基於社會利益及需要之上的。

在新時期內，政府也許失去一些主權，但是同時牠也可以消滅一些對於政府行動的反抗，他們以爲政府的行動或是邪惡的，或是幾難容忍的。或看政府的機關及工具，都是不足信託的。譬如美國商會前任會長所說的；

『最良好的政府就是最壞的。』這種見解對於政府在社會及經濟關係上的職能，應該屈服於更客觀的態度。同樣的，他也許遇到紐約樂斯克委員會（Lusk Committee）的主義，這主義說：『人要是不能熱烈的與社會變遷的學說相抗爭，就不應委任他來負起訓練國內老幼作為公民的責任。』

在政治與經濟兩境界之間，舊時劃有一條界線，一面是好的，一面是壞的，即或不是壞，也就是帶着不可避免的邪惡而幾難容忍的，這個壞的境界有時需要武力的保護關稅，貨幣，及對外貿易。在現在實際情形之下，這條分界線是絕對的恍惚迷離，而且將來要一直繼續如此的；所謂新境界的未來公民教育，應該認識這現在許多地方，所勉強承認的基本事實。

這也不能強烈鄭重的說，兩種特殊勢力的舊分野一種是經濟的，一種是政治的，已經不存舊形了。在近代狀況之下，有兩種的組織，像大公司及政府同時並存，這兩種組織的關係，一定是愈來愈緊湊的，所發生的事件，不是屬於經濟，就是屬於政治，不過牠的意義已與舊時不同了。

對於驚駭政府的統制的一班人，我們可以指出一件事，就是世界上並沒有這麼一種制度，說是一切的生活都是屬於公共的，他們仍舊可以有秘密的區域，個人的退休，個性的逃避。在這個世界，他可以為他自己決斷關於自己的欣賞及活動的種類。我們不敢深信他並不受社會環境或法律的影響，但他心內的世界當是屬他的。同時因為閒暇，教育以及各種欣賞與興趣的發達，遂使他個人選擇的範圍，可變愈來愈大。從一種觀點看來，組織的目

標，就是藉着個人四周所設立的社會結構及佈置，來支持保護他實行選擇解放自己。假如個人從前是百般的自由，現在是受拘束的，那麼也許在另外一千般上從前手足受着束縛，現在得到解放了。當一個人尋求較廣大的自由時，暫時在某一方面，他也許反受束縛，但若持之以恆就他個人選擇的範圍便大大的擴展了。還有一件事，不能忘記的，就是類似壟斷的事業及工業聯合的組織，也能使人性完全銷沉下去，像政府一樣。

照普通機關的意義看來，假若組織的情形，真是如此的話，當我們考慮到用科學的方法引導人類能力的時候，這件事簡直更要緊了。有些新方法是屬於生理的，有的屬於心理或精神分析的，有的是各種要素所合成的，用這些方法，許多人從他們的縛束中得到解放，從痛苦的黑暗中，恐怖中，及無能力中，被引到快樂光明的日子。根據社會改善智識的發達，我們可以預料勢將辦到更多的解放，那麼人類的生活，將要改變到一種不是現在所可比較的，生活身體上的痛苦與經濟上的貧乏，很可以用社會設施的力量來戰勝的，這種力量是在生活的要道上，受合理的引導的。所可得到的心身兩方的收穫，構成一種非用金錢制度所可測量的生活富源幸福，生活的圓滿，以及人類各種的欣賞與滿足，等等事情，都在科學生活的可能性之內。

一位大科學家說，生活就是創造，每一個人都有創造的園地，在那個園地之內，他可以尋得他的人格內心衝動的表現。世界上許多的事情，還沒有受這樣的指揮，人們按照該時所有的人類智識，一直生活於迷信懼怕的鞭策與魔力之下，爲的是要避免不幸的事情。人們就是奴隸，就是田奴，也就是牲畜，因爲沒有別的較好的路可尋，也

沒有一種有組織的智力，來尋覓一個較當時傳統習慣思想所定下更高的標準。人們又窮又多病，並不是人要選擇這條路，乃是因為找不着較好的路。新見解來了以後，藉着習慣或武力，這種已經落伍的制度，或者仍舊可以支持幾時，但是決不會持久的，尤其是在普及教育的時期，以及在思想組織與行動有閒暇的時期。

我們也可以信賴杜威所講的『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以及共有的經驗，把牠當作價值表彰出來，並且在所欲達的標準上，當作顯明的生活經驗的加增。按照這個意義，用某幾種社會化的方式，所要造成的價值，比沒有這個解說的時候，更容易做得到些。無疑的，在我們現狀之下，確有寬廣的共同經驗範圍，還沒有充分的發展，這在回特曼(Whitman)的對人道表示同情的討論裏，曾經暗示過；而我們社會民主生活裏的哲學家及戲劇家也都有過迴響。

這裏可以再重複說一遍，就是現在公民教育最基本的需要，應該以近代社會及經濟生活的實況，來規定將來公民教育的轉向。這是整個情況的總鑰，打開指引社會及公民進步到新境界的門戶。

也許我們是太遲了，或是過早了，也許是再要經過一代以後，纔能獲得創造的技能，以及欣賞與評判社會創造的能力。這些技能與能力可資為基礎藉以整頓社會關係俾臻於更為美妙。假若上述是對的，這個結論，又有道理，則我們同時必須接受這句明言，就是團體強制執行為指導社會的手段。經久之後社會必獲高明的整頓。但在短時期以內，除壓制與強力得大行其道外，沒有一人能預測其將來的結果。也許社會創造在牠對人類能盡量

服務之先，必須獲得比目下更高度的可靠性，以及更大範圍的社會創造意向及可能性；也許同時各種人類團體，仍要用舊式應付的方法，以與近代社會的勢力與技術掙扎。這不是以躁急所能夠向目標作絲毫進行的一回事，目標只是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特殊的地點。

如若眼光沒有這樣變更，則公民教育不會超脫情緒及宣傳者的境界，也不會應付下代的需要。所謂下代者，必須在政治及社會設施的種類及目標上，處置基本的變遷。世界在創造及計畫的激進當中，急轉直前，公民教育必然落後，當公民教育落後的時候，武力團體積極的程序或者要將公民教育及其他傳統的遺留物，推在一旁，而將關於人事的新改組來代替之。

靜察西方國家的近來趨勢，我們很可以下一個結論說，現在來進行所提議的變更，已經太晚了。我不是說太晚了，實在以爲這個結論，並不是不可信的。

既然這個轉向，在觀點與方法上，包含了激烈的變遷，難道牠就不會引到一層深一層的有色的激烈主義與革命麼？

這個答案就是革命已經在我們眼前了。這變遷已經改變了人類的生活，並且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這些變遷的涵義，比無論那一派的經濟急進者，包括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所提倡的變遷，更要激烈些。沒有那一種學說在生活過程中曾經提倡過這種根本的改變，像在醫藥，運輸，交通上所實現的改變一般。無論我們堅持着那一種

形式的政府，無論我們懷抱那一種經濟希望的方式，這些變遷仍舊要繼續下去的。這些變遷的事實發其洪鐘似的聲音，向我們呼喚。又有怒潮似的力量，壓向我們身上來。我們不能選擇我們應否保持社會組織的舊習慣，不管我們看變遷是好是壞，但是牠們已經到此了，並且要陸續而來的。

革命已在目前，就是一般自命爲革命家的也是難於察覺的，科學的及應用技術的過激主義，比經濟的過激主義，還要激烈些，比歷史上早日原始時期的狹窄的革命主義，還要革命化些。考查現在實驗室，醫院，工廠所發生的事情，以及在可能範圍之內所正在發生的事情，知道五十年前的馬克思的哲學成爲守舊的了，假若現今的趨勢繼續下去。不但是金錢制度應行更改，就是推在『經濟』範圍內的許多價值也要更改。

因爲飄流無定及漠不關心的緣故，不穩固的狀況，已經是落在我們近代的世界。我們現代的問題，就是要從不穩固及不安全狀況中尋找出路，來達到另外的一個變遷的世界，同時在動力中保持着平衡。變遷速度不致產生危險，危險的產生是由於轉動的機器中，各部份缺乏同時合作。

創造時期的新公民，倘使嘗試不智的計劃，則必被放棄，因爲他們的評判力，受了對於新建議要穩重的訓練，不會一提到新思想或新制度，就會發出原始情緒的。在我們所進入的，世界一定是佈滿屬於機械的，社會的，與政府的新提議，不過在一個慣受思想更動的社會，這些提議便不視爲可駭。

我們有豐富的理由，可以相信變遷的拍子，將來比現在及最近的過來的拍子，更是要快，尤其是在社會創造

的範圍以內的。將來的問題是社會建設的問題，須召集民族中最優良的份子，來調整今日的衝突，來解除我們混亂的社會情況中所產生的緊張及畸形狀態。

在這些變遷當中，無疑的，許多變遷是新奇的，是非常的，簡直是有革命性的。高人一籌的策略，不是阻止或毀謗這些變遷的，乃是照着我們可以有的最好智識，及最好的組織能力，注意使這些變遷走入應該走的方向，以及走到相當的標準上。對於變遷加以阻力，除了產生過激主義以外，還要產生更多的革命。這好似盲人一樣，好好的可以走從跳板過去的，偏要墜入深淵。

在許多政府的關係上，我們不阻撓變遷的需要。在軍事上，對於採用新式的大礮，戰艦，或飛艇，沒有因為這種機械，與傳統式樣不合，或者因為這機械是從他處創造而加以反對的。反而這些新機械，是受着熱切的歡迎，並且實際在各種軍務上，都強烈地需求最新，最完全的機械。

所以同樣的，在國家緊急的時候，如同火災，水災，旱災，工業不景氣等，政府所要實行的方法，不論是屬於傳統的或是新樣的。都未可厚非。非傳統的方法也可以用的，如因要阻止火的散延而用猛烈的炸藥炸毀一所房子；或是用公款來救濟一家銀行，因為也許這家銀行的倒閉，能直接間接將大多數存戶的利益，置於險境的。在平靜安寧的時候，對於政府的態度就改變了，對於政治漸生懷疑的心，並且憂慮政府的勢力，將侵入我們事業中不受歡迎的範圍裏。但是現在是緊急的時期，不單是在工業不穩固，及不景氣之際，也是在整個社會制度專門技術發展

的大方面裏。

這個新觀點的其他涵義，此處值得慎重考慮，因為這些涵義對於將來這種轉向實行時候的順利與否有重要的關係。這種制度的實行，對於社會的組織及改組的各種意見及計畫，須有寬洪大量的容忍。這種制度擬定了各種的提議以及各種的創造，將要源源的被採納的，如同特許專賣局，實驗室，工廠或農田實驗處接受提議一般。此際對於新思想及新制度的發展必有良好的態度，一向的禁令不足用來遏抑社會計劃中的新奇及非常的事件。對於社會實驗雖然不是一往順利，有時候也許發生困難與損失，也要存着容忍的態度。

這種容忍的理由絕不會在憐憫仇敵的溫和的精神之中尋得着的，也不會在引起我們厭惡的漠視中尋得着的。容忍的根基倒是在乎努力的鼓勵創造力，在乎提倡計劃，在乎造成一種觀點，在乎養成對於實驗的態度，在乎對於新建議具有批評的欣賞，在乎能夠認識估值民族中，或一國中所能尋見的新公用事業。正如機械的創造，不能在機械學及反對採用新式機械的空氣中，可以迅速發展的。所以當所有提議被厭惡及懷疑慮的時候，或當變遷的提議被憎恨以爲是攻擊我們所愛護的制度的時候，則社會創造不能發達。

爲了我們各關係方面的較好的調整起見，機關上的籌劃的自由發展及鼓勵，勢將引到產生易於適合現狀的各種計劃，不致在嚴禁之下，逼害當前，以及仇恨壓迫精神之下，產生那些較爲極端的方式。仇恨及報仇即使在革命時期之內，也不是最健全的顧問。當這個過程變爲繼續不斷的，這種適應變爲演進的而非革命的，又有自由

提議的機會時候，那麼由變遷所引起的震驚，自會減少的。

在一個時期之內，變遷被認為需要的，但是從現有制度之中，不能尋得出路，在抑制之下，暴動的革命要起來了。對所有提議的變遷得加自由考慮和自由實驗的過程，可以使勢好釀成巨禍的危機，變為暢行無礙。無疑問的，革命自有牠們的價值，並且盡着牠們的職分，但是在社會安寧及精力上說來，革命的犧牲，是太大了，到末了往往發覺所改變的並不能如願以償。假設心中不為倔強的習慣及未受啓迪的態度所支配而來阻止調和及新綜合，則以上的改變，也許已經更快更容易的做到了。

這種容忍是否真的達得到，實在可以嚴重的質問一下；有一個結論就是說，這種容忍，現在是達不到的，偏於這個結論的主要論據，很可以陳述出來。現代三個主要的及相競爭的有力的制度當中，即法西斯主義，蘇維埃主義及民主主義，有兩個是受不容忍原則以及嚴厲壓制相反的主義所束縛的。法西斯主義及蘇維埃主義都無意接納提議的，除非這提議是產生於屬於威權下所成立的制度當中。民主國家也許很有採取同樣觀點的可能，在他們自己的領土以內，去阻止創造及提議的過程。這事情如果實現，那麼社會創造一定會束縛在武力團體按着牠們主義或利益所築成的疆界之內。創造與適應受了限制，對社會事務的科學態度，也被減少了。

雖然如此，危急時期的心理不致禁止實驗，反而或能推進實驗，這並不是在理論可能性以外的話。

在恐慌時期，行動的陣線可以像傳統上似的擠作一團，或者隨處發生如痴如狂的運動，或者也許人們在這

種緊急之秋，肯聽平時視之如敵聽之如聾的新奇的提議。所以在美國社會非常困難的時期中不能推測社會人士對於社會創造的紀元的態度。

此刻的又能是一種公民教育被領導向着迅速社會的及政治的變遷的未來，及政府方面的創造，適應，及重新調整而前進，將以上各項應用專門技術方面的創造與變遷，無論屬於機器的，或屬於社會的，都放在同等地位之上。這包含着從傳統習慣及傳統禁令的管轄，變遷到有企圖的，有目標的，有計畫的管轄，更達到政府受科學精神支配的情況，這種政府並且受着發明與創造的新境界裏所產生的價值的支配。

這是新式公民教育的主旨，籠罩了小節的變遷及課程與科目的更動，因為這個主旨能夠規定及限制這些變遷及更動方向上的每一個步驟。這些事情，我們可以再講一遍，不是一條路線或是方向，包含或需要放棄人類經驗的價值的，乃是鄭重的叫人放棄過去的盲目崇拜，而注意利用經驗來改造未來及現在。

第三章 目標

現在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公民教育的課目，應該以什麼作目標？這課目改組的時候，應該向着什麼目的進行？應該與什麼的價值聯繫起來？這課程的動力應該從什麼目標或精神方面得來？

實際上，我們是否有一個可以當作嚮導的價值的中心制度呢？或者是否要有一種注入法呢？將怎樣調和技術能與價值呢？抑或這種的調和，有無一點的可能呢？

在教學歷程中思想與價值的有意及無意的注入，有否分別？在組織一種教學制度上對於此點，應有何種的認識呢？

在討論公民教育過程裏的基本要素時，這些及其他類同的疑問，常常發生的；這問題在過了初步時期以後，無論用什麼方法來考查，一定要遇到那些疑問的。

從一方面講來，社會學科的教師，在講論題目的時候，應該完全客觀化，在嚴格式的中立地位進行，不要帶着任何的社會色彩，或無論那一派的語調，使得未來的公民，具有一個自由的，有訓練的心胸，準備去應付隨時發生的任何情況。直接反對這派意見的人說，社會學科是不能真正中立的，但總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加上那個產生社會學科的文化制度的色彩。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問一問，無論怎樣謹防價值的宣傳，事實上所有制度是否便不會用不正當的方法來傳播價值呢？這些方法有如材料的取捨，如著重與不著重，如遠矚及觀點等等。如果這種方法不合，那末怎樣能夠避免或者減少困難呢？

問題也可以這樣的提起，在一個迅速變遷的世界之中，重新調整及適應是首要的，注入法究竟有多大的效力。雖然變遷已經明白指出，且是需要的，但是假使頑固引誘人們信仰着已經過時的主義，這種呆板的注入，會不會挫傷牠本身的目標呢？或者從另一方面看來，用科學的態度及適應來做注入式的教學是不是可能的？或者科學觀點的養成，其本身是否就帶注入的色彩？

實在的，問題還可以這樣的問着，在教育上有否有效的社會技能，從某種社會文化的價值制度中取出來的。除去與行為相聯繫的緒情價值以外，在智識地位上，還有什麼動力麼？顯然的我們在此遇到一個深奧的問題，有關於學習過程，也有關於人類行為的分析。再近一步的接觸，就清晰地表明注入法決不僅是一朵單純的花，乃是一個非常精緻的圖案，連續的開發着複雜的意義。

注入法對於武斷的灌輸一種學說，或有關係，對於養成普通的態度及傾向，也或有關係；對於以文化產物用笨拙的方法，灌輸於個人的普通過程，也或有關係。

從一種意義講來，注入法是與科學相反的；從另外一種意義講來，牠便是科學的輔助。假若注入法對於所發

展的定理，不再用心往前審察，那麼就是與科學相反了。假使牠是養成，科學的態度；或是將意欲減縮到自動的程度，牠就是科學的輔助了。有些技能，爲了個人的利益，可以將牠們降到潛意識的範圍以內，就好像撥動汽車裏的機械一般；有時運用心思，也就好像運用機械一般。

其次，非注入法也許不是真正的中立。漠視也許就是有意漠視——對事物現狀，個人表示滿足，就是偽科學的外罩；這不是科學，只用了科學的名義，引到未經參照科學而得到的結論。

考慮下列數點，也許可得一些進步：（1）辨別暫時的注入與武斷而不變的注入；（2）在教學範圍以內，辨別價值與技能；（3）辨別政治行爲上內與外的注入。

1. 人人都會承認有些社會上的結論，在人類生長的早期中必須暫時硬加於人心。於人心假設一個小孩要去撫摩熱水汀，或者是拿了銳利的刀玩弄，自然應該受管束的。到了後來，他自然了解這受管束的原因。在這種情形下，注入便做到超過造成一種行爲之外。如此，久之，我們可以知道這錯處不在於所下的結論，乃在於不肯用心再進一步考察那試行規律所從出的情況。至於危險就是招引情緒，來反對高明的好奇心。注入法有相對的暫時的一種，還有一種牠的精神及堅度是這樣的不可更改，以致建築了一個閉塞的情緒世界，到了後來，思想很不容易逃開這個世界了。

2. 當教育發達的時候，可使未來的公民自己熟稔價值與技能的問題，這是可能的，並且可以告訴他價值

與規律怎樣從許多種類的情況當中發現的，及怎樣從每代的經驗當中，再受重新創造。最舊的規律重生起來，就是牠能適應這團體的證據。譬如從古到今，就各方面來改造道路的規律，便是一件有趣的工作。所以社會價值的發展，也可以編成教材的一部。培植公民者，至少須懂得態度與規律是怎樣造成的，尤其是一個創造的世界當中變遷是當時的慣例。

欺罔的一種，用以教授公民熟悉的，就是在近代革命運動上，注入與宣傳確佔重要的地位。在制定這種中心及完形的時候，能看清楚自己週圍進行的是什麼，公民的地位就增進了。依此，注入的研究，在公民教學的整個範圍之內，是一個最有用的主題。應該將這個主題展開來作充分及自由的討論，而絕不應窺避這種論點。

3. 公民教學的內與外的區別，也可以分辨清楚。這內的一系，論及各種公民的團結，在是每一政治團體中，其實在所有的社會團體中，不管是否屬於政治的，都可以尋得到的。這些內的公民團結的制度，並不像外的那樣改變得很大，因為外的是黏附於特殊的領域如文化的複雜情形，或黏附於特殊的政治制度的。以此，德法的公民團結及合作，分析到究竟，沒有什麼大的區別，但是法德邊疆上卻切實的分界，以及兩國政府的政體呈現着極大的區別。這極奇特。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不過對於國家情況的對外之心往往比公民團結或團體團結的內部還要較多着重。

在政治生活及行為灌注這些互助及合作，有益的特性及習慣，想總沒有人會反對的罷，照這樣意義講來，在

西方諸國，這種訓練，差不多可以互相交換的。

剛剛所講的，是就我們所謂公民內的方面而言的。但是我們還有可以稱爲外的。照現今所組織的世界差不多有五十種單獨的獨立國家制度，每一個國家都有牠自己所謂的主權，有牠自己的矢忠的制度，有牠自己公民團結的方式；如同我國的，德國的，法國的，英國的，等等。在每一個所舉的例當中，都有一個地理上的疆土和傳下來的一種文化，這兩種事情，就標明出來一國的制度與其他一切國家的制度的區別。在這些情形之下，一定要尋找一種方法來發展與維持公民團結及合作的一種特殊的方式。

公民教學的任何制度，現在寬泛地說來，是必須成立的，可以對於地方的制度，加上力量，並且對於此式或彼式的民治國家鼓起團結及合作。公民教學的制度並且要扶助大多數的人，藉以開展其興趣，態度，推動，以及傾向等。這個正式學術的教學藉着本題材料的特殊的範圍以及文化傳襲與制度的分期，引導到合作，法國人與法國人合作，英國人與英國人合作，美國人與美國人合作。

無論那一種公民教育制度的實際出發點，都基於崇拜本國文化的心理，這種心理，是算爲需要的，有用的，更是值得附麗的。並且這種心理不受科學分析只能接受爲行動的基礎。牠也假定在國際間人們對於本國確有充分注意的必要，同時對國際關係上，合作功能也要極力注重。

沒有什麼人會反對在公民教學的進程上注入，與別國聯繫及合作的教法罷，雖然有那些人，對於注入或有

爭論，他們不贊成一個國家的特殊的土地疆界；或者不贊成有國家的概念，或者是贊成世界大同的，或者以為經濟階級是組織上最合適的單位，或者是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反對一切強迫式的政府。實在的對於這種公民訓練也許可以這樣爭辯，說這不是學校的工作，是學校以外的其他特別機關的工作。不過一個兒童在學校勢力下許多的年數當中，如果一點也不受到在政治上對其所生存的社會發生興趣的印象，並且常在特殊團體的壓力下，做他情緒的活動，就未免太不堪設想了。就是可能的話，兒童所認為政治的價值，假使完全離開他學校生活中所應受的有組織而統一的教學，這也不是好的；又不宜以成人教育的方式施之於離開學校以後的——成人教育在預期的閒暇時期要到之際，似有燃眉之急。

再更精密地分析這問題的成分，可以得到這整個問題更清晰的見解，第一，我們可以問一問：公民學科，何故被視為有科學性質的？

政治學所論到的，是政治統制過程的智識與了解，及權力制度的併合與分離，以及社會經濟情形的功能與關係。政治擔負聚集適當的論據，分析並說明所集的論據，在所有各種的情況之下，能夠了解這個統制的過程及運用。像這樣的政治學目的在使方法及結果方面科學化，雖然決不會常常得到這種的結果，並且往往與這個目標遙遠的大致相似時，我們就得滿足。

以專家的地位而論，政治科學者或者能夠指出政治統制在任何組織下，可以應用的政體；他或者也可以指

示怎麼樣可以順利的構成一個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君主政治，泰克諾克拉西政治 (Technocracy) 財閥政治，集權或是分權的政府；怎樣組織宣傳的方法及反宣傳的方法；怎樣組織一個革命，與怎樣阻止一個革命；簡而言之，就是一個技術人員指示特別方法，用政治之道來完成所希冀的事件，假定這件事是在政治的範圍及方法以內的。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孟德斯鳩 (Montesquieu)，馬夏萬里 (Machiavelli) 等，曾計畫此類之事，說明在各種情形之中，假定大致的方向已經立定了，所要利用的不同的可能性與不同的方法是什麼。更有一層重要的貢獻曾經做到過，並且在決定最良或理想的國家，還要繼續的前進的。

近代有這樣性質的一個政治科學家，可以做法西斯蒂國家的技術顧問，或者是東方或西方制度的技術顧問，或者是資本主義，共產主義，或無政府主義政體的技術顧問。也許他可以指示造成國家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方法，或者是都會主義，及在任何一個時期裏的任何一種的主義。我們準確的知道，了解政治的奧秘到這地步，並不是十分完全，足使他的方法不致失敗的，不過有一個範圍，在這一個範圍之內，具有有用的技術上的智識，以備那些要嘗試的人，可以應用。依此意義講來，我們可以有政治工程師，賢智者，或專門家，在更廣意義講來，就好像經濟工程師，或社會工程師一樣。這些專家具有一副的才能，技能，巧術，無論叫什麼名稱都好，在無論那種組織的制度裏，牠們有一種肯定的價值；與這些技能相輔的有智識的本體，及一種或多種的方法。我們可以說這些才幹與方法，是科學化的，或是實際上的，或是近乎正確的，或者隨便我們怎麼說都可以，但是在無論什麼情形之下，牠們構成

一部動人的技術；並且在近來，我們常常努力使得那些技術愈爲正確及精密，雖然這種進步是遲緩的。

雖然這些種類的智識與社會價值緊接的相連，並且對於價值的性質與力量，先須有一種密切的，徹底的了解及欣賞，牠們並不依賴任何特殊的價值制度爲首要。無論何人，如要採取或是學習那些智識，或者在無論什麼就近的事業上，請人員來利用牠們的時候，那些智識可以歸爲已用。

從科學及客觀的眼光嚴格地認定政治是一種科學的時候，自然可以有關於或者是應用到這個團結力與合作的分解及其合一。事實上，戰爭的時候，往往這是專門家的工作，一方面要盡力有效的破壞對方的忠心——使對方的紀律削弱或破壞。如此在最近的歐洲大戰中，協商國藉着愛爾蘭攜貳的機關，下手損壞協約各國，當協約國的自主主義在奧地利——匈牙利進行的時候，去滅弱敵人的愛國心，即是愛護本國。在將來的戰事上，我們實在可以期待更精密更神妙的方法，衝入敵人公民團結力的壁壘，以滅弱敵人的意志。

這種內部公民團結力的創造或毀壞，可以視爲政治科學技能的一種，各國都相同的，與團體的價值制度沒有多大的關係，暫時假定爲這種團結力的根基，真的是存在的，並且可以利用牠爲織成忠心與愛戴的材料，至於有無理性，是沒有關係的。也可以有人爭論說，這樣的社會科學與公民教育基本的目標是沒有關係的，除非用科學的方法來分析及估評並得到科學的結果。但是假若所接受的委任，是在一個已定的制度之內，發展一種計畫，不管這個制度是什麼制度，這專門家自然能用科學的方式，完成這個計畫。這件事是社會或公民學科制度的一

部份不論是民主的，法西斯蒂的，共產黨的，或者是屬於別種性質的。

選擇價值制度的決定，可以屬於科學化的，或者是屬於非科學化的，但是當採用了這制度以後，專門技術上的發展，可以毫無困難的進行。並且也沒有什麼事情，能夠阻止專門者在價值制度的問題上，來發表他的評判。

對於一個特殊的國家的制度，一個特別地理——文化的制度，發展維護這些制度的態度，也是處於同樣的情形。專門家也許以為這種制度是適合的，或需要的，或則反是，不過他可以進行發展一種計畫，為的是鼓勵這種團結性質，使得他所處置的國家的力量，增進到最強的地步。這專門家也許並不喜歡他所從事的特殊制度，實在的，理論上他也許宣佈他自己完全是無國籍的，但是以一個專門家的地位，他可以接受一種已知的情況，盡他自己的所知，進而著手技術上的發展。

這個過程，在實行的時候，與別類的社會研究，或考察的一種制度，比較起來，也許在技術上是一樣的真確。目標是已知的，他按着學說的假定進行，好似一個工程師建造一座橋一般。不過在通常事實上，他也許是接受國家主義的價值，當作他本人的思想，用着他的熱力如同用着他的技能一般，進行其工作。

在美國公民教育的全部陳線或方向是應當什麼樣的呢？美國制度的基本計畫是民主制度的，那麼這個特殊的計畫必須能夠供給公民態度的全部的背景。對於美國國家及民主制度的普通原則的維繫，是這個團體公民教育的根基，在這根基上面，任何發表意見之人，可以從事其建築，假使他已經接收全部方向的響應工作的話。

這學說上的假定若是不對的，那麼底下從這假定所流出來的結論，也都是錯的了。

美國的民主政治對於任何不負責的特殊階級根本上不加以信任；牠並且分析到最後，是受着羣衆的管轄；受着一個原則的支配，就是文明的進益，本質上就是羣衆的進益，這個進益就應該傳遍於羣衆，不可多事拖延；又受着另外一個原則支配，就是人類幸福增進最良的方法，即繼續的提高普通人民到更高的生活標準。

西方的世界，基本上是一個羣衆管理的世界，這就是一個基本的情況，對於這基本的情況，現在任何公民教育的實施制度，必須想到的，就是法西斯蒂，及蘇維埃制度，雖然牠們對於政治上的民主制度，發了訃聞，牠們對於影響羣衆的政策，仍用着羣衆管轄的原則，雖然對於這原則的解釋及定規，與我們的解釋及定規，大相逕庭，就是牠們這兩個制度之間，也是大不相同的。

無論如何，其實在民主政治與科學管理之間，根本上沒有什麼不相合的地方，雖然有人用了許多的力量來造出這種的結論。好幾世紀以前亞理斯多德已經指出羣衆的欣賞是藝術，音樂，詩歌的出名的根基，所以政治上的才能也是一樣，是隸屬於羣衆的考查及評判的。

不過在此處，不是討論民主政治的理論健全與否的時候，但是要求一個有鼓勵性的原則的條陳，這個條陳，對於改組工作，能夠供給指導的意義的，在這新世紀裏這改組工作是不可避免的。無疑的，任何被採取的原則，可以常常重覆的受檢察，並且這原則的社會方面的功用，按着隨時進行的更改的狀況，加以徹底的考查。這不會到

了一種止境，可以免去社會人士的考查，及時時不能避免放棄與重新調整的辦法的。這事應用到民主政治，如同應用到在政治關係裏，指導人類的任何建議的方式一樣。

倘若以民主政治的原則作起點，並且細考近來的趨勢，就看出民主政治的方案，在基礎價值制度上，用不着多量的改變，便可適合目下變遷的環境。民主的生活方法，在過去常常是一種理想，想像在將來開展出來，與時俱進，並且這個民主的生活方法在組織與作用上，當作一個新轉向的基礎的時候，對於價值或制度，不致受到重大驚駭的。

民主政治，仍舊是一種理想，感動了無數人們的行動及情緒，這些人們是贊同民主的生活方法的原則，他們對於此原則，是照最廣的意義來解釋的，並不是將此原則只看為形式上的佈置，或者是政府的機械學。在近代社會生活上，羣衆的理想，未曾失去一些此原則的生氣，在世界上西方各國，這個原則，實在發展的更爲強而有力，雖然對於向來所接受的行政機關的信仰，是消褪了。

不過，這也不是說形式上的民主主義，對於變遷的情況及發生的價值，沒有適當的應付的時候，仍能夠在一個動力變遷的時期之內留存。美國民主政治早期的程式，是注意於棄除政權世襲，並毀滅長子繼承權及嗣續之規定；後來並且約束美國銀行，及滅除奴隸制度，州與國之間，使勢力平均。自從近代工業主義興起，以及經濟能力集中以來，民主政治，在這個事物的新制度當中，注意於普通人民地位的解釋。

在過去的一個時期中，時勢使得民主的政府有時變為財閥勢力手中的統制工具，並且在多次的事件上，將民主政治制度變為具文，對於這種情形，曾經發生過普遍的不滿。這樣一來，能引人產生一種印象，就是民主政治是一個機關，並不是人們生活中的實體，乃是劫掠剝削的外罩而已。有許多人指責民主政治，事實上已變為一種財閥政治，藉民主政治的名義，供給少數被遮掩的人們的統制，而不是真正民主政治的社會；並且這自由主義思想者的職業，結果只不過是為此種或彼種權利的法律上的辯護，用法律的方式，作劫掠的掩蓋。

我們必須承認，此時當有一派的主義，曾經興起，其名稱，可以叫作對於強硬政府的信仰；這派的理論是這樣，因為看到構造的完整以及國家的佈置，變遷本身是不需要的了。為要禦護不更動的法律保護下的財產利益起見，常乞助於這強硬政府的福音，這件事是沒有什麼疑問的。

實在的，假設民主政治已經變為不可改的財閥性質的，並且是不可矯正的強硬，那麼對於將來的理想上，是沒有什麼益處的了。關於公民教育制度的背景，因為要加以更特殊的研究，我再援引胡佛總統所召集的社會趨勢研究委員會所作的報告：

「假設我們下一個結論說，我們的工作是很簡單的，只要清除政府裏普通的詐騙，生硬不合格的人材，與痛心的紊亂，這是一個短見的評論，真正的問題是不可測量的更複雜更困難，因為這問題進入近代社會及經濟生活的深底及頂點。我們政府的弊病一大半是在各種社會利益上，有顯著的及悲慘的分離的症候，因此不可避免

的有各項標準的崩裂與普遍的冷淡心。」

我們真正的問題是：

「我們將要怎樣建立各式的社會統制呢？（用無論何等已知的名詞均可）這種社會統制須有權力，威嚴與智力，足以維持政治團結力與命令權的不可少的內部結構，沒有這種內部結構，國家是不能生存的。

「我們將要怎樣將政府的技能，工業與財政的管理，農業，勞工，及科學混合在一起，成爲命令權的新綜合呢？這種新綜合的命令權，有連合的權力及責任，對於當時重要的問題，有生動的吸引力，對於我們社會，經濟及科學的生活的革命式的發展，能夠作有實力的處置，但是不致將自由正義及進步抑制住。

「我們又將要怎樣利用這種政府，來解釋新社會理想及態度呢？這新社會理想及態度，正在我們文明變化的路上，將來文明變化到什麼樣子，我們現在只能模糊的辨別。」

從這些發見的理論看來，下期的民主政治本身須嚴重的注意到這些問題，如同最低的生活標準，這裏面又包括着教育，居住，衛生，閒暇與娛樂；職業的穩固，工業的安全，及各種的社會保險。我們有理由可以期望着，在社會組織上少著重些在金錢與謀利方面的成分，而多著重些在應用技術方面上；希望有各種半官性質的公司的試辦，來試辦關於運輸，公用事業，保險，銀行，酒類等這類的工作。依着工業與農業上的中心計劃，及優先權方面我們有理由可以期望進步，同時在經濟及政治制度方面，有合一的變遷。在華盛頓已經成立一個全國設計部，至少要

審度一種設計的各項的計劃。在民主政府機關之內，我們很可以有理由期望重要的變遷，這些變遷，包括政府的範圍，與選舉代表的方法，行政的式類，責任及統制。這些是基礎的問題，對於現在在美國學校中，正在受着教育的一班青年大多數是要遇着的。

沒有一個人能夠預測西歐制度發展的結果；假若有一個人能夠，我們羨慕他的勇氣，倒不是羨慕他的評斷力。美國各種制度的式樣，也是在建設中，現代科學與應用技術學的影響的結果，此時任何人都不能預先知道。

思想的格式與制度的式樣，並未被過去的思想家及政治家發揮得不留餘地。除了是路以外，還有其他的路可走；我們不要爲了排斥異己思想的宣傳家的急性所影響而引起紛擾，這些宣傳家，要把地上彼此每一個人，都趕到他們特殊的興奮情緒之內。

在五十年之內，民主政治，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也許在絕望的糾纏之中，或者也許在悲慘的戰場中，排列起來，彼此互相攻擊。可是在美國的結果，也許是絕無僅有的，自成一派；這是我們自己特殊背景所產生的結果，從這背景生出民主政治，應用技術學及執行的能力。

從這幾點看起來，政府的態度，可以在公民教育制度的中心，述其梗概並顯彰出來，且可擁爲美國民主社會的先見。

這樣，就是預備了一個方向，按着這個方向，在學校生活的時期，經驗可以組織起來，並且出校以後，一個公民

可以見到更廣大範圍的事業，以及與各種關係方面的接觸。關於政治方式及過程的具體智識，可以插在這全部構造之內，這具體的智識，當特殊問題改變方式及意義的時候，可以時時變更的並且免去從窄義解釋政治的方法及免去學習政治靠記憶的方法所發生的困難。這就是開始了一種價值制度，這制度可以隨與時間一齊向前發展的，並且當他們看見所希望的時候，在他們面前上升的時候，這種價值制度，在個人的情緒生活當中，表白了出來。

假若民主政治的理想與制度，不能趕快與新狀況，發生充分的連繫，那麼右翼或左翼必會得勢；用某種法西斯主義或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或泰克諾克或西制度，或是這些計畫的變形，來做實驗，來代替民主政治。但是在暫時，這主要方向是夠清楚的，使得大家明白這公民教育的制度，仍以民主政治的政體的理想，及與民主政治生活的方法相連的價值做動機的。

一個精明的觀察者，會看到這件事，就是在民主政治的理想上，全體是否贊同，現在並沒有把握，倒是一種反民主政治的運動，反而有許多可能性。這些可能性的意義，有的屬於社會主義的，或者屬於共產主義的，或者屬於法西斯主義的。倘使這些競爭的制度集合了力量，將牠們的勢力，施展於國外，那麼必須分途進行，好似德國那樣。這事不會涉及教育上科學的定向，但是自然會打破以統一思想制度為驅動目標的力量。

假定大家對於民主政治的理想都贊同的話，那麼教育未來的公民，可以用民主政治生活的幾個方法，及應用技術界與社會界的趨勢及傾向的智識，在社會界以內，就插入了應用技術界，訓練一個公民，其目光足以瞻顧

四週並能向前遠矚，能夠按着他所生存的變遷世界的狀況，估評價值，思想，制度，及宣傳品；更要緊的，是他可以利用新經驗，使他自已對於生活道路上不斷的改造，能夠慣習。

然後在民主政治生活的道路上，下一代的價值可以希望發展，並且準備這全部的目標，這目標在任何移動的制度之中，是主要的。對於人類一致的可能性的信仰，將作為理想，在這理想四週，轉動着下一代政府上的訓練。新科學的轉向，改造世界的新驅動力，是創造式的，可以安置在這個假定學說之上。概念學與人類的創造經驗的可能性並不是一定有矛盾的地方，及羣衆尋覓科學價值，技能及事物的可能性，創造及規劃精神的欣賞，關於他人建議的評判及鑑別，這是參加共同生活的一條同等的道路也無衝突。

這事能否真的實現，沒有一個人能夠依着科學的保障來預告或是否認；不過這事，是在可能性範圍之內的，並且準備了一種可擁護的學說上的假定，對於下一代推進一種訓練的制度。這個未來的團體，在任何情形之下，應該備有修改假說的工具，當一個假說在經驗的路程上，證明全部的或局部的不能受擁護了，或者是被一種較優的制度排擠出來了。

這決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美國人在應用技術學上，具有敏銳的興趣，如是可以用以加強社會工程的力量，使得社會工程能夠負起生活的新組織的重要實驗，這生活的新組織是在商業與政府的界線上，同時也界於科學與政府之間。這所貢獻的意見，並不是已經證明的，還是一種期望，不過這種期望，在分析今日狀況及我們發展

的近來趨勢以後，並不是毫無根據的。

結論雖然如是，但是對以下這句話，不能太看重了，就是從教育眼光看來，全部的轉向比一個各別的社會的文化背景所指示的特殊目標是更為要緊。在這點上，杜威 (John Dewey) 所說的話，是充滿了意義，他問當教師，「主張教育是創造辨別能力的，這能力不但不願欺騙自己，也不願做受別人的欺騙者」的時候，會發生什麼結果呢？「很清楚的，他們應當養成以下的習慣，勿輕易下評斷，懷疑，求證明的欲望，求之於觀察，而不求之於情感，是討論而不是偏見，是研究不是照着習慣上的理想法。」

公民教育在構成公民態度與行為的時候，必須要計算到一切實際的因素，情緒的因素，不必除去的，不過公民教育，在處置社會與政治問題的時候，將科學態度循環的要素，可以好好的在前線奉行。政府的教育將向完全的及無理的情緒主義的水準上而陷落，或者也可以堅決的向着一個水準上奮鬥，在這個水準上，智力，辨別力，建設的能力都進入未來公民的欣賞範圍內。

經過這種過程，我們纔可以希望社會機關發達，可以適合當日的需要，我們纔可以希望，應用技術學的式類，不時出現的時候，來認識牠們；照這樣，將社會智力的主張，堅穩地推向前去，作解決社會問題或者是窄義的政府問題的引導。這個過程，不是壓抑情緒的過程。我們並不是需要更少的情緒，乃是更多更富的情緒。我們努力要了解情緒，並且要將情緒，在智力的全部指導之下，組入社會的組織之內。

第四章 公民教育的合作機關

公民教育是社會教育的一部。從一種意義講來，一切的教育是社會教育，在網式社會組織中，訓練一種生活。學校並不是教育及訓練的唯一中心。我們複雜的社會組織，發生各種的機關，即由這些機關，新代的人物對於種種社會生活方面，都得到相當的準備。公民是許多不同的團體當中的一個份子，而各團體中矢忠的準則，權力的體制，和行爲的法則，各各不同。這些無數的制度有時互相競爭，有時互相合作，社會訓練便是牠們交互作用後淨剩的結果。

有一種社會教育，是家庭供給的。更有一種是教會供給的。更有一種教育，是藉着朋友團體供給的。更有一種，是政黨供給的。更有一種教育，是藉着職業團體供給的。更有一種教育，也許不止一種，是藉着各式文化團體供給的，如種族的，藝術的，或是其他方面的。

這些團體當中，每一個團體自身是一個具有能力的世界，各有各的制度，有的高等，有的低等，有的同等，各有統轄的計畫；各有行爲的法典；各有各的方法以訓練其團體中各份子的生活，有時不可以訓練爲其他團體的生活。

社會教育的客觀見解，必須計及這一切的制度與其交互的關係。在公民社會裏面，即國家裏面，生活的訓練

就是社會教育中的一種；學校中公民生活的訓練是一種特殊方式的教育。但是較廣的見解是不可少的，因為吾人欲知真實的情形，不能從過簡的方式上去看；這過簡方式的見解，不過是政府教育的一種制度。從社會眼光看來，這些無數的制度當中，沒有一種制度能夠獨自生存的。一切制度是一個較大綜合中的各部份；在這綜合當中，每一個制度無論如何必須適合。

社會教育傳統的方式，是以家庭為工具而得來的；這個方式在社會生活的組織裏，仍為首要的因素。家庭中所以養成各種的禮貌態度與性癖在社會中新份子的生活裏，有極重要的意義。有時從同一家庭裏，經同種的訓練可以產生不同式的公民，這是明白的事情。不過籠統的講起來，家庭的印象是根本上很重要的一種印象。心理分析家實覺得家庭的印象是如此的重要，可以籠罩個人生活上隨後的發展。更可以在這些早年的家庭經驗當中，發現一種心理分析的決斷力，這種決斷力規定了隨後發展的時期。

以上所講的不管是不是完全對的，無論如何，這種家庭訓練深遠的勢力，對於某種制度，如果不忽略生活中最顯著的事實，就應該立即予以承認。

在城市工業文明之下，像我們的文明，尤其是那些工業文明趨勢發展最充分的區域，家庭的力量，用於作為社會引導的一個工具，實質上是被削弱了。學校與工廠已侵犯了家庭訓練的領域，一方面使兒童脫離家長的監督，另一方面，因為女工的緣故，將家長一大半的時間，從家庭中移去。現今家庭的工作與從前的家庭工作是大不

相同的，因為各種家庭的職能，都歸為家庭以外的工作了。在一個農村的環境裏，一個兒童，對於一般家務的操作，是諳習的，但在城市生活情況之下，許多本來擔當家務的職能都消失了。

從另外一方面看來，縮小家庭範圍以後，對於少數子女，加以較嚴的管理，並且設備一種較有效力的社會指導，這是可以辦得到的。但是，在大家庭裏，可以說也有牠的實質上的價值，就是年齡較長的子女方面，可以發展責任心。還有一點，可以指明出來的，就是家長教育的發展，可以產生一種較向來所用的更高明的一種指導的效力。

在美國更有一種特殊的情況，就是移民入境的事件，因為這種事件關於禮貌與廣泛範圍的習俗，引起新代人物與舊代人物的衝突。在語言與生活習慣的方面，青年人的解釋常將老年人的標準及解釋，置於不顧，有時候更會產生使人驚愕的結果。

很明顯的，家庭訓練法，不僅包括在家庭以內的範圍，在應當怎樣生活的一件事以外，更包括許多別的事。家庭訓練括及外界的一個廣泛範圍的行為——宗教，道德，愛國心，怎樣處己，怎樣處世，並在無數的情形之下，怎樣處理事情，凡此種種，皆由父母或家庭中的長輩，用多少有效的方法，表明出來，結果總會得到多少的成功。

這委員會所簡撮的許多的目標，與普通家庭的教育是合成一體的。一本家規的綱要，在任何已知的文化裏，可以當作一本有趣的法典，實在由許多方面看來，我們可以發見各種制度的真理，表面上似乎是相隔甚遠，不過講到中心部份的可為與不可為的事情，並不是十分的迥異。不過就是為美國的家庭，或是主要的各式家庭，都不

能採集得一部這種性質的家規大全，因為我們不能夠武斷說，凡一切的家庭，都是遵循同一的社會引導的途徑。一個廣大的範圍的家庭教育，差不多都是循着同樣的主要路線，惟當其接觸社會，經濟與政治行為問題的時候，重要異點，就顯示出來了。對於這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制度的背景，各種家庭，有各種的解釋；這些異點，在廣義的社會教育方面與狹義的公民教育方面，構成一種重要的差異。在養成未來公民的態度方面，家庭對於宗教，經濟階級，種族，與文化團體的位置，無論如何，要比學校或任何其他機關的位置，要來得重要或更有效。宗教與政黨是以家庭環境為決定的，這件事，是極有可能的，還有經濟階級的地位，也是這樣地決定，不過也有出此規程以外的顯著例外，尤其是那家庭環境往後有變遷的情形的。不論這些理論是對的或是不對的，在審察各種規定政治性質與行為的勢力的時候，這些理論是必須計及的。

家庭仍為社會態度與習慣最重要的一種決定物，決定物的一方面是父母所給與幼年時代的印象，往往這印象是堅決的，在習俗方面，用箴言及實例所施的長久的訓練，還有一方面，是開始於家庭贊助之下，而附著於特殊的團體，如階級，黨派，與宗教。家庭的力量現在雖然衰落減退，但仍不能損其尚存的重要性——仍為決定社會行為的龐大的能力。實在的，家庭的位置變弱，使得社會與公民的勢力對於教育中心焦點的勢力的調整，顯着更為極其緊要。

更有一個偉大的社會教育者，就是教堂。像家庭一樣，教堂勢力的範圍，現在日趨狹小，因為許多職務，已經轉

屬於國家或是別的機關了；不過教堂殘留的勢力，仍舊是深遠的，並且充滿了社會訓練的意義。代代相傳，教堂是官方的道德監督者，同時也是道德的古人。牧師的箴言與勸告，落在新時代上，大有力量。宗教的儀式與禮節，不論對於青年或老年都是一樣的，並且充滿了感人的力量。在一切社會問題上，教堂的態度與其位置，不論在政府或經濟或是科學的各方面，對於人們亦有重大力量的。事理的是與非大部份是由教會的判斷來決定，尤是一切宗教，在牠們的評判上，能夠一致聯合起來的時候。但是教會的地位，在評判上意見不一致的時候，也是相當的變弱了。譬如對於節制生育烈酒，或者是離婚，以及其他類似的事情，各宗教團體的見地，就有了歧異。

最近，教會已經發展的社會地位，比一世紀以前的情形，充實了許多。這在新教，天主教，與希伯來教的教會，都是一樣，因為這些宗教已經確定了某種社會的程序或見地。於是工業制度的問題，勞工與資本的關係的問題，失業問題等等，已經成為教會宣言的標題，並且這些問題，在將來時代的社會教育裏是重要的。關於和平與戰爭，兒童幸福，教育，以及許多各種問題的宣言，也已發表過各教派或信仰各種信條的人們，也常常注意到這些各問題。這些教會的態度，在構成成年人的思想，好似構成青年人的思想一樣，是深有勢力的。這些團體，對於幾件事，如同對於烈酒的事情，都是一樣的關心，他們對於學校的課程，非常關切，並且在教授上要求注重社會問題的某方面，為的是要在學生的心中，灌入某種特殊的智識或態度。美國教會與政府的分離，造成宗教教育與學校分離的結果，並且教會因此取過直接宗教教育的工作。然而學校一方避免各教派所反對的宗教教育的方式，可是

同時實施一種沒有教派含義的倫理教育。有幾省的法令，需要公立學校讀聖經。現有十一省已是這樣行的，同時哥倫比亞區教育局也有這樣命令。尚有五省的法令是允許依此辦理的，其餘的三十二省，對於這問題，尚沒有特殊法律上的規定，不過在這三十二省中，有二十省大都解釋這事是合法的。有些省份，已定好條例，可以准許學生在指定的時期中，離開學校，而出席於星期日的宗教學校。還有好些中學校對於這種功課，是給予學分的。

在有教派性質的私立學校，宗教教育是訂為學校學程中的一個整個的部份，並且有虔誠的儀式增加教授的力量。自然的，各式教派的學校，所着重的特殊重要點，大有差異，在分析整個社會裏社會訓練構造的力量時候，這種的差異點，是應該考慮到的。不過，籠統的講起來，除去一種特殊的教派，常有特殊教義上的要點以外，我們決不能肯定的說，那些學校，對於社會行為的基本的態度，著重得不甚一致的。

宗教教育的一種特殊程式，就是主日學，近年來在新教與天主教兩教中，已獲得一種很顯著的發展。信各種宗教的人，到這些主日學學校來的人數，總計起來連成人在內達到二千一百萬的數目，這可以算為社會教育上的一種重要的因素。

在這個特式青年教育中，特別要注意到態度與信仰的養成——主要的是在宗教寬泛範圍方面，但大部份也要注意到含有倫理性質或各教共同的習慣。在這點上，家庭的教訓有幾分被教會的教育加重了力量，或者也許正好相反，但在許多例證當中，這種力量對於不關心教會教育的家庭，並不見得如此的顯著。

在青年人加入教會作會友時所發生的慶祝典禮中就可看出一種常人加入做公民儀式的比較。此種爲成人新認識的準備，入會的儀式與禮節，好像堅證禮與其他儀式等，是根據於正式加入教會團體重要的觀念。

教會教育的性質決不是一律的。新教，天主教，與猶太教的中間，都是大不相同的。在教義的問題上，在有些新教會當中，基本派與進步派之間，大有隔閡；在社會與工業政策的問題上，以及在軍事主義與國家主義的問題上，右翼與左翼之間，也有很大的隔閡。關於生育節制，進化論，飲酒，以及比這些更深一層的問題，全部中皆生出許多的分派；就是對於變遷情況，在習俗方面在急速度的調整之下，沿着接界線上有許多的不同點，如性的問題，財產問題，以及在近代變換情況下的行爲問題。

假設宗教的力量能夠聯合起來，如同在古代一樣，假設政府與教會的隔閡沒有如此的大，假設城市工業，機械的時期的拍子在倫理的含義裏，沒有如此的迅速與紊亂，現在實際的宗教教育與以上的情形比較起來，是太軟弱了，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顯然的，教會是爲了軍事主義，國家主義，工業主義，與科學所窘困，僅能用極大痛苦的精神，來制定調整；同時教會又受教義見解的束縛，從實際意義講來，這些教義的見解，對於人類行爲的基本，比較上沒有多大的關係。命令權的原則可以保持，也許這是基本的，但在倫理調整上，須費去極大的代價。

雖然，我們現在以廣義討論社會教育的背景。在這範圍裏，有組織的宗教的勢力，是極爲重要而必須見到的。在社會關係上，再三申說對於行爲的箴言是一種基本的事實；此外尚有從信仰，從禮節，從藝術所發生的較深的

影響，我們可以問一問，教會的正式教育，藉着宗教心理學慰藉的力量，到末了是不是像吸引情緒與態度較深的源流的力量一樣的重要呢。對於個人與社會的愁苦，命令權，例行的事務，重複，安慰，和解，可以變動牠們的重要性；但是在人類關係上，一種繼續意義以防備人格的崩裂的全副勢力，仍舊保留如故，不見得有別的東西可以來代替，除非有情緒與藝術價值而向着一方推進的某種較優的組織纔有代替的可能。在決定態度的方面，宗教常常是比特殊的社會行動更能奏效；寬泛的講來，也可以這樣說，對於這無疑的權力，引人多所應用，這樣一來，在好些事情上，就減弱了教會團體對於社會的影響。不過，意識的權力的侵略趨勢，是這樣的使得宗教對於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免的，而且結果常現衝突。宗教當作一種勸服的力量，以及宗教當作一種尚武的力量，引到各種的社會影響；宗教如用勸說與循循善誘的方法，大致或可勝過強迫的方法。

以機關而論，教會在社會紊亂的那些時候，是最有效力的，教會的領袖爲了和解與改造，貢獻他們友誼的責任，不過恰巧同時，常例的道德也許是最軟弱的，如同罷工，戰爭，革命，工業組織裏改換責任等問題。此時不是估量各種宗教的社會價值的時候。這些段落的目標，是要考查社會訓練的背景，作公民教育較狹範圍的初步，並且設立各種的因素，來製造淨剩的結果，在美國現在情況之下，宗教是這些因素中，極其重要的一種，要是沒有宗教，對於整個的社會教育的嚴重的考慮將不能開始。關於整個的宗教，或者是各別宗教的長處，頗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對於宗教極大的真實的意義，在理智上不能夠有什麼疑惑了，就是宗教是一種構造態度與情緒的實力，這態度

與實力作了社會與政治行動的基礎；再過一時期，宗教在這方面將繼續擔任重要的職務，就是這職務在那裏衰頹，也沒有關係的。

社會教育又被友誼範圍限制了，其範圍包括青年人與成年人一樣，或者其早年的力量，比晚年的還要大。新公民的生活中，家庭與教會是要緊的，但是組合與團體雖不是更加重要，至少是一樣的重要。在這些團體中的社會經驗以及各式的態度與行為受激勵或是受攔阻，對於參預者未來的行為上，很有深遠的重要性。社會的偏歧與社會的符合，在這些接觸之中，是很容易成立的，所發展的理想與態度，或者是按照別處所定規的樣子，或者是與所定規的樣子截然分歧；其關係之大，使得愉快與驚恐交互發現。

這些會社包含了一個廣大的範圍的不同的關係，從親密或友誼以及密切的會社或黨會的關係——這個範圍甚形廣大，這裏所能夠討論的，只能當作社會教育寬大區域主要背景的一部份。行為的禮法就是在這裏發展和修改，在下一代的社會的展望與行為上，有深遠的影響，對於在其他情形下所定的，而現在存在的標準增加力量，或者在現存的標準的多點上，變成啞謎或則使之顛倒。人格式類或是行為式樣的估計，及社會展望與態度的估計，要是沒有會社的關係，將不會決定的，在會社裏面，這些事情皆被檢閱，分析，接收，棄卻及變更。一切別的禮法，必須要適合青年的禮法，或者說得更真確一些，必須要適合青年一切的禮法，因為青年一切的禮法，在地點方面或是在時間方面，不是完全一樣的；就是在團體與會社裏，對於一切個人，牠們也不是一樣的。同一個人所屬的

一切黨會的禮法在性質上，也不是相同的。

這些規則與章程，沒有用着肯定的語句，做個清楚的定義與說明，但是尋到某種廣義字句的說明，如同學校的精神，或是黨會的不成文的法律，高尚遊戲或是『有秩序遊戲』的規則——『做的事情』或是『不做的事情』，什麼是『行得通的』與什麼是『行不通的』，什麼事『是你能夠離得開的』以及什麼事『是你不能夠離開的』，什麼『是公平的』，『是正直的』等等，不同的名詞，但是意義是繼續的，對於一般團體所接受的箴言，集中相合。

這些標準，對於社會或是政治的問題，也許沒有直接的關係，這社會或是政治的問題，在牠們較大的局面看來，是較為疏遠一些，不過有些基本的態度，是政治行爲的基礎，受團體禮法與行爲深深的影響。照這樣這團體也許發現自己與當地法律實施機關所代表的法律發生衝突，並且也許與政治社會有統治權的禮法與官方的代表，發生各樣的衝突。

在進行團體估計什麼是有道德的時候，其他倫理價值的旗幟也許可以收起來。從另外一方面看來，最頑硬的黨會裏也可以發生團體訓練紀律行爲，這些名詞的最廣意義的高等的標準。就是在不法之人的當中，有一種法律，看起來，似乎很希奇，很驚人的，他們這種法律，往往就像黨會明目張膽所逃避的禮法一樣。舊美德在新式樣中，重現出來，從團體組織的更具實的經驗當中，並且從利益，責任，與集體精神的直接的壓力當中，發展出來。

雖然如此，不是所有的青年都是黨會，會的會員，比較的少數人有了選擇，剩下其餘的人去構成他們自己的標準，或者是遵隨幾分已經制定的組織的標準。沒有組織的團體，在未來的社會的交互關係上，與非常有組織的團體比較起來，社會教育都是一個緊要的因素。假設從一個組織當中，領袖更容易產生的話，那麼同時也必須尋到服從者；服從者的態度，其實是更要緊。從一種意義看來，黨會與團體，牠們本身是有選擇性的，而且黨會與團體並不常常是較為普偏意見的一個真正的測量器，在特殊區域裏，遍於青年人羣中，這較為普遍的意見使得別人感覺到。

模糊的，定義不妥的，無甚敘述的團體，是衝擊個人態度與行為的壓力，但是在行為型範的組織上，牠們並非是屬於次要的。我們也可以這樣的問，各種團體的禮法與標準的本身，按照什麼方式決定的？大部份，牠們不是從家庭，教堂，學校所給與的各組態度推演而得的麼？這些推演物與牠們可追溯的總型範比較起來，實質上有變更麼？

無疑的，團體禮法的基本要素可以追溯到在進行中的社會型範，但這些基本要素是被所應用的特殊團體所改變，無疑的，其他的要素，是在經驗的行程上發明的。還有別的要素，是傳統的習慣，從舊代接連不斷的傳給新代。政府儀式，黨會國裏的原則，在許多例證之下，是很古舊的了，牠們不需要什麼別的改革，不過只要遇見似乎新奇的情形時候，原則上加以調整，但是事實上，在人類青年的歷史上，新奇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新的。對於任何文

明，青年時期不是一種特別的現象，並且在這時期所特著的許多實施的事情，是根據於同樣的根本的，身體上與精神上的基礎，這個基礎的由來，時間是很長了。塞來秀（Thrasher）用了這一番的新興趣，來觀察黨會，其實這種黨會在許多別的時間，別的地方，都可以發現的。沒有問題的，前輩的壓力以及他們禮法與實施的壓力，在青年的會社上，有這種壓力的印象有青年的「四十竊賊」黨與青年的「死兔」黨，同時也有青年入紅十字會與扶輪社。

這些團體與家庭及學校或者與教堂，也許有重複的地方，並且落入於一個已經很複雜的社會型範的中間。不過青年沒法想擺脫到某種的程度，並且在四週其他權力的旗幟中間，設立他自己的標準。這種新意見可以實行，加力的實行，減輕，或竟毀滅其他及較為老式的訓練，這些較為老式的訓練是引向這新意見的。從這媒介物所得到的經驗，是直接的並且非常緊要的，這些經驗充滿了為個人將來的重要的結果——到某種程度，個人是受了經驗的指揮的影響，遠在他個人自己的觀察力之外。當這些經驗與這些禮法偶與所傳習的禮法與經驗相合時，那麼牠們的影響是特別的有力，假設這些新經驗與新禮法或者是與舊的相衝突或是不能相符合的話，那麼在逆流上絆住的那些人們，在他們的社會行為上，這種影響是直接看得出來的。

在較廣的意義講來，社會教育的問題，包含了考慮文化打擊人格的整個的問題。用不可勝數的方法，個人的態度與行為，被環繞個人的社會遺傳的本體的一切環行勢力所構成，家庭，教堂，黨會，學校是最有效力的機關，將

文化的力量對準了個人加上去；但是這些機關，並不是說盡了輔助勢力的長名單，從這些輔助勢力當中，產生了一個人。

壓向個人身上的型範，是與個人自己人格的潛藏可能力，一樣的豐富，一樣的有變化。譬如以美國為例，除了主要的文化制度以外，有如種族的與地方的等特殊方式，經過這些方式，普通一般的人，可以反映出來。在美國，許多團體的習俗，如德國的、愛爾蘭的、猶太的、波蘭的、捷克的、斯干第那維亞的，又如東部的、西部的、南部的，又如各經濟階級的，又如各宗教的，以上一切的習俗，組成一種媒介物，經過這媒介物，一個巨大的文化方式的器械，可以印在青年的心上。除此以外，在一個人的經驗的歷程上，及在一個移動力特大的國境裏，以及藉着家庭關係，工業，教育，政治，而有的社會團體非常綜雜的情形，發展了交錯的文化與型範。與其他大多數國家的文化背景比較起來，美國文化的背景，是呈着雜色並且是不依常規的，雖然，從另外一方面看來，美國的文化變遷的速率是這般的快，凡是其他文化往往所特著的構造的固定與爭論的派別，在美國文化中間，尋不到同樣限度的現象。

我們也許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從各種方言與文化的這般撲朔迷離的混亂當中，能不能推演出來任何一種有效力的社會教育。雖然在言語與有些表面上的風俗表示異點，這些團體的文化遺傳並不是這般的大相差異。大體的說來，這些團體都具有西歐的文化，而西歐的文化，就把寬廣綱要上說來，在一切宗教，家庭，教育，藝術，工業，農業，行爲的禮法與式樣的內部構造上，具有許多顯著類似的地方。一個團體的箴言與實施大部份，可以用隨意

的翻譯，移轉給另外一個團體。眼睛與耳朵，倒要比有辨別的智力或是行爲研究者，找出更多的異點來。

學校以外的團體，用各種間接壓力的實施，對於未來的公民，並沒有竭盡了牠們的影響力量。這些校外的團體實施有力的運動，其目標，就是要影響青年的態度與行爲。一個廣大勢力的網狀組織，是安排好了進行的，往往這種組織裏的勢力的性質是相反的，來構造來代的政治與社會的特徵。這些有組織的運動的效果，或者比有幾個團體的習俗的不知不覺而恆久的壓力，要小得多，但是這兩種勢力放在一起的時候，組成一種理性的，象徵的策略的一個強有力的陣勢，以抓住青年的情緒與智力。

從一個調查裏指示出軍隊，教堂，工業，勞工，改革，兄弟會，律師，他們如果可能都拋出最廣闊的網子，來絆住青年的想像力，並且徵求青年的意志。只有按着這些協調的努力，政治與社會教育的過程，當實際受指揮時，可以得到似乎一幅清晰的圖畫。要是忽略了這些呈現雜色的文化型範的交織與作用，就是遺漏了這複雜的美國實況的主要特徵。

在現在的時候，與在我們國內，學校之在一切社會訓練的機關中呈顯着尤爲重要專供現在教育機關使用的經費，人員與智力，有非常的增進，這種狀況表示努力預備參加社會生活的焦點。教堂，家庭，團體或祕密黨，最廣意義的文化制度，這一切對於來代的訓練，都有輔助的，但是最重的負擔，加大的放在國內的教育機關上面。

所以公民教育是個人所接受的較大的社會教育的一部份。公民教育是爲政治行爲及在實踐政治職能時

的行爲式樣的訓練。不可避免的，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是緊緊相連的，並且與後者不能完全分開。實在的，現在有些人，他們主張無分離的可能。好多世紀以前，亞里斯多德提出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好人的美德，與不是與一個好公民的美德一樣？答覆的話是這樣：在一個理想的國家裏，是一個是字，在一個非理想的國家裏，是一個否字。

一個壞人也許是一個好公民，或者是相反的說法，這個論調對與不對，爲了分析起見，可以將實踐公民職務時最有用的特質，與大團體中一切社會職務分開；對於公民教育的材料，應當開始當作特別考查的一個問題。不過，這樣進行的時候，緊要的就是不要斷定說，這條分界線，能夠極分明的畫下來，也不要斷定說：在社會與公民教育之間，實際所有的密切的交互關係，在人類教育的進行過程之中，所能夠忽略的。

第五章 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的合一

當我們考查公民教育的社會背景的時候，因為許多重要方面缺少充分的交互聯繫，進行程序因着大為削弱，在這樣情形中各種的要素，有可以更加緊密更加有效的牽攏在一起的可能。底下的幾件事可以容許有更緊密調節的機會：

1. 公民學科與其他社會學科之間
2. 社會學科與整個的學校的課程之間
3. 校內生活與校外生活之間
4. 在校的年代與出校後的年代——成人生活——之間

當批評公民教育與他種的社會訓練的合一的時候，我完全感覺到我自己學識有限，只能夠貢獻以下些微的建設。這些建議是我當大學教員的時候，以公民資格而得來的觀察，以及在各處當官吏與顧問，所得的經驗而產生的。並且無論如何，我不負責表示，用什麼樣的課程，或者是用什麼樣的教學法，來獲得這些目的；同時我也不為任何特殊的制度所束縛。這些事非著者專門能力所及，必待那些專門家，因為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曾在那教授範圍以內的，得有實際經驗的。這樣預先聲明以後，或者可以允許我簡單的討論到公民學科與社會學科的合一，

社會學科與整個的學校課程以及較普通的與社會課程的合一的問題罷。

1. 在這世紀前二十五年當中，我們在社會科學的範圍裏所得到的經驗，指示我以避免過用分部法的重要，過用分部法使得社會學科各門陷於孤立的地位上。在美國尤其是如此，因為在美國分離是最利害的。其始先由歷史與經濟的學科起，次社會學與政治學，以及後來的人類學的教材亦裂開而變成特殊的學科。但在其背景上，尚有法律，倫理，心理學，哲學。從前用專門的方法去研究，已有許多的利益，這些利益仍舊要保守的，但是這些科目，雖有共同旨趣的中心，可是陷於孤立後，就引到不幸的結果，所以到末了開始一個強烈的運動，要使各科目能夠發生更緊密的關係。

一九二三年所成立的社會研究會，就是表示這個新目標，其目的是要將在共同範圍裏的各種教材，拉到更緊密的在一起，要交換經驗與觀察點，要在合作以獲得科學研究的工具，並且在各種的社會學科上，要完成一個較良的綜合。

這個觀念，在各地深種下了根基，現在各大學裏，都有社會科學研究會，務使社會觀察點，有更緊密的關係。如在哥倫比亞（Columbia）門尼蘇他（Minnesota）與芝加哥（Chicago）各大學裏，近來在組織各樣社會科學入門的科目的時候，是承認這個原則的。普通這些科目差不多有一年的工夫，來集中考查社會組織的各樣的過程，集在一起，或者彼此在緊密的關係上。在芝加哥大學，這種辦法延長到第二年杪形式上也是一個合一的科目。

這社會科學研究會，現在包攬有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統計學家，歷史學家，與政治研究家。前此會議中有一次，我欣然對大家介紹三位舉國聞名的人物，他們都是從同一個著名的機關來的。一位是研究歷史的，一位是研究人類學的，還有一位是研究公共衛生的，但是他們每一位都問我關於其他兩人的話。「適纔演說的是誰？」這句問話在社會科學裏的普通情形中，意味是深長的。

照樣，在小學與中學教授的層次上，可以應用這同一的原則，不過應用的範圍與程度，要更加大了。社會經驗的展開，並不似政府的，或經濟的，或是歷史上的經驗一樣。經驗之組成是由多股合成的，在早期分析的時候，不必作過細的觀察。在競爭中的教材，自然希望早點成爲課程中的各部份。競爭的教材也許更希望牠們自己能任合一的職務，或者希望能夠任引導的主要媒介物或主要的道路，但顯明的，這問題不是一個學問上分門別類的問題。

廣泛地講來，在公民一方面，這些裁奪上的爭論是沒有意義的。公民方面顯著的目標是爲未來公民的訓練，名詞方面是應當叫作歷史學呢，或經濟學呢，或社會學呢，或公民學呢，這問題在社會幸福的較大眼光看來，是無甚緊要的。或者有人主張歷史學或政府學這兩門科目應該定出一定的量來，這樣是不是在這幾門範圍之內，會增加學生的人數，與教員的市場，從急切需要改善現下不滿人意的情况看來，這問題是不重大的。

無疑的，在高等層次的教授上，專門的區別，將要實現。在專門的區別之中，政府學的特殊講授，與其他社會學

科的部份一樣。不過政府學的正式成立，也許會操之過急，因政府學是社會生活的一部份，假設與社會生活一刀兩斷的話，這結果將要不堪設想。這樣能使人發生一種觀念，就是政府是一件與社會生活離開的東西，其實，政府是許多社會生活中運用職能的機關當中的一個，有組織的安置在社會環境的骨骼之中。再進一步說，假設我們引目前途，則下一代的政府與其他社會事務的交互關係，多半是要比從前更加緊密，這是清晰的一件事。我們正在進行的社會與政治的關係的過渡，如果要成功，大部份是在乎便利的設施，有了這便利的設施，公民羣衆能夠欣賞包含在其中的許多社會因素之間的交互關係。在社會的一種自由制度之下，可以使得政府另外自己立在一傍，比在現今社會化趨勢的時期要更有成績，因在社會化趨勢的時期，機械與社會創造的進步是到這般地步，需要最大的留意，爲的是使社會與政府的進步，可以善爲合一，用不着太大的壓力與緊張。

從這些方面看來，一件非常緊要的事情就是我們必須努力使得狹義的公民教育與廣義的社會教育合一，使得政府學及政治材能與技能的發展，作爲大社會發展的一部份，但不要離開社會與政治生活的基本因素。或者也可以這樣講，這不是一件無課程或課本有多大關係的事，乃是教員及學校中一般精神的一件事；大體講來，我們必須要承認這是對的。一個良師，或者是一羣良師，被社會精神所浸潤過的，能夠使得最後的結果，比教科書讀本或科目聯合起來，更有效果；或者在此點上，不是在課程上，伏着更有效的公民與社會訓練的希望。不過，現在有訓練的教員缺少，所以更加緊要的就是課程與課本應該貢獻一切可能的補助。

這不是說政府的問題，不應該有單獨的考慮，不過有一件事，是很要緊的，譬如說，不應該使政府學與經濟學的主要關係，及與每個學校中所有其他的社會學科漠不相關。在每一種政治制度之內，有重要的事實，及某種的過程與關係，這些是公民不可少的工具。政府學科是有價值的，這些價值是不應該丟失的；還有一件事情，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在政府學的材料與過程上，較為專門的訓練在教授制度許多的地方，是有迫切的需要。但是這是要的，就是講政治的時間，不應從其他社會課程的各節目的接聯及相互關係上出發。

2. 還有有同樣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所稱爲的社會學科，與學校中整個的學科，是應該合一的。在一種特殊意義講來，社會學科是參加社會生活的準備，但是從更廣的意義看來，也可以說，一切的科目，對於同一的目的，都是有幫助的，雖然是一切的科目，不是這樣直接的集中在社會行爲之上。語言與文學，在社會結合的社會行爲的影響上，有密切的關係，並且也許是最重要方面的教授工具。許多偉大與感人的行爲型範，在文學上達到牠們最有效的表示，並且在社會訓練的估量方面看來，牠們是不能漠視的。威爾遜 (Woodrow Wilson) 他有一次說：『一個國家的政治，較多的從牠的詩句中，找出比一切從有秩序的作家所寫關於公共事務及憲法中爲多。』

地理學與生物學尤其是在整個的社會問題上，有直接的關係，因爲遺傳與環境的勢力，必須與民族的偉大文化所遺傳的勢力，相輔而立。社會地理學與社會生活學的涵義，在一個團體社會關係的未來的任何籌劃上，是不能刪去的。就是化學與生理化學，在當時發展趨勢的真實的情景裏，也不能忘卻的。從近代的生物學與化學，雖

能知道將要產生何種的社會統制與釋放呢，一個有希望的公民，投入世界的時候，從近代科學的發明，直接應用到政治舞臺的當中，假若他不知道會發生什麼的話，就不能夠算做受過正當意義的教育。

在物理學與機械學裏，未來的公民，有極重要的社會涵義，現時的應用技術學的革命，傾覆了社會，經濟與政治的世界；並且現在每一種徵兆都是表示着這種情形將來還是要繼續做下去的。近代發明，可謂迅速，從一九〇一——一九〇五年有十四萬三千種，從一九二六——三〇便有二十一萬九千種的數目了。單單交通方法變遷的效果，已經是深遠的了。那些新發明傾覆了美國的統治機關的單位，並且促成了政府實施整個的改組，同時牠們在經濟生活途徑上的勢力更加驚人。牠們影響於家庭，教會，如同影響於商業與政府一般，並且對於我們進入的新境界，牠們或者再要引入更加驚人的變遷，這些變遷需要適應與重新的調整。

所以這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事，就是所謂的社會學科，不應該令牠們離開其他的學科，飄流得太遠，那些其他的學科，雖然沒有標明是社會學科，但是在社會事體的途徑上，行使着一種重大的勢力。如若失此不作，就應受一種社會的刑罰，這種刑罰對於構造生活的材料，絕無有重要的關係；而且漠視了一往無前的變遷，這種變遷現在已經使得我們的政治家莫明其妙，或者將來再要使得他們更加困惑。倘若這個分析阻止了一種同樣必需與同樣重要的社會成分的綜合的可能性的話，那末爲了分析起見我們應該付了過高的代價，我們也許學習許多，知道很少，因爲是某種專門區分過早的一個結果；或者專門的區分，行得太遠的結果；沒有回想到生活真正深入所

在的關係。實際生活中，科學與社會行爲也許是大脫其臼。福特院行長 (Dean Ford) 有一個巧妙的例證，證明脫臼的情形，他的舉例是有一個人，爲着要聽占星家預言他的未來而用無線電，無疑的，他對於型範的不合，是十分的不自覺。實際的評判力——智慧——及科學的有創造力的發明，這兩件都是從接觸的深處，從各樣的關係當中產生的——這些接觸與關係，在成立某種新型範的時候，藉着機械作用，藝術工作，創造，觀念與制度，意想不到地聯合起來了。

來代的人所需要其程度，爲種族歷史上前代所沒有過的東西，正是這種精神及調節。現在要是失敗，就是在人類生活，最危險的關頭，在最重要的點上，完全的失敗了。沒有一處是比此處渡過專門技術發明與社會發明之間的裂隙，有更急迫的需要了。

3. 學校生活與出校後的生活的合一問題，是一個最嚴重困難的一個問題。我已經討論過競爭團體，牠們扶助着來教育未來的公民——家庭，教堂，朋友，時間與地方的巨大的文化型範，包含着人格及其各處環行的勢力。籠統的講起來，在這組競爭的團體當中，學校的勢力當學齡、學年，在校時間正在伸展的時候，尤其是在城市中，是時常傾於擴充的，但是未來公民的社會教育，要是沒有將一切的勢力，放在一起，當作決定最後結果的條件，那麼這是一個極狹窄極不充分的見解。有時候在這些團體當中，這一個或那一個團體隱現着是最大的與最強的，但是到末了，牠們都要歸於壓力結束計算之內，從這些壓力當中，人格及儀型因而出現。

在一種家庭，教堂，朋友，文化，學校，結連在一起的情況中，必會產生組織縝密及強固的社會訓練，這是沒有問題的，不管一個觀察者對牠認為充分的或是不充分的，「好的」或是「壞的。」反是一個因素或者就可以支配其他的因素；或者有混亂與衝突，以致基本標準減弱，理由就是缺乏公共了解，這了解是埋伏在行為的根基裏頭。這時候，不是只有一種的正確型範，也許是有好幾種哩，這幾種是不能互相容忍的，乃是互相衝突的，相反的自然，為一切個人，這種情況，也許不會一樣，因為有些人，或在強烈的統制之下，其他的人是不受這種統制的，或者是受各類的統制的，大致的結果，是社會或其他行為標準的不平均。

在社會與公民訓練的一個廣大的制度裏面這些支離力量怎樣可以調和呢？在淨剩的結果上，學校的貢獻是什麼呢？

我們美國的制度，除去社會勢力的綜合的主要問題以外，還呈現着兩個特別困難點，就是：

1. 宗教教育離開學校教育而獨立，在底下幾點上，如同操作教育，是一個有特殊困難的問題。
2. 學校中普通所採用的商業規則及政治實施與公民禮法，常常有歧異的地方。

這兩點在我國比在其他世界上的大國，是更難以解決，因為在其他大國，差異是沒有這般的顯著。還有（1）家庭的勢力，被我國人民好遷移的特性所減弱。（2）宗教的勢力，因為有宗教各種競爭制度而減弱其中任何制度的力量。

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可以假定的說，學校的勢力在某種程度之內，還要增大的，這句話，在某種範圍之內是對的。從另外一方面講來，教師本身在比較的短時期以內，大致都從同一環境出來添補的，不能逃避圍在他們身傍文化標準的色調。自然，對此有許多的例外，因為教師有時候離開他們自己的文化式別，在各種文化式別當中，尋找他們的工作，尤其是在城市社會裏，或是在國家主義的居留地裏面。假若這異點是一個堅定的異點，那麼在當地的調整多半是會辦到的，同時這些教師仍屬於他們自己的團體的。

在美國現在要實現，各個宗教以及宗教教育與世俗教育的調和，大約是不可能的，並且在這方面，沒有得到什麼進展。操作教育研究者，曾努力要想出關於這方面的標準與學科，但是到現在為止，雖然他們有求一個出路的勇敢的努力，但已覺得本身是陷在重困之中。

雖然如此，仍有幾條接近這個問題的路線，提出可能改良的辦法。在社會教授的課程之中，有一件可能的事，就是將團體的分歧點以及團體標準與禮法的分歧點解說清楚，並且利用這個情形，來提出這些進行中的標準，與趣與概念的寬廣與繼續的和解的問題。知道這些因素以後，並且知道這些或其他類似的要素的可能的繼續以後；在一個有組織的社會裏，見到個人與社會較大的利益的時候，應當怎麼辦呢？

世界上是充滿了競爭與合作的法典與相異的標準，對於這些事物，每一個人生活過程前進中時候，必定要處理的。從這競爭的矢忠制度當中，每一個人將要選擇那些誘導他最力的，並且在各團體當中，他自己主要方

面不附屬這個團體，必附屬於那個團體，或者實在的附屬於許多的團體，各團體的差異，他自己可以調和。在社會關係之中，可以找着差異與一致，這些歧異的調和是巨大的社會與政治的過程的一部份。從差異當中，新綜合可以做得，並且高尚的行動是可以實現的。

這些與其他類似的考慮可以呈獻出來，當作公民教育或社會訓練過程的一部份。未來的公民，對於這些歧異點，並非是感覺不到，但是他所需要的，是整個解決的輔助，所要整個解決的問題就是在他自己的人格上與生活型範上。差不多任何一種的合一的型範，是比雜亂無序的型範來得好，因為雜亂無序的型範能夠給予負荷者以不樂，或者更將給予社會以不樂，在社會當中，這負荷者是一份子。

實在的，社會團體與禮法的多元主義或是叫做差異的現象，同時平行於個人生活的當中，在他自己人格裏面，常起有內爭；實則個人心中之內爭外戰，不減於外間真正的內爭外戰。他在外面看見波浪翻騰的世界，在他本身裏面，他也可以看見波浪翻騰的人格。一個人對於他自己的人格合一問題，並不比一個社會或一個國家對於合一問題，能夠拿得穩些；每一個人的內心世界，如同外面世界一般，同一的適合與綜合的過程，是進行不斷着。對於未來的公民，講解外間爭鬪的性質以及秩序制度發生的過程給他聽，就像用他充分了解的言語，同他說話——是他自己心中的言語。苟吾人試告他沒有這種爭鬪，或者是漠視全世界的爭鬪，那末這種行為不過是奠下漠視不惑，矯飾的發展的根基而已，因為對政府的觀念與行為的式派，在社會或政治世界裏，不安置在堅固的實

際事實之上。簡括的講來，組織，禮法，與行爲的多數主義可以宣示出來，並且牠們的合一問題可以真正的現實的呈獻出來，當作一切社會有生機的人物的一個主要的問題，不應該將這種問題漠視爲社會生活的一條黑暗路徑，不必去仔細審察的。

研究其他國家，就可以顯示出來社會組織與式派的其他歧異點，尤其是端士，並且可以顯出這些不同的種族，宗教，文化結成一種合作而有力的大集體的途徑與方法。無意之中這個研究可以輔助國際通曉與世界秩序的了解的發展，對於這件事，有關係的敘述，在這本書的前面幾段已經講到過了，並且敘述的式派是這樣的，對於國家的組織及發展的基本問題的客觀考慮，是最有裨益的。

實在這是一條的路徑，可以洞察不斷的過程，由是當我們歷過許多經驗的時候，可以改造生活的型範。創造是繼續不斷的，就是看來好似一種古老的有權威的禮法，在變遷情況之下，是常常受約束的；實在的，規定的生活是在重新陳述或解釋的生氣之中。一本經文的讀本，或者一句法律上的成語，代代的是生存在牠的重新陳述之中。在應用技術學進步的一個時期之中，所謂什麼謀害稍不介意，即可演成劇烈死亡的事端，損失生命，四肢，及健康。聖經上說：「你不可偷竊」但在近代工業的時期，工業發展在邊界線上的時候，什麼叫作財產呢？什麼叫作偷竊呢？一個紳士是什麼呢？「法律的正當過程」是什麼呢？這是全視乎隨時所產生紳士的行爲的式樣如何而已。

所以組織上多元主義以及禮法的衝突，對於人類，不是新的。牠們是生活上的尋常的鈎環，凡每一個公民，當他進行的時候，必須要碰着的。他所受的公民教育就是在政府與社會的範圍裏，爲這件事作準備。社會上這些多元主義與競爭的歷史，也許可以造成人類歷史上最引人入勝和最有用處的一章。

在農村情況之下，學校與家庭的關係比大都市區域，接近得多，在大都市區域裏，教師也許並不參加公衆團體的社會生活，或並不參加該特殊學校的各公衆團體的集合。這個隙縫一部份已經由家長教師聯合會，拜訪家庭人員，以及其他努力的方法，使得學校與社會發生相互的關係。

當科學的專門的技能發展，所發生的勢力的聯合，實在是太緩了，這些勢力聯合的代表者就是教師，醫士，家長，教士，精神病專家，警士，社會工作家，或者連法官一齊在內：這些人都合作着試爲兒童與公衆產生最好的可能的結果。

在這些關係上，相對的事情就是現在四散的勢力，應該用科學的治理方法，而展開來，這些四散的勢力，在最佳的地步，是單獨的各自去工作，最劣的地步是工作上互相傾軋。

我們現在一定要認清楚，學校與社會之間，有一個廣闊的裂縫。從一種意義講來，美國的教育，是第二種宗教，是美國理想主義之花，是家長希望兒女有更優良生活的表徵。先驅者移入的人民，社會的羣衆，他們希望教育能夠實現，在他們自己身上未曾實現的夢，當作引到奇妙機會的金鑰。

照這種的理想看來，他們以爲學校是與日常生活分開的，他們承認從來沒有想到在日常事務上應用的標準——往往如同宗教的事例。在遠昔禮法上，學校與生活衝突之間的廣闊裂縫，不是怎樣嚴重的。但是科學的勢力既已侵入機器應用技術學又發出以構成社會的創造，並且生活的價值與技能的平衡愈爲迫切，標準與態度之間的更緊湊的關係的需要也更爲迫切。成人教育需要孔亟，其實就在我們身上，這問題的性質是更加尖銳化。我們所遇到的製造理想主義的工作，就是美國教育的根基，是生活中的一個事實，猶如美國社會信仰的一個事實一般，對於社會相互關係，以及社會變遷的境界裏來調整情緒上的期望。

照理論上講，我們調整這種情形的方法，就是將學校的標準降低。我們可以講授騙取的重要性與價值，劫掠制度的用途，政府辦事遲鈍，是不可避免的，以及政府代表人物的庸碌。我們可以坦白的灌入商業上的少數人，或他界的少數人，是天然的領袖的主義，並且他們可以天然的索取優越的地位與統制。或者呢，我們可以照現在的學校的標準講授，等到畢業的時候，再來警告學生，這些理論對於生活實際上是不能應用的，實際事務上，一大部份的理論，必須置之於不理。

我不是在這裏堅持着以上兩種辦法之中，必須採取一種的，不過僅是指明出來，假若我們不願以科學的方法，實施於學校以及實際事務的生活問題，那麼以上所提的兩種辦法，是一個可能的事。

4. 入校與出校之間，有一個不幸的裂縫。無論在什麼標準上，教育或是社會教育並不是在畢業的那一年，

就終止了。所謂教育，不過是非正式名義中，一串繼續的智力的冒險事業的起始。當一個律師纔從法律專門學校出來的時候，並不是一個律師，或者纔從醫學專門學校出來的醫士，並不是一個醫士。一個未來的公民，當他結束了中學，或者大學，或者無論什麼階段，表示他正式學業上已屆完畢的時候，更不能算爲『受教育的。』假設一個接受者當他將學校書本關上的時候，就認爲智識發展也到終止了，那麼一切的社會訓練不會有什麼益處的。

請讀者原諒我，我在此處要講一件關於私人的事情。幾年前，有一個女子，她是讀我的市政府這門功課的，到了功課結束的時候，她來對我說：『我對於你的功課，很是失望。』『那麼你所期望而沒得着的是什麼呢？』我本來希望可以得着關於許多市政問題的肯定結論；並且我期望在用這些陳述的時候，能夠括引你爲權威者。

『我比你還要失望呢，』我說：因爲這是明顯的，我沒有能夠將這門功課的目標說清楚，這門功課的目標，是當你沿途前進的時候，使你有技能來分析情形，有解釋與綜合牠們的方法。』

假若公民與社會教育在成人教育中，不能夠比普通所實行的，來得更有效力，那麼這公民與社會教育就要失去充分的價值。也許有人問道公民教育有什麼缺憾麼？一直沿途上，不是有報紙，雜誌，無線電，演講，講道，黨派，愛國組織，示威，政府公務，這一切常常教育着我們麼？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在現狀之下的美國，這是不夠的。

這些不相應的機關需要藉着教育過程較有秩序的發展的輔助，這教育過程的發展，也許不是學校式的，但是應該適合另外的一種環境，同時又不棄掉教育制度的中心利益——努力要養成並且加強個人在他社會

關係裏的欣賞與評判。

實際上，教育是沒有終止的。新經驗的合一，直接的或是間接的，繼續着進行。或者有時候，人格與型範的分裂成爲結果。專爲注意這些經驗有秩序的組織的閒暇也許沒有，但是無論如何，這種過程是向前進行的。新的興趣與欣賞必會產生，其充分與富足爲前此所無，遠在正式學校中所供給的以外。這些興趣與欣賞應該怎樣循着個人人格而組織呢？實是社會生活的一個中心問題，若使武斷地說，學校已經處理盡了一切這些問題與其可能性，就是漠視造成生存之途的繼續的事件。

自然，現在有處理這些情形的各種方法，但其可能的方法，並不竭盡於此；若說來更加正確，可以說還沒有碰着一碰呢，爲青年教育所用的精神與智力的數量，從未轉到成人教育的方面上去，並且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在成人教育的園地裏，一直到晚近，還沒有耕種什麼過的，假若在這塊園地裏，用同等的注意力來培植牠，可以能夠成就極堪注意的結果的。實在的，有許多事已經成就了，但是仍有可能做的事在前面，這種可能對於喜歡用想像力以及喜歡計劃發展其將來成人欣賞與興趣的人，是很有誘引力的。

有些發展，可以採取直接告訴的辦法，如無線電，用普通的談話，直接達到各團體與各階級；別的方法用比較特殊的小規模性質的研究團體；再有別的方法，就是假若職業團體對於團員的文化發展是有興趣的，那末這些團體就可以藉着做發展的工具。美國政治科學聯合會正在督揮着一個重要的實驗，就是廣播一種網佈全國的

公民教育的課程。

無線電，報紙，電影，文學，在一大部份的人們方面，是充滿了用作文化進步的方式的可能性。簡括的講來，專門教育與後來人類生存上的文化興趣的發展，在這兩者有規則的關係上，有絕大的機會，所以人類經驗的合理組織的利益，可以遍處傳達並廣播於大多數的公眾以減少現在無秩序的狀況；這樣辦法，可以使得職業方面的，家庭方面的，與其他社會方面的具體的經驗，成爲一種型範，這種型範，不是從前陳腐教育的型範，乃是與世界科學與教育進步的現時與現在的階段的型範相聯繫的。

當我們默想到閒暇的新境界裏所開出來距離吾人不遠的驚人的可能性，這些考慮更可使入信服。亞里斯多德曾說奴隸制度的唯一的辯護，就是反過來假如沒有奴隸，那麼就沒有一班人用時間來計慮到國民的事務，以及計劃最後的決定了。但是在未來的經濟制度裏面，將現出豐富的機會，並且研究的方法，在向來人類經驗上，都是以研究政府和社會的各種問題，看爲不可能的，至少普通的人民，看是不可能的。互古以來，大多數人類，既無教育又無閒暇，他們白日辛苦的操作，一天到晚疲勞不息，他們的娛樂，在宗教或其他休息日與宴會的時候，纔能找到。

我們正注意於即要出現於社會與經濟世界的變化，這個變化將要利用我們所稱爲的閒暇，利用這時間，並不是一定要爲生產生活上基本的商品，這是一個主要問題，這個世紀來臨的太快了，也許我們會弄錯，並且有些

社會的不良調整，足以拖延人類解放的夢境。不過，根據於我們現在所知道的，這可以辦到的事情，就是好日子必會來的；與這好日子同來的，有人類的文化欣賞與興趣的加增的空前的機會，並且有考慮屬於公共幸福的空前的機會，那種情形，是從來所不知道的。或者是將來的成人教育將要掩蔽了我們曾經辛辛苦苦的為青年團體所建設的正式教育的制度。

結論可以這樣的說，改造公民教育的可能坦途，着實不少，但須藉着各類合一的方法，一部份是在學校制度以內的，一部份是在學校制度以外的，公民學與其他社會學科的合一；社會學科與整個的課程的合一；學校生活與校外生活的合一；學校的年代與其餘生活中的年代的合一。

單單合一這兩個字上，並沒有什麼魔力在內，或者這個特殊名詞的反覆的述說，到了現在，有些贅累了。雖然如是，這兩個字在這種關係上，不僅包括一種特殊的制度，更要包括一班的關係，這一班的關係，在社會與政治行為的新綜合裏，可以更緊密地牽引在一起。

現時狀況最致命的弱點，就是缺乏中心統一與綜合——不能夠將一幕異常難解的社會劇的複雜線索，織在一起。這合一賴以進行的成功，大部份要以新式公民教育的生氣與發展為依歸。

在這個問題的最後目的，是要將從許多各種來源所聚集的不相連的人類經驗的斷片，牽引在一起，這些人類經驗的斷片怎樣的不同，任何公民可以從他自己變遷的生活中，看得出來，並且從斷片的經驗中，建造我們所

謂的人格，我們起名叫做人格，因為現在沒有別的較好的名詞，這一個人格是存在於其他人格的一個社會當中，一個用七零八碎湊成的鳥巢與建造任何個人人格所聚集的碎塊的複雜情形，比較起來，鳥巢還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正式與非正式的教育觀察的斷片，實際與間接的經驗的零碎，這些都是從遠近聚攏來，這些東西，在固有與環境情況的勢力之下，放在一起，來產生個人政治的興趣，氣質，態度，認辨力，評判力，衝動力，吸引力，與特殊厭惡的事物。也許在我們看來，在無數的質量中要將這些因素放在一起是一件奇蹟，或者是黑暗與盲目運氣的一個結果；但是在地球圈以內的鬪爭的矢忠上，這個產生物是明顯的，並且在廣大範圍裏各式的事情上，人類羣衆所定的主意，並不算笨拙，雖然在這範圍裏做錯的可能性似乎很高。要是有更透澈的訓練的話，在一代之中，可以造就更堪注意的結果。

第六章 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的合一（續）

這是一件很緊要的事，就是爲對付呈顯在我們面前的新境界，訓練公民的社會學科所擔任的職務，是應該加以較縝密的考察。在這種發展的局面，歷史學，經濟學，政府學，社會學的狀況是什麼樣的呢？

歷史的一種很明顯的功用，就是供作團體傳統習俗與經驗的傳遞者。但是這樣的歷史，在好幾點上，是有缺憾的，我們可以在這裏考查一下。假設歷史不鼓勵人們向四週看，向前面看，如同向後看一般，那麼牠對於事實，價值與行動的型範的選擇，也許被一種假定，深深的染上了顏色，這種假定就是說，變遷原是一樁飄流無定的事情，並不是一種自覺的改組問題。像尋常所授的歷史，可以說是缺少對於未來的容積。牠向後看，但是不常鼓勵前望的眼光，或者說得更真確一些，牠不衝向前去。

在現代，歷史已經成爲宣傳特殊文化的最大的工具之一，尤其是關於種族上的文化，以及各國在牠們爲開拓與霸權而爭逐的時候，爲求他們承認或已承認而宣傳。歷史已被證明是正在尋求任務的特殊團體之傳統習俗的一個有力輸送者，且是一個回憶正在尋求政治獨力的特殊文化的媒介物。每一個團體培養其過去的尊貴，作爲現時索求權力的象徵，並且就是在已經消失的高貴與威望中，也要尋出一個強有力的要求，來恢復牠從前曾有過的高貴與威望。海氏（Hayes）指明出來，智識階級的人，怎樣的艱勉辛苦，纔造成法國國家主義的崇拜，藉

着歷史與藝術，建築成一種感情與一種情緒反應，否則也許不會有這種熱切的感情與情緒反應的存在。

但是歷史是不是在社會或政治範圍以內，選擇人類行為中特顯的型範，並且將牠們編成一本品行綱要呢？計劃上沒有這事。前後每代的歷史家，在重寫歷史的時候，現出來有選擇的某種證據，很清楚的，選擇的時候，或者從這一種觀察點，或者從另外一種觀察點而定。所以依此，蘇維埃的歷史與在沙皇（*Czar*）之下的舊制度的俄史比較起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則記載貴族的行動，一則記載農人與工業界無產階級的興起。試觀其他重寫過的歷史，在材料選擇上，與解釋上，顯示出見解來，以及在人物的特性上全照作傳記者之敘述而描寫。

這是真的，在歷史時期上，在個人與團體方面，傳統的思想與習慣可以傳達策略，適應調整的型範；並且實在的，在某種範圍以內，當着危急時期，領袖與人民的特點的敘述中，往往有這傳統的習慣與思想表現出來。但是牠也許當作一種最後的定式，一種固定的型範，不是當作一種在特殊情形裏的行為式樣，雖然這一種行為式樣，前此是合時的，但在其他情況之下，也許是成爲十分不合時宜的了。

警方說，華盛頓的品格，在勇敢的打出新路上，及不顧當時盛行的慣例與習俗上，供給了許多的例證。但是照學校課本裏普通所鋪敘的華盛頓的品格，便失去了革新的性質，而表彰其守舊的型範了。同樣，寫林肯傳記的人，在林肯的特點中，亦著重於能合現時慣例上已定的型範，而不注意他各種品行上激烈與反慣例的性質，尤其是在較嚴重的時際。這並不是說學校中的歷史，可以掩飾英雄的可愛的弱點，雖然提到英雄的弱點，也許可以使得

他們較近人性而爲世人所愛悅，但是這樣的寫法，就要包括與現時慣例相離歧的路徑，因此，這描寫的圖畫將傳統的思想與習慣變爲感情化，而不是引起理解力的了。這些英雄，在他們那個時候，不是常以創造家，發明家，探險家的資格出現。我們從那裏可以尋到那些分析呢？那些分析，是說明許多過去從人類經驗當中擷取出來的創造，組合而成爲現今問題的方法，可以在改組的大過程當中，盡牠們有利的用處。那些分析可以疎疎落落的在各處尋到一些，尤其是在晚近高級而昌明的歷史等類之中；不過後代所讀的課本中，所演述的歷史，在這種職務上，不能盡其功能的，恐怕太多了。也許將來有一種科學的歷史，其實現在正在開始，這種科學的歷史，從事於披露科學事業的卷軸，務使這種工作對於科學事業未竟的事功，有許多用處。

以歷史做爲一個階級的或他種的宣傳的媒介物的趨勢，同時以歷史做爲改組大事業的準備而發生的困難的時候，這兩件事使得歷史做新轉向的中心的位置，大有問題，如同現在所用的方式的歷史一般，來教授我們下代公民所用的標準的課本。

在一個非常時期裏，以歷史作爲向上更進一步的一種實驗的紀錄，可以達到非常有價值的目標。更加普通的，歷史是一個特殊國家的優點的放大工具，在分析上沒有辨別力，對於國際團體中的其他國家，也不提到的。

歷史對於社會與公民教育的事情，到底有否貢獻重要的職務，這件事且不去管他。但是我們卻要問，歷史可以不可以當做重新轉移的新運動的焦點，因爲在美國公民教育的新發展上，我們都相信這種重新轉移的新運

動必須有的。歷史固然有許多和巨大的價值，不過這事不是令人讚美的科學的顯明效能，我們暫時不在此處考慮。

一種新歷史的興起，少受些宣傳壓力的影響，少受些敘事式的壓力的影響，不要當作講故事的變相，而且能夠發展一種切近於功能的根基的東西，並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歷史對於行為型範的選擇，或者是更好一些，對於行為型範的組織化的事情，可以專用較多的注意力，這實在是可能的。歷史可以發展未來的更大利害關係，雖然這句話看來好似自相矛盾的，但也是可能的；牠可以想出較以前更明白的使命，如同對於進行的重新轉移與生活的改組的貢獻；歷史可以變成另是一種容積的歷史，將來成爲一種什麼，也如已往是什麼一樣；歷史論據的實用，應該更坦白更公開的承認，在社會組織更自覺的管束之下，以歷史論據作爲人類行爲組成新型範的材料；這些事件都是可能的。在這點上我不表示什麼評斷，不過，只是要指出來，在教育與統治的過程中，在歷史材料的用處的可能性的考慮裏，這種的結果，不是受擯斥的。

席密(Bernadotte E. Schmitt)講到新歷史時候所下的批評，可以說是比任何事更爲重要。他斷定說：「我們應該多多的注意到心理上的影響與因素，即是將來也應如此注意。也許這些因素要用生物學的方法，或者是物理學的實施來測量的，也許是不要的。但無論如何，假若我們要了解已經發生的事情，我們必須要打破已定形的見解的外皮，發現出來人們所說的是什麼，並且爲什麼他們要這樣的想法與這樣的說法。」

我們也不能說經濟學到現在為止，在社會範圍裏，在一個綜合運動的方向上，曾經取過一種有力的領導。上世紀一大部份的經濟學顯示了牠本身好像是大對分的一部，在這大對分裏，一方面是工業世界。另一方面是政府制度，在兩者之中，沒有什麼共同的餘地。放任主義（Laissez faire）站在一個地位上，警告兩方面不可互相侵犯，而且這兩者是從來沒有遇見過的，或者是少有遇見過的——至少在理論上，牠們貴賤聯姻的關係，從智者口裏，沒有什麼隱匿的。工業家不希望發展一種集中的行動，在這種集中的行動裏，政府也應該是一個整個的部份，但是他們爲了特殊的目標，要利用政府，同時又不要政府的力量，發展得太大，以致在社會的企業上，變成一個霸權的股東。就是連這種歷史用經濟解釋主義的，都毫不羞澀的用來表示普通的政治行動，根本是次要性質的。爲了這個緣故，就毫不爲難的利用了馬克斯教條，可是在別的事件上，就覺得那些教條是不便當的，並且有煽亂性的。

就是——一直到現在，也不能說經濟學家，照例肯起勁的負責來發展這種包含我們目前紛擾的社會的中心問題的綜合計畫；不過大致的講起來，經濟學家依賴在實施上面，善意的與合調的實施，以社會關係的自然律，來產生經濟與社會的平衡，以及爲大多數人產生最大的幸福——除非是有『政客』出來干涉。政客的計畫，不是新轉向的計畫，乃是舊式的計畫復活而已。在這裏，我們卻要承認，我們於公民教育的整個組織之中，遇着一個最嚴重的實際困難：這困難就是這種訓練下的經濟學與其政治的調解。但是正在此處，對於這整個的問題與牠一切

的困難與涵義，必須要加以公正的處置。假設對於這個問題都是畏避，那麼在訓練公民資格的範圍裏就不能有什麼進步的希望。

我們也可以假定的說，在統一一種社會計畫上，社會學可以當作中央機關，但是到現在為止，無論如何，並不是這麼一回事。社會學家在社會範圍的廣泛哲學與小片段的微細研究之間，已經交換其地位；但是到現在為止，他們在社會學科的方面，還不能居領袖的地位。就是在一個社會科學的『會議裏，社會學可以居為社會科學之一，但是不能涵蓋一切。美國二位最早的社會學家，當時最著名的，就是司班叟（Spencer）與孫諾（Sumner）他們關於政府所持的見解，與放任主義的經濟學家所持的見解相同，所以使得對於公民教育任何嚴重的考慮，都變為不可能的，或是極其困難的。他們的勢力，是直接反對為政治生活，而作有效力的準備的。

社會學在社會學科的研究中，將要居一個重要的地位，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也許不當作一個特殊的問題，因為一切的社會課程都趨在社會過程的中心問題上。社會學家的理解與綜合的觀察，在別處不能有什麼輔助，不過在社會範圍裏一個廣大綱要的製作上，是有輔助的，此種綱要，在社會學科任何的改組裏，都是不該忽略的。社會學與歷史學在傳統上的戰爭，是不應該去鼓勵的；而應該去鼓勵的，倒是各種觀察點的調和與綜合。社會學家的實際的論據與他全部的哲學，可以織入任何一套的社會學科裏面，而得有絕大的裨益。

社會學科裏，最有用的一位輸送者，尤其是在中等學校裏的，是地理。藉着這個媒介物，往往對於地球上人類

的品質與技能，要比藉着歷史的作用，可以得到較為客觀的考查。地理無論有什麼樣的缺點，全部的講起來，除在輕描淡寫上略有一些以外，不是一個宣傳者。人類學，到現時為止，不會大規模的用作社會訓練的媒介物，至少在那個名義之下，不會用過，但是爲未來的公民，在人類研究上，可以證明以人類學當作工具使用的大價值，且人類學沒有發生偏見的特殊機會。那些原始人，業已遠離，普通也不列他們作爲近代國家的仇敵；因此這件工作大爲易易。特別是文化人類學對於社會學科，尤其是關於國際關係方面，引入客觀性，很可以證明文化人類學是要有大的價值作用的。

政府學的研究者，政治科學家都不能夠以正義之色來爭辯，說是他已經解決了以下這個問題：就是將社會的零亂組織中的散漫線索，牽引在一起，爲的是要產生一種各國力量的更有效的互織。

政府學已經被插入於社會學科之中，有時候是遵照立法者的命令，因爲他曾下命令，說是在社會學科裏，關於政府學，應該有至少量度的教授，有時候依照憲法所規定的，或者是依照類似範圍裏的政治嘗試所規定的；有時候是在政府學研究者的壓力之下；有時候是因爲隨隨便便的態度，將各種的科目，在萬神廟裏，都給牠們一個地位。

但是現在的政治，不是綜合社會科學大家的政治，如同拍拉圖或亞理斯多德名義下所發展的政治；現在的政治往往不過是政府的過程與方式的一種描寫與分析，又如本書前部所提到的政府的普通式類一樣。這種政

府學的講授不是計劃好了，或者是適應好了，來作大部社會教育的中心，並且爲了公民教育，來講授的政府學的材料是否充足的問題，曾受到嚴厲批評。我們不能說大多數的政府學的課目已經計劃好了，能夠給學生一個前望的眼光，這個眼光，能將過去，反映到最近的將來與其需要上，或者能夠培養他內部的創造的能力，或者是對於創造能力的效用與實行上，培養學生欣賞及一些評斷的能力。

年來課本方面，較之往昔，已有了廣大的進步，並且對於這種變遷的重要性，有明顯的認識；不過仍有許多事情，等待完成的，就是更進一步，發展適應的概念，作爲政治過程裏的一個主要因素，並且要大膽的處置今日經濟與社會方面所現實的事物。

普通的講來，政治學的變遷關係，對於經濟學，及科學，這兩樣，都沒有充分的發展，使得牠們深遠的重要性，能夠在未來公民的腦際，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政治學在社會過程的改組裏，也沒有取得領導的地位，但是也許正在等待着經濟學以及其他團體出來領導。不過，有時候一個勇敢的思想家如比爾德（Beard）在他一本美國對於未來（*America Faces the Future*）的書裏，已經接受了這個要求，但是大概的作家，在過去與傳統的平安保護範圍內，取着一種不甚冒險的地位，已經知足了，而比爾德自己所寫的課本，又不能充分的將他的哲學集在一處。

我們要這樣的假定，並且希望將來的政府學的研究者，在構造公民教育的式派上，要比過去能夠擔任更大

的職務；不過這件事不能夠辦到的，除非對於政府與其他社會科學的關係上，以及在社會背景中的政治職能上，取得一種更寬廣的視察。這件事要不努力，將不會自動實現的，在新範圍裏，一定需要奮勉的努力，有秩序的向着已經改組的學科的目標上前進。

假使用一種方式的政治，對於舊式歷史，舊式法律與放任政策的經濟學，堅持得太緊，上述的事情是辦不到的。這種方式的政治，不願應用技術學，心理學，與其聯帶者的警告，並且不願其他社會功課在邊界線上的涵義。在近世政治行爲的改組裏，舊政治學就如同舊歷史學，經濟學司班叟與孫諾的放任主義的社會學，一樣的無謂。

全世界都在尋找領袖，尋找「一種徵兆」，假若政治學不能供給這所尋找的，那麼必會有其他的人，要走出來，他們是更茫無學識，但是他們的自信心，倒更來得大，對於社會政治訓練的一種新計劃的方向，倒更其適合的。這種訓練在來代上，定能佔極大的一個地位。我們的政府，其實可以說是西方世界各國的政府關係，都站在道路的分歧點上，除非按照今日的技術與問題的見解，來預備政治上有透澈與有生氣的改組外，在未來的社會制度裏，政府將要並且應該被放逐到一個次要的地位。

對於將來及對於適應的新轉向，當作一種自覺的與繼續的社會過程，當時不會單獨的在任何社會學科裏尋到的，但是也許必須藉着牠們的合作，藉着引向新目標的聯合努力，纔能夠發展的。政治學，歷史學，地理學，社會學，很可以聯合起來，努力地將過去的重負移到現在與將來，將被動接受的地位，移到組織與社會合作新方式的

自動建設。沒有一樣功課，對於這問題，是握有正當的回答，每一樣功課是附屬於這整個問題的重大處置。在這計畫上，如同已經建議過的，這課程裏的其他項目，不能置之不理，因為一切的科目，對於爲社會生活而施的教育，淨剩的結果，總有幾分貢獻的。地理學，生物學，英文是有特別的重要性的，不能夠遠離開這個計劃的中心的。在這個變遷迅速的世界裏，未來的公民所要探討的每門功課，對於生活的中心題旨，都有其無疑的貢獻，要待努力的。

這種事情用不着牽涉到在任何或一切這些功課中，來放棄特殊的科目；但是在課程的途徑上，要使得一切科目之間，有更緊湊的關係。在初期講授的時候，這件事顯是很難，就是在社會的一束線當中，來分理各種的線索，但在下幾期的時候，做這種工作，就可以比較順利些。

政府與工業的組織，在近代生活裏，是兩種顯著的力量，並且當牠們的關係更接近的時候，教授的方式，多半要比經濟與政治思想被放任制度統治下的過去，疏遠性必會大爲減少。這兩個題目，在將來的教學法上，是不會不隱現巨形的。

不過，我對於曲解一個科目的名詞，或者是曲解贊助的名義，在那些贊助之下，纔有那名義，對於這些曲解的事，我不關心，只要這種教授是現實的，有效力的，並且爲真正預備未來的公民，在政治與社會生活裏，履行他的功能。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期，高壓的問題，就是在應用技術學與社會過程劇烈的變遷方式當中，設備一種生活的

轉向與材能。除非實踐這種主要的工作，次要的細日與瑣屑的競爭，這種競爭，被哲學家的怨恨染上色彩過的，這一切都能被撇在一傍，就是已經成爲可疑的投機也不能有絲毫成功的可能。

第七章 公民教育的特殊工具

在前幾章裏面，關於正式學校制度內外兩方面所有，公民教育的社會背景，皆有注意到了，並且也注意到公民訓練的普通轉向與目標。我們現在建議更要特別考查爲養成政治公民資格所施的教育的特殊情形。這裏作者的觀察點非如教授政府學專家的，不過對於政治科學的若干問題，以及有責任的政府的若干實際的爭論點，較爲熟悉一些罷了。

一件緊要的事就是在起始的時候，我們要觀察貢獻於美國公民教育的主要產物的因素是什麼。在這些因素之中，我們可以提出的是政府的公務，政黨，特殊的愛國組織，傳統的習慣與思想，象徵主義，喜悅本地，言語，文學與報紙，人格的影響，以及各類概念學的影響。在國與國之間，可以發現這些因素是大有差異的，就是在同一國界以內，也是如此的。在美國分析這些因素的時候，一定需要詳細地審查這些不同的成分。

這些公民訓練的方式，在產生公民團結力的方式上與產生政治行爲的型範上，彼此互相引起作用與反應。牠們與正式的學校制度，互相關聯。此種正式的學校制度，在養成未來的公民的過程裏，仍舊是最顯著的要素，並且牠們又規定加倍努力於這公衆團體中較爲專門的教育機關。

在這些不同的要素上，我並不是要着手作一個完全的分析與評鑑。在這個時候，在沒有論到較爲特種意義

的公民教育的較特殊的處置以前，也應把這公民教育大方面綱要的特著點，來簡單描寫一下。

第一，一種的公民教育是由一國政府在公務上時常與市民接觸而產生。這政府的公務所產生的印象，對於千萬人民，在各種政府層次上的，從地方政府到聯邦政府，傳達關於政府所具價值與所含意義的概念。立法代表，行政，法院，陸軍與海軍；這一切根本上影響於公民羣衆的態度與展望，對於成年與青年人，都是一樣的。實在的，對於政府的整個的意見，也許根基於與一位高級或低級官員，在無論順逆環境之下，經過一些接觸便能決定。官場藉着聳人聽聞的大事的光榮與莊嚴，或是藉着傳達合一，合格，與對公務的忠心，或是正好相反的事情，在羣衆心目中都會留下印象。凡關於立法問題的激辯，或動人聽聞的審判，在此重要時候，倘使總統或其他顯貴官員親自出來，這些事在公民的生活裏，都含有一種意義。

若要確切地概述美國全體的官員，這是不容易的事，因為各時各地，他們的差異很大。但從寬處講來，美國官場在愛戴民主制度方面的印象，向來最爲強烈的，在維持合一與合格的一致的高度標準方面，最爲薄弱的。這代代相傳的分割制度，削弱了官員中才取人的力量，但是在最近，特別在這一方面，已經有了許多的變遷，並且在國家行政的重要種類中，已現出優越的能力。司法官最成功的事，是能夠保持忠實的態度，但是對於解釋變遷的公衆興趣方面，比較薄弱一些。

總而言之，在民主統制下所有國家各機關與各條例的方向上，管治方面教育性質的效果，最爲顯著；並且趨

向於產生政治的印象，是要執行各種公務，而以政治作一種便利的工具罷了。假若政府不能引起社會的贊譽，有時甚至反招輕視，可是至少牠已經避免了正面的厭惡與仇恨，這種厭惡與仇恨，有時是那官僚政治的制度，從他們人民當中，激引出來。

政黨是政治教育的另外一種手段。政黨在全國的人格及政策上，曾經引起普遍的興趣；牠們對於新抵美國者，補充上早日的關係；並且寬泛的講來，牠們對於一個散漫的國家，曾引致區域的聯合。雖然競選運動的層次也許是不循正軌，有時候竟至利用花言巧語以騙人的演說詞；可是概括言之，國內的爭競的教育價值，以公眾注意力與分析講求，實有無窮的偉大。這真是難以想像，假設競選運動取消以後，在政治自覺上與興趣上，拿什麼東西來填補這空位。政黨活動的範圍可以很容易的伸達到青年身上，如同到成人身上一般，並且使得下代，在國家的問題與責任上，促起他們的興趣。政黨人品的式派如同羅斯福 (Roosevelts)，威爾遜 (Wilson)，司密斯 (Smith)，波拉 (Borah)，休士 (Hughes)，胡佛 (Hoover)，這些人品，可以算作公眾興趣與愛戴的聚會點，並且在公眾反省的種類與程度上，加上了無窮的影響。更番選舉與缺少銳利解釋的爭論點，會削除公眾的興趣，可是對於政治的注意力與活動力仍留有巨大的刺激，現在看來，暫時似乎沒有其他的社會的要素可以代替的。

在競選運動中，政黨普遍應用無線電的結果使牠變成向所未有的一個平民教育的機關，並且是輸入政治興趣，情緒，與評判的一種直接的工具。政黨的領袖，有時難免腐敗，無能，與卑鄙，能夠使得對於黨的影響，加上污點

的，此種情形，實在數見不鮮，但是在公民團結力的構成上，仍不能遮沒黨的影響。

多數的國家，都立有特殊的會社，爲的是要培養愛國心，或者爲的是培養特種的公民態度。在法德俄意各國，這種關於本國青年的愛國會社，牠們的數目與類別，是特別著名的多。在美國，這些組織的活動，已由波爾斯女士 (Bossie L. Pierce) 詳細寫述在她所著的公民的組織與青年的公民訓練 (Citizens' Organizations and the Civic Training of Youth) 一書中，用不着此處再加詳論了。雖然，我們須將這些組織放在牠們大概的背景裏，當作政治與公民教育過程的合作機關，這是緊要的。

這些組織包括着廣大範圍的興趣與態度。牠們包括了集中於軍事的會社，如同從美國革命與上次的世界大戰所產生的團體，尤其特著的是美國的歐戰將士團。牠們連陸軍部本身的活動，也包括在內，同時在另一方面，牠們又有許多和平組織的工作。牠們又包括了工業團體，如同商會，勞工組織啦。他們的人員包括了從事於此種或被種愛國活動中各式各樣的種族團體與宗教團體，所舉出許多的代表。從其濟會 (Masonic order) 哥倫布武士黨 (The Knights of Columbus) 三K黨 (Ku Klux Klan) 與其他許多的社黨當中，就可看出這種友誼會與社交會。其中最顯著的特別而要在此處討論的，就是青年的各種運動。此種運動中強有力的代表，就是女童子軍，與女子營火團，男童子軍，幼年紅十字會，男青年會與女青年會。

這一切的會社的目標，決不是都爲愛國而起的，但是在公民教育重要的途徑上，他們是極有關係的。牠們的

活動，實在不但是包括了牠們所定有影響於公民活動的計劃，且要企圖來影響學校本身的公民講授的範圍與式類。

有些組織的努力是集中於下列兩點：學校應有義務，來教授關於政府學以及歷史學的教授的性質與品質。這些團體很有力量，而且很有效用，引起人家注意對於教授政府學的重要性。但是有時對於政治過程上純粹的或機械的要素，他們所注重的，也許不大適當，或許出於無意。往往此種影響教授歷史學的嘗試，染着一種顏色，就是希望產生一種定製的歷史，不是依照歷史批評上最合理的準繩而產生的；並且在各種例證當中，這個運動已經引到完全荒謬的自私自利的政治，如同在紐約市，芝加哥等的地方。

公民教育的方式從另外一種見解看來，又包括另外一套着手的辦法。就是廣用言語，文學，報紙，電影，來產生及增加公民的興趣與團結力。在各方面中，象徵主義，是很有用處的，譬如一國的傳統習慣與思想就是如此。我們可以藉着喜悅本地的心，來做發展專心愛國與愛戴國家的精神的輔助。對於公民教育，用這些方法，沒有什麼奇異，就是在廣義的社會教育的整個範圍裏面以及在社會中各種特殊團體的整個範圍裏面，也可以發現用着同樣的方法。來引導我們的注意力到激勵公民興趣以及影響政治行為的方法的幾方面，在此點上，現在也許不致有所錯誤罷，因為在諦視正式學校制度的訓練的時候最要緊是不要遺漏了牠們。對於教育真實過程的任何充分的見解，必須包括對於最後結果有貢獻的一切的重要的要素，並且要包括在社會與公民生活裏，這些要素的

相互關聯。

在工作中的公民機關之中，一種全國普遍流行的共同語言的勢力，尤為重要。溝通上建立一種標準的媒介，能夠深深的影響遍於全國的社會與政治的狀況。許多外國語言的存在，在某種範圍之內，打破了這個工具的力量，但是未來公民的普通語言，就是美國語。言語的不同，是最能發生政治上誤解的一種因素，但是在美國公民教育的過程中，沒有提出嚴重的問題，並且從前視為困難的，現在將迅速地消失了。

有了語言的相同，普通文學的力量，便成為有利於民衆，而這件事，公民上又變成普通一般興趣的團結力。自然這文學決不是完全屬於美國的，對於英國與西歐的影響，亦有強烈的反映。在美國人民的社會的影響上，英國的文學是特別的有力，同時法國、德國、斯干第那維亞、俄國的文學，也是有強烈的表現，美國本國的作家，他們的影響，尤其是在來代負責任的公民身上，極為深遠。

與這個標準文學同道的，還有雜誌與定期出版物。牠們在政治教育上，佔着極大的勢力，其中最大的，是報紙，日刊，與週刊。公民是由報章的分欄與標題裏得來。關於政治的消息與解釋，及一些直接的引導，如若沒有這個溝通的媒介物，那麼就難以想像政治生活的作用了。近年來又加上無線電與電影。在溝通媒介物當中，無線電變成有直接教育的作用，如同娛樂作用一樣，來塑造無數聽衆的態度。有許多聽衆是成年人，但是許多其他的人是屬於未來公民的團體裏面的。有時候節目當中之，就是許多大規模傳播關於政府的討論以及官員的陳述。

此外，勢力範圍更廣大的，吸引力更入扣的，就是電影。電影是現在娛樂中主要泉源之一，在宣傳與教育的途徑上，都已充滿了可能性。截至現在，這個輔助品，在廣義上構成社會態度的方面，還沒有什麼廣大的勢力，不過在任何時期裏，這電影可以變成政治教育上更爲直接的工具。

語言，報紙，討論會，無線電，電影，這些機關，同時並舉，列成一排強大勢力的陣容，凡此種種對於構成美國的公民都是時常進行其工作。按現在的情形，牠們陶鑄公民的力量是很大的。且一個熱心的人，立時就可以想像到比現在所達到的更廣更深的範圍，並且將來更多閒暇的時候，機會還要更爲擴大的。也許引導他們的注意力，到公民教育過程的巨大重要性上，並且建議考查牠們的價值，尤其是牠們對於正式學校，對於家庭，教堂，以及散於社會各處的社會分團的相互的關係，這種辦法是已夠了。

另一方面的公民訓練，可以從廣用的象徵主義裏看出來，我們叫作象徵主義，因爲沒有其他較好的名稱可叫。休假日，慶祝典禮，音樂，公共建築，紀念碑，紀念館，這一切是廣大努力的式類，以歷歷在目的形式，以色彩，動作，聲音，刻印下政治上結合的重要性。重要日期，重要示威舉動，偉大的歌典，各種偉大的紀念物，這一切也是公民教育過程的一部分；牠們對於參觀者及參加者的影響是深遠的。象徵主義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大規模建築的京城本身。在美國，對於京城的建築，於圖樣與設計的藝術品質方面，比對於城市的建築更加注意。

歐洲的儀式與典禮，最初是用於國家的宮庭裏與帝王身上，尤其是在英國，不過在美國的政治行動上，普通

以單純代繁褥是向來的特色。但是在時間進行上，也變到著重於典禮形式了。歷史上的大事，產生了傳統的習慣與思想，在美國公衆生活裏，對於儀式的地位，現在已經能够充分的認識與欣賞了。國旗典禮，在近來發展的一種特殊儀式中，最具體的一個例證，但在他處也有豐富的實證，證明歷歷在目的聚會，示威遊行，各種事件的熱烈與色彩的效果。

假若我們要計算一切政治上的休假日，一切公衆的建築，紀念館，與紀念碑等，要估量在各種政治上的『會議』所消耗的時間與精力，分析一下政治上的戲劇，歌曲，與電影的數目，我們便可發現，在這些象徵主義的擴張上，國民所費的注意力，比例是很巨大的。自然，這是必須將這些象徵主義的擴張，讓牠們渡過去，來抵禦那些宗教上，家庭上，以及同類性質社會團體的象徵主義的擴張；不過就是這件事辦到以後，仍覺在政治過程上對於建造典禮與象徵方面，用力太過了。並且還有一件事，將來愈來愈要顯明的，就是由於這些象徵與典禮，社會中大部份的社會與政治教育，都要受其影響。我們更可以進一步，計算這些佈置的事，在未來青年的心理上，與情緒上，所印下的深刻的程度。

公民團結力中一個深刻的要素，普通講起來，就是喜悅本地，熱心於本土或本村。在有些歐洲國家，這個情形是特別的顯著，那裏同一家庭或同一團體，在一塊土地上，已經佔據了悠久的時期，並且可以說那些人差不多實際上在那塊土地裏，根深蒂固了，因爲在那塊土地上，他們已經工作了許多年。祖國或母國，這種的名詞，形容這種

情形是很適當的。美國人民的特殊遷移力在這點公民團結力的要素上，大減其重要性。但是雖然如此，在政治化的作用裏，這要素仍舊繼續着做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在美國的新英蘭與南方，遷移力比較中部與西部爲小，所以愛鄉心一向是特別顯著的；不過每一處，都證明有愛護本地，同情鄰居的力量。對於本鎮，本鄉，本城，本省的感情，時常流露於重要的形式中，並且在政治情緒與興趣的發展上，有其力量。各區域也已經有本地主義的組織如南方區，西南區，西區，新英蘭區，西北區，沿海區。

雖然，在許多實例中，已經發展了一種轉移，就是從愛一隅，轉移到愛整個的國家，或是至少愛合衆國北美部份的土地。這樣一來，祖國就是這整個的面積，並且這凝着力就附麗於我國土地的大延互。在建造一個國籍的時候，無疑的，這種情形是幸運的，因爲本地主義發展得過強以後，要將遠大範圍的共和國的力量削弱，並且在任何事情上，國家職能實行的時候，如要有一種統一的階段，也許是不可能了。美國南北之戰實在是一個過分的本地主義潛入的危險的一個例證，尤其是這個戰爭附有經濟利益與社會理想的衝突在內。

美國的自由土地政策，移民的輸入，這些移入的人民，已經棄掉他們傳統的習慣，無可比擬的人民遷移力，這一切使其建立一個較大的組織，覺得更其緊要了，有了這種較大的組織以後，可以使得成人與未來的公民的愛護心有所寄託。這就是國家的觀念，作爲忠順與政治上感情的籠罩點。

在思家的憂鬱病之中，有一種不甚了解而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個人對於鄉土，對於家庭，對於鄰里，對於國

家，對於一切在生活例行之事所熟稔的，所習慣的愛護，擔任了一種重要的任務。就是這迅速前動的美國生活，在人類結合上並沒有抹去，這些重要的要素，並且這愛地方的勢力，在政治矢志的組織裏，仍舊是一個大要素。

雖然這對於本地的矢志心，已經轉移到矢志於國家的大計畫之中。在這事情上，情感常浪用於小範圍裏的，如若用在別處，也許附著的更加堅固，因為在所講到的大構造裏，轉移的運動，進行得很快的。對於像美國這般大的範圍的國家，熱烈愛戴心的生長，雖然是困難，要非絕對不可能的，因為英人對於英帝國的愛國心的生長，在現時我們的時代，已經演示出來了，並且須知道他們國土的位置遠不如我們的土地的合整。

在一切制度裏，偉大人格的人們，在引起公民興趣與愛戴上，所盡的職務是廣大的；在美國共和國裏著名公民的地位，向來是很重要的。這些人物具有他們固有的價值，又加以他們做了團體所選擇的風俗習慣的傳遞者，傳達到下代。華盛頓 (Washington)，蔡佛生 (Jefferson)，翟克生 (Jackson)，林肯 (Lincoln)，羅斯福 (Roosevelt)，威爾遜 (Wilson)，做各方面事業的偉大男女，來預備國中事業的背景，因美國有此能力來產生這類的人物。名人紀念館，或是各處的名人紀念館作了舉國炫耀的中心，並且個人就樂為認明自己是屬於這個國家的，這個國家是由有光輝的人物所表現的。在個人週圍，產出紀念館，紀念碑，繪圖，神話，然後崇拜英雄的儀式出現，當作教育與感動興趣的媒介物。

沒有一種公民的力量，比一羣卓越人物的力量，來得更強，因為這班卓越人物，是國家功業與稱頌的傳遞者。

自然，這個情形，在一切其他社會團體裏，也是如此的，每一個團體中，在牠們特殊的範圍裏面，有牠們自己特殊的領袖與英雄。就是所反對的英雄，到了相當的時候，也會被崇拜與擁護。在美國這種事情，最著名的例證，就是崇拜李將軍（General Lee）與南北戰爭中其他顯著的人物作為國家的英雄，不管他們在戰爭時候的態度是怎樣的。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是變為偉人。同樣的，蔡佛生（Jefferson）與翟克生（Jackson）到末了被崇拜為有特別的榮譽的民族偉人；羅斯福（Roosevelt）雖受過最苛刻的批評，威爾遜（Wilson）雖受了劇烈的反對，但到了相當的時候也被崇拜為顯著的民族偉人。

從前幾段可以看出，公民教育的過程，起初是安插在廣大意義的教育的寬泛背景裏，然後安插在比較狹義的社會教育裏；然後再安插在寬泛解釋的公民教育裏；最後集中在制度化的機關所發展的公民教育的正式過程裏。

從一種見解看來，一切的教育在牠的目標裏與涵義裏，都是屬於社會的，不論名稱是否叫做社會教育。社會教育是深愛着下列機關所給予的幫助，就是家庭，教堂，朋友團體，以及各種文化勢力，對於人格上有關係的。公民教育藉着以下的機關，如同政府公務，政黨，以及特殊的愛國組織，可以更直接的進行其工作，並且利用這些工具，如語言，文學，報章，電影，藉着無數種樣的象徵主義，藉着愛本地之心，藉着傳統的習慣與思想，概念學，以及藉着有光輝人物的權力最後集中於我們所謂的公民教育的制度化的方式裏。

第八章 政府的趨勢

這是非常緊要的，就是政治教育應該包括對於政府當局以及政治權力的過程與方法中所發生的問題與演進有所認識；並且我們可以堅請在公民教學的要素上，要比尋常更加著重。

我所受到關於政府的最初正式教育，是從一本論文叫做文明政府裏面得到的，這本論文只限於分析美國的憲法。這本書卻被這樣教着，好像政府是一點也沒有問題的，只是記憶課本的能力問題，或畫成好看圖解在黑板上的問題。後來，課本漸注意於政府工作的敘述及其實施；再後來的課本裏，論述到在政治世界裏面的傾向，在某種實例上稍為詳細些。但是對於課本，細加考察以後，現出許多課本，在這些趨勢上仍舊落後。

我們鑒於美國的社會與經濟制度所進行的急速的變遷，與在政界裏不可避免的調整，覺得與最近的發展並駕齊驅，是尤其緊要的。爲了這個緣故，應該與政府的上下機構裏的進步的變遷，更加密切的接近。這尤其是要與那些較爲基本的因素接近，因爲那些基本的因素影響於政治組織與職能，最爲深巨。

將一切趨勢，都列在這裏，勢所不能，並且無論如何，牠們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不過，這也許有用處，來把注意力引到美國政府裏一些特著的趨勢與急迫的問題，這很可以做爲公民教育中，大可注意的題材。對於公民，非常緊要的，就是他應該欣賞影響於政務的各種主要變遷與趨勢，並且使得他們自己，在時間前進的時候，習於期望這

種變遷。現在在那些有特殊意義的變遷與趨勢當中，最主要的是：

1. 工藝上發展對於一般社會生活的關係，特別是與政治生活的關係。
2. 新式組織的興起，截衝開舊式組織而上來，尤其是在經濟界裏的。

在任何近代政府的研究裏，科學發展以及工藝與機械設計的性質與影響，都是基本重要的。比方，交通與運輸的方法，在政府的區域上的關係，對於公民是充滿了意義。舊地方的分界線，如同鎮區、學校單位、郡、城，深受近代運輸的影響，重要的重新調整變成必需的了。各省各國的位置，也是深受同樣變遷的影響；並且未來的公民必將發覺更要以近代的交通，來解釋政府。這並不是美國人多半對於機械與工藝的進步漠不關心，乃是他們對於政府與工藝之間的關係，也許失於觀察。

同樣緊要的，就是觀察新權力的興起，如同近代公司。現在政府的傍邊，發現了廣大合資的經營，統制着我們的工業過程，範圍上是有加無已的，有時候連政府本身也在其內。近代公司的興起，曾使經濟權力集中，能夠與近代政府，在同等的地位上競爭。這樣，我們發現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對抗着。『將來我們也許可以看見經濟組織，就是現在以公司為表率，不但與政府在同等的地位上，也許竟然代替政府，而做有統治權的社會組織。因此，公司的法規，為這個新經濟的政府，也許有作為憲法上的法律的可能，同時商業上的實施，是在逐漸取着經濟政治家的手腕的局面。』從一種意義講來，這班巨大的公司，變成了政府，或者可以說是政府的勁敵，或者可以算為政

府的主人翁。牠們在物質上，改變了經濟界的基本概念，如同財產，財富，贏利，競爭等；並且牠們在實質上改變了政府本身的基礎。我國任何公民不能漠視牠們，因為這些情況與關係，在多方面影響到每一個人。勞工的大聯合，在我國的政治上，更獲得大權力與責任。在最近消費者的組織，似將擴張出來。

要是不顧到這些緊要的情形，就是輕視在近代生活裏所發生的最緊要的事情，並且對於政治與政府，只有一種不真確的見解而已。辦理公民教育要是不計及這些社會構造裏的基本成分，就是忽略了整個上層構造所根據的基礎。

現在的趨勢是傾向於大公司的發展，大規模經濟生活的組織，用與政府本身相似的設備與權力來與公眾有組織的政治權力作事實上的對敵，這趨向在美國生活中，是極其重要的。權力上，有這種雙重組織的情形，在許多課本裏，沒有慎重的指明出來，並且在公民教育的許多課程裏也沒有表現將要構成一個不可分離一種的部份。然而依照前面的陳述，這在近代美國社會生活裏，是無上緊要的一個現象。假若未來的公民，在這工業——政治界裏，對於這種革命化的運動的範圍，活力，與涵義，尙沒有弄得清楚他可算爲曉事的麼？

實則金錢制度的基本性質，是正在非常迅速的變遷之中，如財富，私產，私人企業，贏利，國家生產制度等等及其附帶事件，一切的概念。要是武斷的說，在這方面，並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就是等於準備一個學生，在他即要進入的真實世界裏面，去得到一個猛烈的驚駭。所以對於我們出現中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趨勢與傾向的了解，特別

是在工藝與經濟組織的區域裏，在任何政治教育的計劃裏，這種了解是基本的。不僅所習的事實與數字，對於公民，具有價值，就是慣於觀察這些變遷和過程與政府的關係，在將來也對公民最有用處。事實也許會消滅的，但是這趨勢與互相的關係，大半仍可繼續進行。

還有一個重要的趨勢，就是新都市地方漸成爲權力的傾向，牠包括一個中心市以許多簇小分區環繞之。這些新地方既不能列爲城市，鎮，區，郡等，又不能列爲特別區，現在共有九十六處，已經容有美國人民的百分之四十五；因此改組這些地方的方法，構成了我們政治制度上一個最大的問題。

與這個趨勢並進的，就是努力的改組美國各處以及全世界各地的農村管理，市鎮，鎮區，小城，小村的組織與職能，如同各郡的組織與職能一樣，惹動了普遍的討論，並且引起了許多不同的計劃，有的是爲改組，有的是爲轉移職能，有的是爲重新調整到其他政府的單位與機關。

美國政治中，有另一種重要的趨勢，就是各種壓制與獎勵團體的興起，在立法上以及在各式政府行動上，有廣遍的勢力。這些機關，往往比正式政府本身來得有勢力，要是對於牠們，以及牠們工作的方法，沒有一種清楚的認識，那麼要了解許多在我國所發生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這些機關提出許多關於投票者對於代議政體關係的問題，所以我們早一點開始考究這些情形，也是很好的。

美國各級執行領袖的日見重要，在美國政治生活上，如同在經濟生活上一樣，是一種極有意義的趨勢，值得

加以極嚴重的考慮。這種考慮，可以從我們經驗中所呈現着較簡單的情形起始。分權與平權的學說，有時候遮掩了所發生的事實的意義，或竟進一步阻礙了真正發生事件的較為清晰的了解的進行。領袖人才的事實與品質不是限於政治範圍以內的，在其他社會區域之內，有許多豐富的材料，證明具有同樣的原理。

隨這領袖人才的發展而來的，有公務行政的發展。這種發展在美國政事裏，比較是一種新的概念；但是現在變成最重要的一種概念。行政職務傾向於專業化的趨勢，行政成績傾向於較高標準的趨勢；這些趨勢，對於每一個公民，是極為重要的。負責行政官員所作更有效率的組織的運動，（現在有一千七百多個團體，已經有此種運動，）或者在美國政治上，標明一個新紀元的開始。這些組織所造成的圖表說明，隨時都可以應用的，凡是研究政府的題目的人，可以利用這些圖表，得到極大的利益。在同一的關係上，便有機會說明新式機關的興起，（就是指行政委員會）何以牠的權力的一部份性質是行政，一部份是司法，還有一部份是立法；並且表示出來這些新機關怎樣實際的工作着，例如公用事業委員會啦，或者是衛生局啦。

在政治生活裏，這些行政的趨勢，是絕對基本的，並且對於一個舊式腐敗制度之中的政府怎樣能夠以新技術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情形，都能供給歷歷如繪的說明。這些說明隨時可以拿出來與在教育上，商業上，勞工上，農業上或宗教上的類似的設計比較。牠們很可以做成考慮政府整個構造的基礎，因為我們所講的最大問題，正是集中於此，並且在這點上，為後代，紀錄下神速的進步。使得別人，對於行政的性質與職能，有一種健全的見解以後，

在那個基礎之上，可以成就許多事情。

在政治教育裏，開始改組民事與刑事的機關，是極其重要的。知道什麼是主要的問題，以及這班裁判官與律師，對於這些問題，怎樣入手，也是有用處的。司法組織與司法行政的整個機構，一向爲美國律師業中最大領袖所劇烈反對的，如柔特（Root）塔虎特（Taft）休士（Hughes）等等。公民必須要知道爭論之點是什麼，並且必須知道一些關於隨時所建議的較妥解決的辦法。律師、法庭，與法律本身的舊見解，在現況下，正在迅速更改之中，並且下一代的人，在着手於這種問題的時候，必須約略了解現狀如何和爭點何在？

政治組織上普遍繼續存在着腐敗與無能的現象，特別是有組織的罪惡的新發展，（就是狡計敲詐與商業上的欺騙）在任何公民教育的開端裏，都不該掩飾過去的。關於這題目的材料很多，並且色彩也很生動。假設覺得在當地應用過於直接，不妨在不遠的地方，尋到同樣合用的實例。紐約總能夠從支加哥取實例，而支加哥呢，假設需要的話，可以倒回來從紐約得到實例。這些實例，可以置於行政進步的背景相反的地方，並且牠們兩者之間的掙扎，也可以弄清楚，將在危險中的爭點提出來。

我們公民教育特大的一個弱點，可以在國際關係的範圍中看出來；但此種觀察，迫切地需要一種較高的詭智，藉使健全的國家政策，受着輿論的擁護，（即最後的主宰）得能完成而見諸與實行。我們許多的課本與科目，非常可憐地殘缺着國際關係智識的適當背景，這國際關係在現代國家的生活裏，佔着大部分，現時不論如何調

和，將來還必明顯的仍佔着生活的大部分。無論我們希望養成閉關主義者也好，或是大同主義者也好，或是國家主義者也好，有一件事情，是同樣緊要的，就是要使人知道關於國家的主要事實，要使人了解國際往來與國際關係的動向與過程。

現在除藉地理爲媒介外有否灌輸關於國際關係的任何適當概念我們實甚懷疑。地理看來似乎已經獲得不偏不倚到相當程度，使牠變爲一種安全的教學媒介。但是經濟與文化的關係，不過略略涉及，常未能充分供給爲評判與指導之用的必需材料。至於國際商業，交易的性質，各種文化的型範，以及好幾國所建樹的特殊貢獻等等事實在教育歷程上都見不到，在課本或科目裏，都沒有重要的地位。自然，有時有顯著的例外。

國際教育不能打破家庭，教堂，與校外文化型範的壁壘，這是顯明的事，但是國際教育也許是正在開端，並且將來到末了的時候，全部會發生一種影響的。我們並無理由來解釋爲什麼最猖獗的國家主義，要使人民對各國必需處理的關係變成無知，爲什麼要像軍隊不讓軍人，在同一奮鬥的範圍裏面知道他人的計劃與目標。在相互溝通的新世界中，關於國際上主要國家的特點她們的力量與弱點；她們對於文明的貢獻，以及她們特別的性格與技能等等，每一個公民都應該具有基本的論據，這是極關重要的一個智慧的競爭者，對於他的敵人，從不採取掩耳盜鈴的政策，但總是十分盡他所能夠的，調查他人的一切。

假設別的條件一概相同，舉凡機關對其來往的其他團體的特點最爲明瞭的，則其生存機會亦最大；不論這

種生存包括爭鬪的，或是合作的方式的。普通，在人類關係裏，知道怎樣合作與知道怎樣作戰，是一樣重要的；但是對於這些同樣重要的問題，並沒有予以同樣的注意。從前當國際關係視作國王的遊戲，外交視作一切貴族的棋盤的時候，民衆的熟悉世務是不甚需要的。現在，當國家政策是由人民羣衆來決定的時候，他們不可阻抑的傾向，必須由政府各部份服從實施；不論羣衆具有若何優越的智慧都有更大需要熟悉世務。不智的行動曾經屢見，就是因爲外交家不能向平民明白拒絕的途徑進行。

學生應使熟悉美國政府的大問題，即隨時表現的近來趨勢，並且也應引領學生考察可以應用的基本論據，以及所呈現可以採用的解決方法。這些緊張點與危險區，不是總歸一樣的，不過在公民教育的途徑上，有些較大的問題，可以陳述出來，並且可以入手的。此處附有一九三三年所浮現問題列成一表，是按照作者的指示而做的。也許別人所做的表會更好些。

就幸福，文化，工業，道德而言，政府職能的範圍與種類應該是什麼樣的呢？並且這些職能應該分配在組織的什麼層級上呢？

用什麼樣的財政政策，來維持課稅與歲入的負擔呢？

全民統治政府的性質，應該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將怎樣改造這二十五萬零落不整的行政機關如州，城，郡，鎮，區，學校區域呢？現在這些地方，被近代交通

方法，所躊躇不堪，在二十世紀環境之下，這樣惡劣地黏附在一起，又什麼辦呢？

世界上最強的國家，在國際團體中，從無政府主義與戰爭所緩緩出現的世界政治與法律的制度中，她的位置，應該是什麼呢？

在圓心與圓週之間，我們將怎樣維持一種合理的平衡呢？——所謂在圓心與圓週之間，就是說在國家統一與地方責任之間。

我們將怎樣招致，訓練，並且維持行政官員，使能夠有資格來處置龐大的社會與經濟問題而為政府所必須輔助解決的呢？

我們又將怎樣招致並且保留政治領袖人才，假如公衆對於他們的廉潔，才能與眼光，是有充分信任心的呢？對於政府與政治，我們將如何改組我們飄流無定與互相衝突的態度，藉使政府的職務與政府的公務員在政治權力日見重要的，近代世界中，得到牠們權力與威望的必需位置呢？

我們將怎樣使一種古老的制度，來適應近代的環境藉以恢復民事與刑事過程上的威嚴呢？

在政府與商業的界線上，應該要發展那種那式的國營企業，或是類似的機關呢？

在城，州，國的現代情況之下，我們應將設立那種那式的代議制呢？

我們將利用計劃的技術作為我們局部及全國經濟的一部份，應該利用到何種程度呢？

在政府的行動上，我們將怎樣最充分的利用科學與工藝的貢獻呢？我們將怎樣利用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作為社會統制的一種工具呢？

在經濟不平等的面前，我們將怎樣維持平等呢？或者是在強有力的社會與經濟團體的面前，這些團體正從各方面，壓向每人身上的時候，我們將怎樣維持自由呢？一方面要與自私自利的政黨首領對抗，而另一方面要與財閥對抗的時候，我們將怎樣維持民主政體呢？

前列的表，絕不能說是已經盡了熟諳政治的一切的可能性。這些所舉出的例證，是做為這類智識的大概，這類公民應有的智識，是重要的，有用的，但是還有許多其他的智識，也是應該有的，而且這裏所列的將來是會變化的。在這些點上，現在找着大的缺陷，這些缺陷是如此的嚴重，一方面將危及國際關係與交涉的成功，另一方面，將危及內政的措施。我們也不能決斷說，這些題目，在公民教育的課程裏，完全被忽略了。在有些地方，這些題目討論得極為可嘉；但是在別的地方，只不過冷淡地論及而已；更有些地方，論得極不適當，不管是因為教師，課本，或其他助成的原因。況且時時有新趨勢與新問題發生，尤其是在如同今日急轉直下的時期中；一時期的問題，常會被他的時期的問題取而替代之。不過這基本的趨勢，就是較為基本的運動，發展的較為緩些；並且有許多基本的問題，很可以當做諳熟政務的基石。

第九章 政治上的技術

假使熟審政府的趨勢是一件重要的事，那末了解統治權的技術的本身，和知道權力輪流的發展與崩解的基礎方法，便是更加重要了，尤其是對於近代世界統治權所發現的趨勢，要有些領悟。政治學的基礎法，比政治上的特殊問題，變遷得較為緩些，並且在有些地方，比較變遷中的問題本身，稍為容易研究。

管理政治的傳統上的方法，就是武力統治者的威嚴，到了後期便成代議團體中的商議與考慮。這些一切因素仍舊存在，不過到了最近，又有其他的因素發生，後代的公民無論是要利用牠們或要避免牠們的猝發，都必須知道這些因素是什麼？這些新方法之中比較緊要的是：宣傳；羣衆組織與操縱；象徵主義；公民教育的自身。

1. 在近代情況之下，權力的發展與應用是由一種機構造成的，要是不能了解牠們，則觀察者對於今日的政治界如墮五里霧中。我們可以這樣的問一問，中等學校的學生能不能獲得這些機構任何有用的智識呢？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假若這個學生，不了解這些機構，也不會明白他實際所生存於其中的政治界。無論如何，這些技術的初步了解，並不是學生發展的時期中所不能達到的，尤其是這種了解，在這些題目上，建築他的成人教育的基礎的時候，很有用處。

在世界上，宣傳術並不是一個新的東西，不過近年以來，藉着人類心理學更合理的智識，藉着更好的羣衆組

織，藉着應用廣告上所發展的方法，宣傳術益覺大爲進步。在和平與戰爭的兩個時期，這種工具，已經都是一樣的成爲行動中最要緊的一個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會近來成立一個壓力的團體與宣傳的委員會，是因爲要對此問題作大規模的研究。

有組織團體的宣傳，在近代政治的生活裏，算爲最強的一個因素。克德（Kind）說，『每個文明機關的掌握中，都有一種新智識，而統制這種機關，變成了生死關頭的一樁事。在集體情緒的勢力之下，製造與傳遞輿論的科學，就要變成文明中主要的科學，這是在顯明證實之中的，要是在這種科學上精通以後，一切政府與一切具有強有力的利益方面的人們，將來可以舉其所有的策略，來表白自己。』這些團體是什麼？牠們怎樣組成而且目的爲什麼？牠們行動的方法是什麼？怎樣組織牠們，來進展我們的利益呢？我們將怎樣認識抵禦方法或者反攻牠們方法呢？任何人都希望了解我們美國政治生活上所發生的事情的，但這些問題都是，必須考查的。凡是公民對於這些問題，一點都不知道，那就是對他所要進身社會後的政治生活，還沒有參加的準備。

戰爭的時候，宣傳並不減少其重要性與恐怖性。假若兵士不肯熱烈的作戰，或者百姓已失其紀律，那麼隨便有多少兵士在戰場上，有什麼用處呢？在最近這次戰爭的時候，盧丹道夫將軍（General Von Ludendorff）說：『敵人的筆比他的刀更有力量，』在實際軍事上，有組織的宣傳，來分離他們力量，證明了這些方法是有無可疑的價值。所稱爲『紙彈』的，曾被舊日軍事司令所輕視的，但是時間前進，就是昔日的一班遺老，也懂得有組織

的宣傳部的價值。紙彈有時竟能化敵爲友，這是紙彈比普通子彈所能完成較多的事情。

關於宣傳題目的豐富材料，現在可以應用，並且有許多正在發現中。這許多材料性質上是專門的，但幾乎在任何層次上，存貯着大量有用的論據。我們再可以添上一句話，就是許多宣傳的論據，都富有生動之趣，並且對於日常與眼前的情況，就能夠隨便應用。

2. 現代羣衆組織的藝術，曾經多番的研究過，並且十分的發達，成爲政治權力的一個主要機關。在民主政府之下，更其如此，就是在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之下，這羣衆組織的藝術，亦有同樣的重要，並且在這兩種主義裏面，羣衆組織的藝術，用得極有效果的。

軍隊與政黨是羣衆組織的初步形式，但是新近又創立許多其他的式類，羣衆的團體在裏面擔任一種重要的職務，現在世界上充滿了這些會社與團體，在這些會社與團體之中牽引了許多的人們，直接間接，爲着某項的政治主張，遂組織起來以行使其職權。有些組織是以種族爲性質的，其他的是屬於宗教性質的，更有其他的是屬於職業性質的，如農商工；還有屬於愛國性質的。有些組織是專爲青年而成立的，有些是爲婦女的；有些是從體育遊戲或音樂的機關而進行工作的；還有藉着任何便當的機會，來實行其目標的。這許多的組織，在一册名叫公民組織與青年公民的訓練的書中，已由披爾斯博士 (Doctor Pierce) 善爲描述。怎樣招致這些團體；怎樣組織使之活動；這些團體會如何利用方法以操縱公衆興趣與影響輿論等等，全屬未來的公民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題

目，也可以作爲一種有趣的問題。

在近代社會關係裏，羣衆主義是一個基礎的因素。對於羣衆的組織，分支，與表現的智識，在敏慧地參加當時的社會生活中，都是基本的。這個問題，決不是像我們選舉代表，令他們負責到期滿爲止的一樣簡單。當令他們負責時，爭點是什麼；這件事是怎樣決定的；反響是怎樣等等，隨時都可以成爲問題。

許多較爲重要的法令與法律，由城，州，及國會所制定的，決不是屬於黨派的議案，絲毫不是的。實際上，牠們是無黨派的政策，牠們在無黨派性質的各團體之中發展，並且尋到援助。自然在重要的爭點上，也有黨派的分別，不過在許多行動上，不能夠直接牽涉到政黨，同時政黨也不願受此束縛。在城市裏面，簡直可以說是大多數的城市政策，起源於政黨之外，這些政黨以外的黨派，除去少數的例子以外，牠們全不注意於問題，但是注意力卻集中於援引和掠奪。凡團體真正創立新政策，規定其程式，並促其前進的，是政府方略的一部，所以知道這些團體與牠們的功用，對於了解政治上的進行，是必需的。

3. 人類行爲的科學，開了許多人類統制與解放的可能性。醫士，生理學家，精神病專家，社會科學家，正在發明關於人類行爲的式派與特徵的基本事實。他們藉着醫藥，心理衛生，社會工作，優生學而正在着手於可實行的社會治療的方式，爲最近的將來，在社會與政治的組織裏，這些治療方式的涵義是深遠的。將公民相當訓練使之了解，並利用這些方法，使人類生活變爲豐富，特別要在這些方向上養成希望人類行爲，有重要更改的習慣。

斯密司省長 (Governor Smith) 曾談及對於法律犯某種罪過的人們，在決定怎樣刑罰或處治他們的時，他承認精神病專家委員會的價值；醫院承認在病人或院外病人身上，社會環境的重要；學校老早就發覺健全體格與良好行為中間，大有重要的關係。種牛痘與隔離法，在人類各種行為上，已經安排下重要的限制；這些事體，就是將來更可充分發展的例證。

從事於社會工作的人們奔走於家庭、學校、醫院、法庭、警廳以及政府之間，在我們實際政事上，出來擔任重要的職務；使得未來的公民，略能看些這類過程，並且為將來攬得一些這種精神與可能性，這是很重要的。

在未來的政體裏，又涉及對於科學任務的欣賞，這種體察尤為需要，因為美國政治的全部背景，一向是非科學化的，非專門的。在我們將要跨進的新境界中社會佈置，大半要有革命化的變遷，因為科學上的技術發展，可以直接應用於人類行為的統轄和解放上面，在這方面的可能性，現在只能作雛型的窺測，但是這些可能性之在一種教育制度裏，不能完全漠視，那是十分肯定的，而這種教育制度是準備公民對其將要跨進的政治世界得能了解。實在的在公民羣衆方面，正是這種對於新境界的認識與欣賞，能以最小的軋轢，引用最敏捷的新計畫。

4. 假設對於所謂象徵主義的現代用途，能夠具些智識，則將成為熟悉權力過程的未來公民所應受的政治教育的一種重要，而有趣味的部份。事實上商業廣告的近代過程，就顯示着每日都應用着這種藝術。這些用途猶如象徵與徽章和各種光、色、動的用途，以及音樂與藝術的使用一樣；在研究方面，能引人入勝，而在運用這些藝

術於羣衆方面，又極爲重要的。這些用途在許多可以領悟的層次上，不管初步或高深兩方面，可以供人研究。了解這些具體的計畫，比較領悟概念學抽象的派別，實在容易得多。

吾人考慮這些象徵的計畫怎樣號召大多數的民衆，與考慮怎樣影響特殊派別的人，是一樣的重要，這兩項都適合於用以獲得或失卻權力的方法。法西斯黨的象徵主義，具有特殊興趣，共產黨的象徵主義，也是如此。這種象徵主義，在解釋這些運動的若干方面，也許有所裨益的。當象徵失去威權的時候，我們可以看見這些象徵怎樣的被毀，同時也看見相反的過程，就是象徵怎樣成爲新時期的標記。在政治界中，安置象徵的過程，同時在其他社會中安置同樣的過程，也是可能的，例如在教堂裏，兄弟會裏，或者在其他團體裏，儀式主義與禮節主義，也是極其注重的，並且有牠們特殊的意義的。

實在的，這種觀念已經進步了。一切行爲是依着藝術與美學所得的概念來決定的。這些產生藝術化環境的觀念具有想像力與理解力，並且可以作爲生活中指導的勢力。

佛蘭克 (L. K. Frank) 說，『藝術在社會上是重要的，是因爲藝術供給審美化經驗的型範，來管理人類的行爲，這類型範的重要性，遠非人類中或是生活中一切因素所能及的。不論我們是怎樣的，或是會變成怎樣的，我們都從藝術家方面溯源而來，不管他的名稱或標記是什麼？在牠的創造裏，我們尋到我們的理想，希望價值與意義，這些東西建立了我們的目標，並且指揮了我們的行爲……我們是在牠的置在我們身上的型範支配之下，

覺着歡欣鼓舞。爲什麼這樣呢，因爲藝術家在一種真實的感覺中，從我們有機體需要的周圍，創設了這種機會。成功的本身扶持着，報酬着我們，遠非真正所得的報酬或目標所能及的，這個成功，便是由於藝術家對於那些目的與努力的過程中，神妙地加上了價值而來。

自然，這是真的，每一個社會必須有一種共同的，價值、概念、觀念、與信仰，使得社會具有合一與團結並且以社會認可的型範，來供給個人。無疑的，個人所習察的任何一事，與他應付世事世人的態度，大部份都是從藝術家，詩人、宗教、或哲學、預言家、或創造科學家的洞察力與想像力而來的。

再引證佛蘭克 (Frank) 的話：『我們所沒有察覺到的就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教育發生於故事戲劇與詩詞當中，便從此中，一個人可以察覺到情緒上能夠滿足他的價值與型範的妙處。』

『當一個人經歷一種審美經驗的時候，在他整個的自我裏面，經過了一種危急而瀾漫的變遷，不但是單單的智力發生反應，就是整個有機體也發生反應。內臟情緒上的反應是顯著的，並且分泌腺也因之起而活動。』

關於這方面，吾人尙難下一斷語，不過我們注意到藝術上與審美上的經驗，在社會與公民教育裏，負着重要責任，無論對於這問題的任何嚴重的研究裏，這部份是不能忽略的。

我們也許要問，當一個藝術家，在構造他的象徵的時候，是不是算爲周圍社會文化中的一個創造家呢，還是反映者呢，還是解釋者呢，這藝術家的本身是從周圍社會文化中產出的，所以我們結論可以歸納於這種象徵主

義是他的最初環境的一種表現。比方說，謝來（Shelley）的詩是表現他岳父高得文（Godwin）的無政府主義的，因為高得文是近代無政府思想的創造人。不過一個藝術家努力於兩方面纔能得到無物可阻其發展的時候，那就是一方面做一個解譯者，一方面做一個創造者。無論如何，這是可能的，一個藝術家的洞察力，對於比較難了解的關係，可以深刻的研究，並且以文字、音樂、藝術、創造出來許多他人做不到的外部的表示。

宣傳，民衆組織，象徵主義，這些在近世上是大有權力的因素，並且牠們在經濟與社會方面，成了重要發展的基礎。要是對於牠們，不了解一些，就是不知道今日政府裏最重要的事體。

許多和其他強力的要素，在公民教育的途徑上，也值得考查一下，但是此時並不是有秩序地窺其全豹。有些是強力的病狀與死亡，那就是統治權成立時是犧牲與拒絕，強迫與非武力強迫的意義，以及按着強者的口實，維持命令權的技術。這些與其他類似的因素，可以造成命令權的結果的，在牠們較爲初步的階段上，也值得考查一下的，作爲政治會社訓練的一部份。正是因爲關於角逐的較爲原始的規程，缺乏了解，所以在許多例證上，於某種政治的情形中根本不能評判，分辨，與欣賞實際所發生的事情。

公民教育本身，也不能從權力技術上單獨刪去，因爲現在公民教育，已成爲一個最重要的技術。教育這一門，很可以包括教育的意義與重要——在公民學裏，以及在任何其他智力活動的範圍裏。別國的方式與制度，亦須善爲研究及查考分析公民訓練的目標與結果；因爲這是我們所生存的世界中的政府的一部份。也許有些人，將

公民教育的過程，嚴守祕密，視為課程上的一種『尊貴的謊言』，但是在現在的世界中，公民制度是常在分析及一班人的熱烈激昂之下的，從他們的特殊眼光看來，他們覺得那些公民制度是不滿意的，這種『尊貴的謊言』也是無益的。要將今日青年的思想與權力過程中，關於這個重要因素的智識，隔離起來，是不可能的。對於在政府範圍裏的性質、意義、可能性、與限制，還是使他熟悉纔好。

關於情緒以及智力的要素在公民教育產物的組合之中的青年，如能了解一些，一定是有用處的。事實上這種分析的本身，很可以輔助啓發狹義公民過程的內部性質，又可以輔助啓發一種文化制度在廣義的人格上的衝突。他可以學習一些關於優秀的法西斯蒂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及法國人如何造成的方法，明瞭這種事情以後，或許他對於近代最重要的政治過程，有一種更健全的見解。

再者若假公民對於大半在將來政治制度上有關係的技術，有些智識，這是有用處的。政府方面所要製造的測驗用途也能知道一些，一定有利。統計學的發展與用途是此事現成的例證。公民能夠分析與欣賞政府的設施以及相屬機關的工作，就一樣地也能夠在政事上，予以合理的評判。他不必成爲一個統計學家，但是他可以獲得應用各式測驗的便利，並且在他受成人教育的時候，更可以增加這方面的智識。他可以大膽地要求觀察他能夠了解的方式與報告。

關於現有政府各種的研究，以及將來牠們的用途與可能性，最好他也具有一種領悟。這些機關，在組織上，方

法上，範圍上，以及目標上，常在變遷之中。不過公民可以知道有這些事業存在，並且牠們爲納稅者與不納直接稅的公民，往往有實際上的價值，要是不能了解今日與逼近的將來的美國政治生活裏的這些制度與這些方法的意義，就是不知道我們公共生活裏若干最重要的發展。

美國的公共事務上的交換消息與經驗的主要機關，無論是地方的各州的，與全國的，都可以使得一切公民知道，並且公民對於牠們的來源，常感需要。這不是說普通每一個人不做別事，單來細察政府的經驗與可能的發展的，但若使他們需要這種材料的時候，便曉得到那裏去尋找；此外，對於科學與創造，在社會與政府的關係的未來發展上，必定擔任的職務，具有一種欣賞。知道政治的現狀，還是不夠；因爲這在範圍上以及方法上，劇烈的變遷着，要成爲完全不同的東西的。要緊的，是要握住政治的趨勢，因爲這趨勢，大半就是在我們眼前，公民要積極地實行其職能的時期之內。

對於這些情形，歷史的與敘述的入手方法，自有價值的成分，但是必須極度的審慎，否則結果也許更其堅信先入的偏見，倒不是開通，啓示，增長政治意識的精明與建設的能力了。問題的材料常在變遷之中，所視爲重要的，不是一個特殊的問題，乃是其下的過程。最重要的是政治統制的技術，牽連在一種情形中的社會與經濟利益，以及價值制度，雖然這些價值制度，不容易稱量的，但是在最後結果裏，具有同樣的意義。智識與分析，是了解基本政治型範的鎖鑰，當特種材料與論據變遷的時候，基本的政治型範，也隨之而轉變。只有通曉程度達到各種了解

層次的時候，這纔對於未來的公民是有價值的；只要通曉程度能夠使得他依着其他問題與情形的關係，深入本問題的內部，而達到其真實的意義的時候，這纔對於許多繼續不斷的交替的辦法，真有貢獻，這種交替的辦法，在我們社會生活裏，常常衝向前來。

第十章 政治上的現實主義

在新公民中不難發展了一種政治上現實主義，更靈敏地欣賞在他四週進行事物的意義，深入內層而達到一些基本的事實，且對當前的疑難與矛盾的情形具有鎮靜觀察的能力。

在許多例證上，在書本裏的形式智識與我們生存於其下的實際政府之間，有一道鴻溝——這道鴻溝其廣度能使吾人往往將那書本上的智識，棄在一邊，甚且最後完全等於無用。所教的是不是對的？所講的想像，會不會並不如是？書本和教師真的知道嗎？這個問題，後來學生當他沉思到形式與實際之間扞格時，一定要自問的。

憲法並沒有提到政黨；而政黨並沒有提到壓力團體，運動，宣傳。此處有否有錯？關於這種情形的現實的見解，應該顯示什麼呢？

一方面常常提到效率是近代工業發展的根基，他方面在公務上，援引與掠奪之弊盛行，這有什麼意義呢？這些顯明的差異中間，要怎樣調解呢，或者是對於美國制度的雙重性，有什麼解釋呢？假若功績制度是好的，那麼為什麼不能普遍應用於美國三千郡，或者可以說是三十七州呢？為什麼在應用技術的地方，無效率的情形這樣蔓延呢？這種差異是否由於我們的疏忽，抑由於我們的矯飾，還是基本上有某項正當的理由，說明效率不能應用到政府上，雖然假設是這樣，但是為什麼對於理論，普通都是承認的，而在實行上，又這般大規模的將理論放棄呢？

關於這些問題的分析，就引到政治過程的中心，包括現在與將來兩方面的情形，又引到專家的限度，以及政治統制的性質。假設這個學生已經見過事實，雖是顯與己意相反，而他在政界中的地位，已有較好的準備了。

公民誠實，是我們國家生存的一個基本要素，關於這事的重要性，吾人常常提到的，但是詐取與腐敗依然盛行殊為可異。一個在紐約市的學生，看了當地的灘蔓來黨（Tammany），怎樣能夠使他自安呢？到底他是不是以費勒德費城（Philadelphia）做他例證呢？討論這種問題，有沒有可能性呢？還是這種討論是枉然的呢？無論如何，總要指出普通承認的主張與真正的實施中間的差異，是否可能的；並且在這真正明顯的兩種矛盾方面，貢獻一些調解的方式，是否可能的？

將注意力引向普通承認的公民誠實的主張與真正實施中間的大差異上面，是否緊要呢？在各種的官員中對於此項真正實施，似乎尚有許多詐偽。更進一步的問題，就是對於公務官員，詐取而來的財物是誰給予他的？故及在何種情況之下授與他們的？這問題是否重要？以普通的心理認定受賄賂者本質上是「壞」人，而對於授與賄賂者，他們好似是屬於另外的一個公民階級，可以隨時避去別人的注意的；而且實在的，在那些政府學的課本裏，好像不甚注意這個問題。任憑怎樣從現實的眼光看來，這情形中的兩種成分，是有同等的緊要。牠們兩者中間的調解，是整個情形的要素。

在我們的經驗之中，也曾遇見不少有名的公民，他們深歎詐取者的勒索，但是他們給錢與這一班所謂勒索

者的時候，他們自己偏不覺得有什麼特殊的罪惡。在我們普通政治的制度裏，責難受賄者的比責難授賄者，遠爲更加普及與激烈，總之，授賄者無論屬於上流或下流社會，都難逃出此種論斷。

再者，很普通的意見，就是以爲政府是一種可羞可恥的東西，政府是有些秘密的，是不能公開討論的，因爲恐怕社會上有騷動，而政府唯一的用途，就是在社會關係中做討厭物，政府的職務，除去在重大緊急的時期以外，是一種次等的事業；這些態度，就是公民近來發生漠不關心或憤世主義的根基。這些態度，基本上阻撓了政府裏面人員的較良的資格，因爲他們關於政府的職務，引到一種社會抵制。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就是政府的人員，不單授與金錢，同時也要授與社會的威嚴；對於政府的職務，他要迭加欣賞，積極增添主持省政者的精神，能夠招致新式人物，並且提高政府的職能。

對於政府的一種現實的見解，在未來公民的心裏，會發生了一些這類的問題，當其特殊興趣與私人的興趣，深深地注重於這問題回答的時候，他們一定要問對於政府，我們應該怎麼辦呢？這樣他們很可以預先應付真實的情形。

這些及其他類似的問題，一定擾亂許多未來公民的心緒，當他們體察四週政治景況的性質時候，有的是從家庭談話中顯露出來的，有的是從友朋中，從報章中，以及從他們一人觀察中得來的。假若這些問題，在課堂中，不列舉出來，在外面必定要起困難的，或者後來，當問題變成與個人有關係的時候，或是尖銳化的時候，也是要發生

困難的。假若在學校中，僅提出半真實的情形來研究，那末將來倘發現未經研究的問題，那就連已經研究的一半也要犧牲了。

在此點上，又生一個問題：現在課本中所敘述的真正的情形，以及其次，理想與事實之間的差異，在教育過程的某種階段上，是否指明出來？也許有人說，現在還沒有有效的方法，可以調解這些矛盾，所以還是不管牠們好。不過在了解政治的利害而論，必須要將這些矛盾看做事實而臚列出來，聽憑牠們差異與衝突。要是漠視牠們的存，就是為後來智識與奮鬥開了一條創立政治哲學之路，這種政治哲學，也許就是以醒悟的與憤世主義為名，而牠的發生又超乎需要。古語有云：『不健全的效果，來自有因』這句話可以應用到政治情形裏，無論政治情形，在起初看來，怎樣的不滿意。

譬方說，腐敗制度 (Spoils system) 這一回事，我們可以觀察這種計劃如何發生，並且曾經履行什麼職能。我們可以問一問，這種計劃現在有什麼職能沒有；牠本質上是不是寄生蟲的性質，還是代表一種健全的主義，化為通則，來覆庇一切政府職務的方式。否則什麼是腐敗制度的限度呢？又在政府裏科學與徇私主義中間的關係是什麼，並且在其他社會組織與其他政治制度裏，在這件事情上的關係是什麼呢？

理論上說來，一切的法律，都應該服從的，但是在實際上，並沒有做到。未來公民的態度，應該怎樣呢？顯明的，是一件大事情，須分解這法律問題的成分而以公正的方法去應付，不是漠視這整個的問題，而不肯察其涵義。這些

是法則，實際上都是一致贊同的；但這法則已受着大衆破壞，未免遺憾。牠們又受着極有力與公開的反對；而且被視爲陳舊，遍處受着漠視。在不同情形下的事實是什麼呢？並且牠們在這議論紛紛的問題上，有什麼關係呢？在每一件事情裏，而一個較廣的範圍上，這些主義能夠概括到什麼程度呢？或者說有什麼限制呢。

藉着這些分析，寬泛的講來，公民對於法律的態度，可以得到一種更清楚的見解。這問題無論怎樣的困難，但就討論、緘默、推諉等事比較起來，討論究竟是一個較良的入手方法。因爲關於法律的意義與功績，有自由與普遍的討論，法律及其制度便不致破產。

另舉一個例證而言，言論自由具有何性質有何限制？教人言論自由的憲法原理；而自己對於違反或變更原則的事情依舊處之緘默，那末這種教授，是無用的。必定要能夠分解這問題，及考查這情形中的幾項因素，這種教授，纔會覺得是有用處的。考查的是要在一個近代化的社會中，找出足以使人容忍的社會基礎；並且對於此種觀念，應用各種情況而發生的實際問題，加以細察。無疑的，問題中涉及紛亂的爭點，假若要著手應付，在民主國裏，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一種局面中，是一種可讚美的，現實的入手方法。這問題也許是荆棘叢生的，不過對於一個政治學的研究者，卻是滿了豐富的食物。

引起了一個政治社會裏的職能與容忍的意義的問題以及優點與弱點，這問題是重要的，不單是因爲這問題的本質上的重要；卻是因爲在整個的政治與社會過程中，能夠引到其他一個基本的問題。特別是在一個劇烈

變遷的世界中，如同我們現在的世界，要緊的是去鼓勵與發展這發明能力，新見解以及應付問題的其他建議；卻不是用社會勢力或武力去壓制的。

自由本身的意義，在公民教育的途徑上，不能不加討論。在訓練的早期，關於這紛亂問題較爲哲學性質的方面，也許是不適合的，但是在正式教育的時期沒結果以前，對於這個重要問題，必須考慮。雖然不必將自由的概念，強人接受，但主要的是自由的各種主義，在利於思索的情況之下，應該使有公民資格而肯負責任的候選人對其熟悉。自由是不是法律形式上的程序的一件事呢？還是用在放任政策（Laissez-faire）意義中的自由呢？還是在選擇與欣賞範圍中，人格表現的自由呢？自由是不是若干成分的一種併合或集體呢？對於青年具有的自由的意思，即是後代自由的意義。在一片『自由的地土』上，避免充分的討論一切自由的涵義，因而在未來公民方面，輔助概念與態度的養成，這事既是不可能，又是不合理的。與自由連帶而應該討論的問題，便是什麼叫做正義。

在民主社會中，一種基本的情形，是從領袖及觀察與判斷領袖行爲的一班人間所發生的。因爲這個事實即於美國選舉的官員，近於百萬，簡任的官員，或有三百萬可以看出。這是一個極大數目的公民，在他們生命之中，任着職務。了解領袖人才的性質，資格，與責任，並且領袖所用途徑及方法，名義上他們爲那一班人的利益而行的，那一班人可以強其負責，此事深爲重要。產生領袖本來是學校的職能，不過在一個如同我們的民主社會的結構裏，產生合作者與產生合格的領袖評判者，卻也是學校的職能了。

在近代情況之下，選舉的過程專使省長負責，決不是唯一的方法，因為壓力與援引的團體的權力以及輿論的權力是很大的，這些權力無形是時常倚賴於名義上的執權者。不精熟的公民評判專家所用的準繩，具有極大重要性；雖然這些準繩是怎樣的生硬與不完全，但牠們是統治權的本身，以及社會中平衡的基礎。

投票者應當怎樣來分辨智愚，忠心與非忠心，以及私自利的政黨首領或政治家呢？在一種局外見解的基礎上，在宣傳的尖銳聲中，以及有互相衝突與各種別出心裁的印刷品，利用他的情緒、興趣、理想，投票者應當如何分配責任，如何規定讚頌與譴責呢？

我們必須承認此事的困難極大，不過我們也須覺得在正確情形之中，特殊辨認的評判力有時會發現的。差異之點，伏在何處？在政治教育現實的發展中，最重要的是使未來的公民熟悉所發生的各種情形，並且使他們諳於分析，漸使討論的程度，達到高層。通曉的程度，在各團體中的差異，也許是很大的，所以一方面認為嚴重的事情，也許另一方面感着愉快。愈能夠偵出明顯的謬論，詭計的請求及不誠實的標記，那麼對於爭點就較易下了顯明的定義，以及需要解釋更多的論據，假若這個團體，是習於分析政治的爭論，能夠較廣的考查領袖人才的性質權力與限制。

這問題分析到最後階段，其本身便被分解到進行的社會中的民主合作的基礎成分的研究。這種研究的困難，是明顯的，巨大的，但是這種研究的重要性，在民主政治前提的基礎之上的社會裏，是絕對需要的。假如不能夠

獲得這種習慣，那末必定先有其他使政府很難立足的習慣。

關於人格與領袖人才的性質，照現在我們所知道的程度而言，我們是不可鄙視這種教學的困難，但這問題是很急迫，也許藉着實驗，可以得到進步。此外除去政治團體以外，爲研究各種領袖人才，具着現成的豐富的材料。無論如何，可以從一種崇拜英雄的教學，改到更嚴密的領袖人才的真正成分的分析，這分析雖然生硬一些，也不妨的，並且個人方面與社會方面應當努力於了解領袖人才的關係。在一個社會裏，若沒有欣賞力與辨別力，對於維護一種人格的事，如不在一般人的興趣與情願上，其結果將使領袖無從出現。

在公民教學的途徑上，對於五十個獨立國家的矛盾之論，應該設法來應付與分析。在一切相互關連演進的世界中，可以有如許完全自主的國家，這是怎麼的一回事？這些自主國家是不是在一種無政府狀態之中，或者是有沒有法律制度的原理？假使有的，這些原理的性質、範圍與限制是什麼？一個國家和其他的國家的關係是什麼？尤其是我們的國家與其他國家有何關係？

在人種複雜的美國裏，從前移民入境的大潮湧來的時候，強烈注重美國化，現出了重要的結果；並且事實上，各種人民的同化，大部分已致成功。但是現在又另開一個紀元，在這個元紀裏，移民入境已經停止了，而在國際關係、權利、責任、這些事情上，美國亦遠出尋常。我們的問題，不僅是同化從歐西各國輸入的材料，而成一種堅實的美國主義，也必須包括在一個新境界中，生活方法的發展，因爲交通已經縮短了路程，而國際貿易關係，比從前愈爲

重要。

在這些情形之下，愛國主義的問題，包括着求得與其他國家發生關係的便利，負着維持世界秩序相當的責任，以及爲了這個緣故，時時照所需要的來發展這種制度。最關重要的就是要發展某種組織，藉使各國在一種世界制度之中，運行其職能。

無論我們是希望戰勝整個世界，或其大部份，或是希望與世界做到比現在較大的孤立，或是希望與別國另有一種的合作；最重要的是要在未來公民身上，發展一種了解欣賞其所實際生存的世界，了解欣賞其他國家的材能，欣賞興趣、強弱，以及了解近世國際的趨勢與傾向。

愛國主義的最高最強的方式，不是侵略主義，乃是在我們所生存的世界裏，有合理的了解，用了最現實的可能方式表現出來。誇張與傲慢不是勝者的特點，但是對於敵人一切的舉止行動，養成一種敏銳的興趣，極力去了解牠們，作爲打倒他們的媒介物，這是一種健全的政治原理，如同健全的體育原理一樣。對於那一班人，我們希望與他們合作的，應該了解他們，這是更加要緊的。假設陸海軍情報事務必需充分發展的話，那麼公民情報事務更要充分的發展。

在一種公民教育制度之下，我們對於與國家主義競爭的各種思想與行動的考慮，是無可推諉的。這些思想與行動，遍及世界四方；若是忽視牠們，就無異埋頭沙中拒見一切現實。了解以階級而分的，不是以國籍而分的世

界組織，是重要的，因為現在俄國的實驗已播及全球表面的六分之一。國家主義的延續，一定要倚賴在一種合理的以及具有情緒的基礎之上，不能因為不許有批評，而斷其必然存在，也不能准許其存在，而不怕其崩解。國家的根據與目標，還是自由公開討論較好，作為一種政治通曉制度的一部份，不是秘密的，在自由討論我們政治社會的成分的時候，並不是好像有什麼罪惡似的。

在討論軍國主義與和平主義，作為國家政策的一部份的時候，也是如此。最健強的團體，就是那些，對於這些問題的背景，在國家無事的時候，曾有充分與公開的討論的作為公民資格準備的一部份，不是靠着偶然的發現，或是到緊急時期纔來討論。

在政治問題上，一切競爭的見解的適當陳述，與各種思想與行動的競爭方法的挑選，對於公民是有用處的。在思想界中，要阻止政治行動基本原理的討論，將要證明是不可能的，就是有人願意出來阻止，也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方向上每一種的勝利，或者是看起來像一種勝利的事實上是一種損失，因為這樣的做，不過是延遲了考慮的時，一直等到不大順利的時間來臨。

一種掩耳盜鈴的政策，避免考慮爭論的問題，不大能夠作為合理的或有動力的公民基礎。因有爭論往往流入情緒上的事實，所以在學校分析的空氣之內很要緊的，要來分析並分開情緒的成分。這樣，後來情緒已經被引起以後，至少必得到注意與興趣，這種情緒，可以作為激發分析與考慮能力的用處。至少應該能夠「參加這爭點

以期界定這爭論；至少要準備門徑以便再搜論據，並分析一放即逝的『困惑情形』。

在這個階段上，設法入手於爭執的問題，入手如同解決一個特殊問題，一樣的緊要。政治過程的一部份，就是時常有問題出現的，每一個問題，在其演進的時候，必須要受分析的。

另外一種現實主義，論及直接使用有用的種種論據再根據着這些論據，而下各種政治的結論。試舉一個簡單的情形而論，各種政府性質的建築物、職務、機關，在什麼基礎上，安置於各種社會之中呢？除去當地政治的壓力以外，設立這種分配的事實是什麼呢？這種的決定，安插在那一種現實的組織裏呢？爲這件事情，有可用的材料，在統治的過程裏，可爲公民規定方向之用，這材料有關於專門技術方面的，以及有關於壓力方面的。舉出這種問題的利益，就是爲考慮分配各種政府的職務，供給一種合乎正則的背景。從這裏作起點，我們可以考慮安置學校建築物的計劃，怎樣能夠將公園安置在最便利的地方；用什麼來規定警察巡邏的標準，衛生職務的分配，與許多其他各種政府的職能。

實在的，政府所屬的地方區域怎樣的規定，這是屬於政府整個的問題，當然可以達到同樣的目標的。監察與立法的界限，怎樣決定呢？以及郡與州的界限，怎樣決定呢？是在乎人民，財富、面積、政治上的便利的基礎之上麼？這不僅是指着法律上或憲法上分區的基礎，也是指着規定現時分界線的論據與過程。其他許多種類的分區，不論是否在行政上亦可相提並論，而這些分區，是怎樣成立；常常引起人們的疑問。

這些分區，對於各種交通的新近發展，有什麼關係呢？學校區、鎮區、郡，怎樣使牠們適合於新道路制度呢？並且在我們新情況之下，怎樣可以做到必需的調整呢？開始進入這些問題的時候，就會表明真正政府裏有一個現實的問題的存在着，在這個問題上，未來的公民，可以使得自己忙於使用其所能操縱的重要論據。

城郡州的實地計劃，為政府問題與過程開了一條最現成的實際考慮的路徑，並且研究者很僥倖的可以隨時得到大量的材料。而某市裏的實際計劃，或缺乏的計劃是容易考查與討論的。假設用一些想像力，或者也可規定郡與州的計劃，甚至全國的計劃。在研究一種計劃的時候，我們進入政治過程的中心，並且直接可以了解牽連於一種政府情形的社會與經濟的因素與職能；並且在組織上，一種多少合理化的制度裏，了解這些因素與職能是怎樣放在一起的。假若著重點移動一些到計劃的生長方面，不是以牠們作為固定的制度的話，那麼政府適應變遷情況的整個的事件，要起始出現了，並且是用不着費多大的力量的。怎樣使這個計劃本身適應於房屋與商業構造的情況，工業與居住的發展的情況，怎樣適應於由交通發展而發生的新情形，怎樣適應於鐵路終點與港口，怎樣適應於公園與娛樂的便利，怎樣適應於界外區段的滋長；怎樣適應於經濟與社會的情形；這一切表現了一串有生氣有興趣的問題，在這些問題裏，政府在牠的現實方面，顯示出來。城市分帶法 (Zoning Laws) 提出了同樣的好材料，來解釋在社會的滋長上，與政府的發展上，與其四週社會進步並駕齊驅的是什麼？

交通管理的章程，對於政治實施的現實方面，提出了入手的材料。這種章程與條規，怎樣得以存在的；怎樣牠

們為何常常變遷的；牠們現在所憑藉的事實是什麼；在我們今日變遷下，現在所呈現的問題是什麼，在各處曾經作過幾個關於交通的視察，可以利用這些視察來說明地理上交通的潮流，並且可以說明處置這些車輛，人們財產，最有用的方法的科學研究。或者學生們可以自己觀察，並且用不着極大的困難，自己可以做一種交通的調查。

農業，林業，礦業，油業，的調節與統制；也在研究政府過程的具體材料上予以有趣的可能性，並且非至引到一條現成的路上去更深地了解什麼是最優良的政治，所包括的什麼是當地各州，與各國計劃的可能性與限制？什麼是世界計劃的可能性與限制？

假若我們能夠進入政府構造的深層與法律的，及強迫過程之下，我們可以在社會關係之中發現政治統制職能的程度。這樣就給予一種對政治現實主義的入手方法。當政府被視為是現實人類關係中一種調整的時候，政府的意義纔開始出現。不然，政府仍是與生活分開的一種東西，是形式上的，強迫的，往往是無能而且腐敗的。實際上，政府對於每一個人，在安定的時候，如在戰爭及緊急時期一樣，是極有興趣的一種關係，並且政府之具有美麗與莊嚴，如同有權力與威嚇一般。假若吾人視政治為與生活分開的一種東西，是一種邪惡，或是一種討厭事物，那末政府便失去指揮人民的順服或智力，到一種興趣與矢忠的最高度的權力的。在研究政府裏的現實主義，恰在此點上，可以供給未來的公民，關於政治關係最有價值的見解，這種見解，在他經歷變遷的方式與構造時，他可

以隨身應用。

政府財庫的研究，對於政府的問題，也給予一種實際入手的機會。材料已在手邊，表解方法都易於使用。歲入、支出、與負債的分析，對於初步學生，當然似乎太難，但是這些情形，有些局面，使財政上比較明顯的特點上，易於處理。金元應該用在什麼地方，無論是政府或其附屬機關所用的，都可以切實的通盤計算政府歲收的源流，也可以容易的表現出來。說明各種歲收與支出的增長也是可能的；並且可代以現在趨勢與可能性的研究。

在政府財政比較簡易的問題上，發現了許多成人的簡單的態度，這種現象一部份是不健全教育的產物，在公民訓練時期，失於不對這些過程加以細察。雖然財政上比較複雜的局面，是滿了困難，不過財政上有許多方面，在未來公民的教育裏，供給着容易的處理。

在公民教學的現實主義裏，往往留有一條溝道，就是關於政府的緊急時的職能，未加考慮。當水災，火災，地震，財政恐慌，或是暴動來臨的時候，在政界裏，要發生什麼？實在的，我們不能說這些事情人類不具興趣，因為牠們是我們經驗中的緊張部份。正是爲了這個理由，這類發生的事件，很可以作爲研究的題目；還有一個理由，就是這些危難，在啓示政府的主要性質方面，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就是如在這類時際中，政府職能的發展，與各種社會其他職能的關係，可以十分清晰地觀察出來。

不過，大多數的課本，在政權的這個方面上，很少注意到，並且實在也許完全沒有顧到。自然，也可以這樣的說

這些危難，在某一個社會的生活當中，比較是罕有的，或者也許從來不致發生；不過當牠們真的發生的時候，牠們便成了極爲重要的，並沒牠們不但需求了當地的關心，同情與舉動，更需求了全國的或是國際的關心，同情與舉動。無論如何，緊急與戒嚴的狀態以及通常行政的暫停，是具有重要意義的現象，在後代的學科裏，很可以尋到一個位置的。

現實主義的中心點，就是在政治事實與生活事實之間，產生了一個富有生氣的關係，並且來領悟這些關係以及政治行爲與社會行爲的綜合。在此，我可以趕緊的插入一句，就是這件事不是單獨圈在政治以內的一個問題，也許牠存在於其他更加劇烈的一種方式之中。

確實的，有一種哲學，以爲政府是一種不可避免的邪惡，以爲牠是生活的一種方式與其他在任何合理化基礎之上的方式不相合的，又以爲如倫理界裏所講的惡，是與善不相容的。如果最良的政府即是最壞的政府，或者說民主政體決不能希望牠滋長些什麼，不過是一個軟弱與可鄙的政府而已，那麼這個調解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至少是不能照上文所陳述的方式來解決。

但是正是這個問題，在另外一種方式上，呈現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問題的真正本質。如果政府縱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無理東西，在公民訓練上，我們將怎樣安置牠呢？關於一切政治上的關係，假若我們不過單單痛心疾首的責難其本質上的卑鄙，這種輕易地閃避現實，並不能離開實境。這個疑難，還是要迴旋，而仍舊要發生問題，就是

關於後代的公民教育，我們將怎樣辦呢，並且我們將怎樣鼓勵他們去應付這個政治與社會的行爲，在相互的關係上紛亂的問題呢？一切更大的需要就是這個問題應該光明正大來應付，不是在諷刺與痛罵的暗昧之下，可以解決的。

我們現今的目標，對於政府活動範圍與方式問題的準確回答，決不似後代對於新關係態度的重要。重要的是對於問題的性質，對於解決法確有多種的事實，務須沒有誤解；而從那些各種解決方式之中，未來的公民，可以自加選擇，可能時且可從中構造另外或更好的解決方式。最壞的現象就是經過公民教育時期以後他對於涉及整個情形裏的基礎事實，是沒有一種清楚的了解，並且關於最適當的解決辦法，並沒知道，或考慮過。

我並不是沒有注意到，在政治現實主義的方向上，有許多可讚美的試驗，在國內各校，已經在進行。組織與實施試驗的創造力與精力，一定可以喚起那些對於未來公民的訓練有興趣的人和信任心。他們集中活動於旅行有趣味的地點於與公務員發生接觸，於討論時事或其他問題，於發展有公民興趣的各種設計，並且於組織各種學校管理會與會議。這些計劃的目的則在於使公民有更多參加公務的實際機會，使關於實際的進行，得有更多的接觸。

在這些試驗當中，當推發展統治與被統治的實際經驗爲加入社會實際創造的最直接的入手方法。在此，學生暫時變爲一個世界的一份子，在這個世界之內，命令與服從，合作，在下與在上的處理，總有例證及經驗的機會。

在好幾處，這個計劃實行得很有顯著的成效。在別處，這個制度也許變為太機械化，太形式化了。注重專門步驟的形式而犧牲了正在考慮決斷的事務的實質也是可能；就是將這制度弄得太機械化了，或者更嚴緊的仿效城或州裏的政治機關的相似之處也屬可能。這個局面的現實主義大半要消失的，而要被另外一種方法與一套問題的矯造類似物，來取其地位。這樣一來，不過僅當作一種練習的議會法，易於變為故意嘵嘵於細微的區別的一種無聊舉動，忽視了這種程序的主要目標，因為這種程序，不過是利於團體事業的經營而已。當議會程序在從事於發展目前有關係問題工作的團體中，與富有生氣的興趣發生關係時候，牠的價值最為顯明。

不過，在程度較高的團體當中，議會情況，可以便當而有益的使用，尤其是有論據的背景的政策與討論，可以根據於此。在此，辯論與分組是根據於查究的過程，論據的收集，材料的組織與表現，原則的分析，這一切在興趣與技能方面，或者可以遮沒了過程的機械性質。

雖然我們必須要認識，在許多情形上，正式議會方法是不適合的，因為在非正式的委員會和會議裏，出於自願的贊同是比較適合些。有時候，形式上的投票，標出有力的團體行動的失敗，並且很有這些情形的例證，也有這些情形的實施。灌輸智識的方法或會仿效那些正在被人廢棄或者至少正在被人嚴重懷疑的政治策略，這實危險，如同監視制度的代表法，或如兩院會議制；而對於政治行動正在醞釀的方式，倒沒有利用。來達訓練的目的。軍事訓練，在認識等級高下的管理權上，確有若干紀律上的價值與有益的成分；但是在我們現在所從事的

教育上，比較無甚重要。我們政府有一條基本的原則，就是將政府的軍事部份，隸屬於文事部份之際，須常常將這條原則記在心上。更進一步，近代民主政體的事業，不僅是紀律化的性質，更是需要合作，在政界裏，要承認領袖人才，並且要深深覺得與社會及經濟有關的應用技術發展的重要。無意之中紀律上的價值，會在課堂裏，學校儀式舉行裏，以及在遊戲與體育裏發展了。在這些地方，這訓練對於目前的問題，有一種特殊的關係。其他外面教練的方式，不及軍事教練嚴緊的，就是有着童子軍與其他類似的各種組織。各國間普通的實施，就是為年歲較大的一班人，保留着特殊的軍事訓練，在此點上，無疑的，寓有大智。

把中等學校學生共同參加的經驗，作為公民教育的一種方式，是不是比將來大學時期的經驗尤為優越？這似頗堪疑問。在社會活動方面，傳統上大學的經驗，大半是放在不同而較低的水準上，在那裏，財富，社會上的聲望，體育上的能力，都作為決定達到政治認識的主要考慮之點。在政治生活中所尋求的職能上特徵，達於極點的時候，在掙扎之中，也很容易忘記的，因為在掙扎的時候，除去民主思想的考慮以外，還有其他的考慮佔得優勢。傳統的慣例，社會上的聲望，各種不相干的榮耀，似乎視為具有通用的國幣的價值，不過從政治與社會民主思想兩方面的眼光看來，便成了品質低劣的通貨。更為不幸的就是許多領袖多出自大學團體中，甚至出自最不關心社會民主思想與政治民主要素的階級中。

政治界裏，在間接經驗方向上，具有重要的路徑。廣闊的區域，為的要引領未來的公民進入政治世界，也許即

因其廣闊情形可以更加有效力的利用。不幸這種情形，就是研究政府學的學者本人，也從來沒有作過仔細的分析。不過有許多政治行爲的型範，卻已被很充分的認識了。這些型範，在各種可用的方式裏，有許多例子，作爲證明。有些可以在文學裏尋到的，有些在歷史上，有些在傳記裏，有些在銀幕上，有些在藝術與音樂裏，可以尋到的。廣博的視察這個範圍，就能夠表現出一切在政治上較爲重要的關係，隨時隨地，有顯著的事件證明。想像的文學，也不應該從這一系列的型範中，被擯除出來。

重要的型範，可以使之存於未來的公民的自覺之中。各種的型範，可以切實的描繪出來——例如領袖人才的種類，各種的人格，會議，宣告，各方面的行政，紀律，訓練，強迫，非武力的強迫，宣傳，專家有用的地方，非專門的與『政治上』的決斷，從利益衝突中，妥協是怎樣出現的，公式的任務，政治上創造的過程，在政界裏習慣的意義等等。世界重大議會的狀況，可以描寫出來，以及重大的審判與裁判的情景；外交交涉中的嚴重和緩下來，就得任人很清楚的觀察真正互相的交涉；以及在行政接觸與決斷裏的嚴重時際的情形。這些與許多其他政府界的型範，可以放在初期公民的面前，用這樣的方法，將政治過程的智識當牠以各種的形式展開來的時候，傳遞給他。

誠如以上已經所建議的，沒有東西來阻止文學上的想像作品的使用，而其未來的種種趨勢，曾由各思想家描述過。伯特勒 (Butler) 所寫的 *Erewhon* 一書，仍充滿了吸引力，不論此書自問世以來，所過的年代已有多少。威爾斯 (Wells) 所寫的將來事物的形狀一書 (*Shape of Things to Come*)，是一種有興趣的現代的前

理想中改變社會的計劃，有一種特殊的價值，不論牠們的收穫如何，因為牠們給與一種機會來估值按照社會情形中所進行的種種建議，當社會情形完全在其他方向上發展的時候。從一種意義講來，理想中改變社會的計劃愈淺近則愈易合乎實用。

這點可以說大部份已經做到了，並且是真的做到了。現在在此所建議的，是這個計劃的精益求精，並且對於政治經驗較重要方面加以更有秩序的考慮，來代替其極有吸引力的想像的一種紛亂的選擇，不顧到牠們對於任何中心題旨的關係。

現在也不是相當時候，而我也不是相當人物，來深刻地討論這間接經驗的功用的問題，所謂間接經驗便是以經驗作學習或教授過程裏的一種要素。但是，就說若干間接經驗，可以使牠們在一種有用的途徑上，適合於後期的經驗的形式，這話也不致有失。早期的經驗，可以利用到幾分我們尚未清楚的了解，牠們可以與後期的材料聯合起來，做成其他的型範。

實在的，在政界裏，許多經驗不是多數投票的勝利者個人獨佔的所有物。他們所觀察的情景，是他們自己不直接在內成爲一部份的，而是從遠方參與此事。他們看見政治舞台上的主角與他們在那裏的舉止。他們對於所發生的事情，也許加上批評，雖然他們本人從來沒有演奏這種角色過。這種估價或評判的能力，在我們實施下的民主政府的方略裏，是一種主要的情形，其實在任何制度裏，民主的或別種的，這是一種主要的情形。這些評判，大

致的，或整個的不是根據於個人的參加，但將仰賴於在其他或類似的情況下的他人的其他經驗，而曾經由這個公民觀察過的；現在以此經驗，與在他面前的目的情形比較，使用他所具有的這種辨別力來達到目標。

關於政治過程的意義，以及表現目標的策略，如若公民的了解愈深刻，他對於在他前面的事件之決斷，愈為靈敏，假設他能夠將他在舊情形中所學習的，轉運到新情形裏。關於這種過程，有很多是待學習的：不但是所謂『學習的轉移』，而且各種行為構造的較寬泛的問題，（即是將零碎的經驗，實際或間接歸納起來）也都是有待於學習的。

用一種的力量來發展未來的公民，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在政治關係的世界裏的間接經驗，在最近的將來，將要以參加者，或觀察者，或許是參加中的觀察者的地位，進入這個政治關係的世界。我們很可預測，藉着這個溝道，可以造成極重要的結果。可是我們必須引導注意力到以下的事實，就是這類經驗，不單是藉着政府學科或是社會學科的形式上的課目而已，這類經驗更須充滿於整個的課程裏，差不多在整個學校學程的每一方面，都將有他地位。公民的基本態度與根性，也許遠在學生接觸到這些題材的任何形式上的課目以前，已經牢固的構成了。也許他的精神已被理想與情緒掃盪過，這些理想與情緒，是未受過普通政治機關與政治組織的透澈影響。這個特殊的與外界的權力，在任何時際，任何狀態裏表現出來的或者是遠在他能了解這個問題以先，也許已經很熟練這基礎的權力型範了。

美國的政治施設假使是從與吾人彷彿的社會中一種意義看來，自然是自驕之點，但是從反面的意義講來，參加政治，在許多地方上的人，總有幾分懷疑的，所以我們加倍重要用現實主義的精神，努力於公民教育的課目而在政治文化上，最爲關鍵的，就是看清楚涉及於政治制度裏的連屬關係，了解這些關係的實際進行，能夠估量牠們的趨勢與傾向。在他種制度裏，在政府上的理論與其實際之間，未曾有過更寬廣的溝裂。美國政府，在牠的構造裏，充滿了機械式的紛錯，在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之間佈滿矛盾，在實際辦事上相距的程度很大，從放棄不顧的例證起，到有近代效率的光榮例證爲止，美國政府不算爲靈敏的，除非是按着最直接性質的事實來解釋纔算可以的。

爲了這個理由，一個非常沉重的負擔，是放在正式公民教育制度之上，並且必須非常的努力纔可以。這樣的來組織教育制度，很有可能，收到很少地方難於做到的結果。

這些考慮可以總括如下：

1. 在美國政界裏，這些顯著的差異與矛盾，可以用以下的方法來調解：自由而坦白地討論所爭執的基本問題，不要將爭點隱匿起來，這樣，在未來公民的心裏，可以免卻後來的閃爍或矯飾。

2. 政府的基本問題，藉着使用有關實施問題的現代論據，可以發現曙光，在那些實施範圍內，用不着費多大的困難，可以得到事實。

3. 可以利用許多的計劃藉使直接與間接兩方面的經驗，可用以改變新時代公民的生活。

在此所建議的計劃，我不對任何一個附加以特殊的重要性，也不暗示其他更加重要的計劃，並不為多，不過只希望著重大旨，即是政治上現實主義實大有關於健全的青年訓練。此文決不是爲了特殊的教學，作一種特別的請求，到是爲了一種精神，使對課程編訂與教學法有特殊才能的人，得能發展其教學。我們希望這方面有訓練有資格的實行者在衆人所承認的困難的實施上，天天有着實際的進步。許多有經驗的教師已經發展着他們自己顯著的制度，這種制度是從他們的真正經驗中，演嬗出來的。司乃登 (Snedden) 近曾出版一本書，叫做政治公民的教育 (Education for Political Citizenship, 1932)，他在書中所寫的可讚美的一串具體建議，具有特殊的價值，作者又在他廣大的社會學的背景裏，在他豐富實際的經驗基礎之上，細細的論到政治教育的過程。

第十一章 理想主義與政府

在現今的情況之下，可以獲得的結果是什麼呢？這個問題會引起政治上另一方面的情態。這是政治理想主義的問題；雖則我較喜從事於由各種政府的成就中所得的實際結果，並將那些結果，列在可能的範圍裏，來揭明我們政府的，社會的，與經濟的背景。

以敗為勝主義（Defeatism）負了我們大部份公民行為的責任。我們不知道要期望政府達到怎樣優良的成績。爲了這個理由，所以考慮政府範圍與職能這一事，非常重要，由這範圍與職能會達到一種高度成績；並且照所能及的，來分析產生這些結果的各種情形。人民對於政府的可能性，在一個憤世主義的時期，我們應該指導注意力，朝向政府的顯著成績使大家共同承認不論邦，州，地方，或是屬於政府職務中的某幾方面。如衛生，學校，財政，或其他等等，政府辦理都已著成效。真正可以成就的事物的具體說明，可在政府學的各种課本裏與在教學上，張大的授予下代公民。據我個人經驗，我曾發覺許多人竟完全不知政府爲增進社會狀況，爲服務社會，所實際進行的事情。

在商界中，在銷售商品的時候，大家都很明瞭各種需要，以及滿足需要的可能性必須在貨物出發以前，都要發展好了；並且技巧的廣告家，在他未進行以前，必先致力於這問題。美國政府的消費者，假若他實在知道在現在

情況下，美國政府的實際可能性無疑的，他會要求政府更進一步。警方說，經營都市的政府，往往對於現今事物所能實行的，給與顯著的例證；其他各城，各州，各種政府，也有許多其他事實都調着已有成就的路上走，而這些成就在今日看來似必普遍認為可能的。在警察行政方面，在城市之中，如柏克萊（Berkeley）密爾華基（Milwaukee）新新內替（Cincinnati）曾經辦到真正非常的進步，這事可以拿出他的出處做作證明的。假若污穢的街市可以掃清，假若劫盜可以阻止，或農村事務可以進步，也許各處統治機關的單位費用，可以減少些。這些情形，同時與恐怖會社的黑幕放在一起，很可以編為公民教學的題材；恐怖會社往往好像列為特殊的，並且在某種的情況下，好像是不能避免的。

有一極大部份的公民學講授，在多極無力地舉出政府事務積極的情形，因此公民學講授不能發展應該得到的對於可能性的認識。這些獲得的事實是生動的，無可攻擊的，並且切斷了憤世主義的邊際。這憤世主義會與某種智識並進，所謂某種智識，即病態方面的智識，而不諳各種特殊成績的。

當政府達到某種程度的時候，在社會人士的想像力上與願望上，都增加政府的良好印象，那麼無論何種的政治組織，大半不致蔑視公務的需要，因為對於公務的實質與價值，不能起任何疑問的。按照這個方法，政府行動的最小標準，漸趨於固定，一直等到政治上的爭論，與這類顯可獲得的事物，大半不致有所抵觸。像這一類事情，已經在法、德、英，各國實現了，大約有效的共同認識可能性發展之後，也會在我們中間發展。

國民良好的服務，可以成爲良好的政治，當這事情實現的時候，政客要對於新狀況負責。從另一方面講，假若腐敗的服務是好政治的話，或者是好壞混雜的服務，是好政治的話，那末一切公務都等於具文了。成績的程度向上推動，就是現在，政府行動的許多範圍中，仍是緩緩的變換着公家服務的性質，有些地方就是在腐敗政客手中，也有這種向上推動的情形。

在經濟與社會交互的政策之間，較廣的選擇範圍，仍在較小的行政成績範圍之外；不過立法界裏，在會議與磋商的過程裏，各種社會團體的考慮過程裏，以及有益形式的調整的過程裏，都有顯著成績的驚人例證。

這公立學校制度，從幼稚園起，到州立大學的研究院止連續得法，是我們美國政府制度的偉大成績；在民衆教育上這個龐大實驗的成功，在後代公民的訓練裏，應該注意。在許多地方，我們學校的進行，有顯明的缺點；但是從大部份以及全國看來，有一件特著的事實，就是政府活動在這方面一有極堪注意的進步，發展，與威嚴，此中實流入我們公家費用極大的一部份。呈現這幅習見的圖畫，與使人注意到政府事務各點上的腐敗與無能，是一樣重要的。

與此事相連而具有興趣的一件事，就是用各項的努力來評定都市或統治上的其他單位的等級，或來分別政府各種職務或職能的高下。雖然這些分級往往是極不完善的，不可看得太嚴重而作爲絕對的標準，但是以某類標準，來分政府職務的等級，以那些等級引起重要的問題，對於研究者，是有價值的。此項討論，漸趨於離開意見，

而轉到某種推測上，這種推測，或是無可爭辯的，或是攜有優越而有力的證明。如以普通的稅率或總支出來推測，這事是不能辦到的，應該從實施一種個別的工作，而抽出其單位費用來推測，好像清掃街市，移除垃圾及灰土，或者是其他，可以仔細分析的事體一樣。這不是說這些複雜而困難解釋的數目字，即可作為公民教育裏初級工作的骨幹，不過是為各種教育程度的人，使他們注意能夠使用一些的分析。牠們在現實主義方面，在號召政府職務上實際成績的意義方面，具着雙重的價值。一個公民，熟練於政府指數的，可以知道期望什麼？並且知道怎樣去尋求，尋到時怎樣去實施。

近年來，一種最堪注意的趨勢就是要將政府負責官員善為組織起來藉以交換智識與經驗，並改進他們團體中的專業標準。在比較重要的組織中，有國際城市管理者協會，美國市政協會，美國公共幸福協會，各市財政人員協會，美國立法人員協會。現有一千七百多這些協會存在著；當中許多是努力運行職能的機關。公務行政的團體，在路易黃樓（Louis Brownlow）的領導之下，已經聯在一起，成為公務行政清理會，藉以理清許多機關並為獲得消息通告，議論的泉源。

藉着這樣的組織，可以得到可靠而及時的智識，並且可以尋到各種行政事務的例子。這些事務，對於未來公民，深有關係，並且在他政治活動的時期中，假若樂於採用牠們的服務，這些組織對於他是很有用處的。這還沒提到那些組織對於教師在尋找真正政府問題的證據，與範圍廣大的事務結果時，具有極大的價值。這些團體的出

版物，佈告，與報告，充滿了統治過程的生氣，因為這生氣是藉着與實際政治經驗的直接接觸而來的。

但是比任何這些考慮更爲重要的，就是利用由行政方法和結果的變更所得的涵義，來指引注意到公務行政專業化的可能。這些團體的特殊形式與特別事務將要常常變遷；但是公務行政與其意義的生長，在我們政治生活裏，是美國人公務生活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不斷事實。在美國政府的成績上，這些團體標榜出另一種實際的目標，牠們並且對來代抱着充滿的希望。

許多的課本，不重視於政府的實施的成績與可能，反而偏重於政府歷歷如繪的無能及浪費的方面。知道華克市長 (Mayor Walker) 的人，比知道密爾華基地方 (Milwaukee) 胡恩市長 (Mayor Hean) 來得多；知道塔開塞斯 (Texas) 馬福開森 ("Ma" Ferguson) 的人，比知道在華盛頓 (Washington) 兒童局的格萊斯愛鮑 (Grace Abbott) 來的多；提到阿爾卡達 (Al Capone) 的次數，比提到伯漢 (Burnham) 芝加哥計畫 (Chicago Plan) 的作者。的次數來得多。

我大膽建議，我們應該用有系統的努力，來提出這些更積極更動人的題目如下：

在美國公務生活上曾留有成績紀錄的人員；

曾致力於各項職務，而得到特殊榮譽者，如同在伯克萊 (Berkeley) 加利福爾亞 (California) 或隨時

與其他城市的警務行政；在幾個城市裏與在全美國的衛生行政；著名的學校管理；著名的公園發展；以及其他卓

著成績的著名例證。

在統治的各式單位中，如鎮、城、郡、州，或其他單位，在整個的管轄權裏，曾有著名的成績者；

研究政治創造，並且要研究這些政治創造怎樣起始的，怎樣進入實施之中的，以及怎樣進行的。這些創造，如同城市計劃，城市分帶，幼年法庭，投票方式，交通規則，模範特許狀，以及其他種種事業如創造關於失業，社會保險，兒童幸福，和公眾幸福的法律與政策。不成功的創造，縱是最乖謬的，爲了分析與討論起見，差不多具有同等的價值。有趣味的例證，也可以取自別國，作爲借鏡，使各形各色更爲豐富。

隨處對地方政府進步的最大仇人，就是憤世主義，牠昧然將一切統治及統治者，歸入黑色之內，不顧其中尚有灰白二色。對於政府最強健的援助者，是有辨別力的公民，他了解在現今的情況之下，可以實際成就者是什麼？並且避免極爲普遍的『是』『否』的回答；尤其是受教育有理智而不屬於政治的一班人，多作此種回答。我常常被武斷的無知所沮喪，許多號稱受完善教育的公民，在政府人員與政治歷程上，也以此武斷的無知，來下批評，其實他們很可以在這事上面，來啓迪他們本身。這就是說優良政府的宣傳技術不似無能的政府來得精妙。但是優良政府的成就是比無能的政府的成就來得好。正緣此故，公民教育遂覺重要，使能了解行政上實際可能性，以及領袖，與正義，並能養成一種有辨別力的，有欣賞力的心地。

這幾段裏指出，當我們覺着可能的時候政府方面可以培養需要的機會，培養爲大眾所希望的成績作宣傳。

當我審察可以應用的課本時，我的印象，就覺着這些課本最大的弱點便在此處。這裏在公民教學上埋伏着實際進步上一個最大的可能性。憤世主義，以敗爲勝主義以及沮喪等等大有影響於普通成人對他政府的感覺；但是假若當他一旦知道這些可能性在現政府制度之下可於他自己的時代切實成功，則他對於展在面前的希望，便會發生響應。

從一種更廣大的意義看來，公民教學可以引到驚人的可能性，這可能性伏在人的克服環境與克服自己的統制裏，又伏於從被動到現代生活特徵的創造與建設的過渡裏。機械應用技術學，醫學，社會創造，在這新境界裏，都是高聳的表記。並且在啓迪與充實下代人心的訓練歷程中那些這些高聳的表記，是不容忘記的。

提醒到政府所辦的科學工作，很爲重要；因爲這些工作，在與地方，州，及國家的機關裏時時可以找到的。標準局的工作，是國家所成就的重要專門職務的一個例證。同樣的，有農業部的工作，兒童局的工作。在各州裏，專門學校與大學的工作，往往具有極高的品質與極大的價值；在都市裏，衛生處的貢獻，往往具有巨大的價值，如同在娛樂上，在公衆幸福上的重要結果一樣。

這是重要的，不僅要將政府優點的例子，表彰出來，更要在同樣範圍裏的失敗的例子也舉出來，與優點的例子對照；並要在可能範圍內，分析這結果上差異的理由。在什麼情況之下，政府可以最順利的進行其職能呢？要回答這問題，爲須研究基本的情況，這研究就是分析政治過程本身的一種精髓。在這些情形裏，目標的統一，專門的

事務，政黨，私人組織以及宣傳品等等，究竟要盡什麼職務？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在各種情形裏，所能找到的要素，也都是要問一問牠們的任務是什麼。在這些實行中間，政治的靈敏與辨別力，可以像政治智識與練達一樣漸漸進步。

政府實際上一切的優點，從覺悟的民主政體的較大見解中，伸張出來，並且進入最近政治科學所啓示的較廣前途上。

有一句舊的格言說『無先見之人，恆亡』這句話是與近代公民教學離不開的。先見的希望可以閃射於來代人民的章句之中，並且可以將無關的細目，化爲光明的未來的局面，這光明的未來，是埋伏在人類的掌握裏。

第十二章 教師與受教者

更加注意於學生實際公民的需要，以及教師的公民準備，都是公民教育中充分發展的制度所需要的。在全過程中任何嚴重的考慮裏，爲公民訓練而作的準備，這是非常緊要的事，但不幸，此事往往因爲太不注意而被忽視，或放鬆過去。

以下幾頁所述的這個重要題目完全過於殘碎不合；不過也許可以引起他人從事於根本而澈底的研究中；爲充分了解這裏所僅僅暗示及的問題起見，這些研究是必需的。

公民訓練所探討的人類材料到底是什麼呢？公民教育時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每個公民候補員身心基礎，以及這方面的差異與各種訓練的關係。

對於加入爲公民的候補員，在生理狀況上，社會經驗上，心理或氣質的平衡上，我們可以通融多少呢？百個學生的真相就可表明各種的狀況與能力，在他們智愚兩極端之間相距這般遠足以使人震驚。譬方有一個童子，他的氣質與經驗，使他適於領悟社會與政治的過程，並且已經引領他由直覺而了解這個過程的繁複。他已經是一位領袖了。他也許比他的教師，更知道這權力的要素。譬方另有一個童子在氣質上與組織上自相矛盾，他的經驗已經糾纏而歪扭了，他的社會態度與根性，已成爲日後參加任何政治會社的規畫中所發生之障礙了。到了這個

時候，縱不演成事實，然在心理上，他成爲不法之徒；或是一個完全叛徒或是在社會上完全做一個受騙策而被動的一份子。

自覺的與有才能的權力，提出了一個問題；而調節失當的權力，提出了另一問題。關於合作的研究，或關於人羣領袖資格的研究，有人知之甚深，有人茫無所知，具有這兩種權力的人對於這種不得不注意的研究，必須具有什麼不同的態度呢？在一種情形下，智識可以補充已經甚爲了解的原則，而在另一種情形下所獲得的事實，其前後意義卻不連貫。被糾纏的氣質與經驗所捆縛的人，在未應公民號召之前需要分析與治療；氣質與經驗機敏的人，將他們已經所知道的事情，反覆申說，會使他們討厭的。

就在此點上。於構成未來公民團體上可以獲得最大的進步。健全的體力的基礎，平衡的氣質，未經糾纏的社會經驗等等，在團體合作的意義上，都是造成公民的材料，使其團結合作運用效力。

實際上，醫學與精神病學，如同政治學一樣，在社會組成裏，與在訓練將入政治社會裏的份子上都是需要的。有些人覺得這句話很爲奇怪，但是在任何方面熟諳學生指導的實際問題的人們在重新訓練那些正在途上的公民時，自能回憶到他們自己的經驗。

處置所謂困難的團體，社會已遭失敗。這種團體，不單是罪惡與腐敗的一種基本原因更是社會的不負責與無能的一種基本原因。就是處置他們所遺留下的重大負擔也不見成功。我們也許可以說，這罪惡並非重擔。無論

是苛刻的，多費金錢的；而可算爲重擔的當是嚴重的漠視與不負責，使得社會的事業，都落在低層的成就上。這種事情，與離開正路而尋求劫掠罪惡之路的人，比較起來，所費金錢更多至不可勝數。

這種事情，不是那些困難，可以藉着使人背誦憲法，或藉着分析統計，（無論分析得到怎樣正確的地步，）或是藉着注入法灌輸確鑿的教義，所可改正的；因爲這些著手的任何方法，都有情形使其不爲所動。假若這基本型範不能改弦更張那麼教育與技術的智識，便是用加害社會了，或對於社會漠不關心，或產生一種懼怕與留神的訓練，不是合理合作的訓練。

我們已經知道，一個劣童，也許是因爲有劣牙，或劣腺或爲眼睛不健全，或爲營養不充足，而舉動亦隨之而變爲惡劣。近年來，在這一方面已經獲得顯著的進步，並且實際上，關於這方面的智識，已經成爲大多數學校課程中的主要部份了。有困難的案件，『有問題的兒童』也都能認得清楚，並且我們開始對於他們，加以有力而合理的處置。精神病專家與家庭訪問員較廣的應用，現已萌芽而在普通學校方面，特別在增進有力的公民方面，具有極大效果的可能。教育界的領袖，很明瞭這些情形，在這些重要的方向，他們都勇往直前。

但是在這些事件與公民教育問題之間，也有一種關係，這種關係，到現在爲止，比較起來，是很少加以研究的，大半因爲這種的發展，還是新的緣故。不過，現在關於人類行爲組織上的根基，我們起始知道得較多一些，所以關於政府的正式研究，不應該使其離開主要的根基，這件事情是愈來愈形重要的。這樣事實，在下一代裏，可以達到

重要的進步，其進步不僅是革命化了公民教育，更又革命化了研究政府的本身。對於這些基礎的事實，若是不加以特別注意，那末這班普通研究政府者，在政治與社會行爲的組織裏，終有一日，覺得他們自己與科學進步的主流，是完全隔膜的。

知道學生生活下的基礎情況，在社會與公民教學正在竭力進行的時期，就是在青年時期，是尤爲重要。恰在此際，在人格發展之中，個人的平衡，也許會被擾亂或分散，社會情形的研究也因之而起；可是這種訓練也許落在礮瘠之區，或者落在肥沃之土，全視乎是否適合於學生價值制度下的基礎情況的技能了。在這個時候，他遇着對於異性調整的需要，也許會遇着對於雇主調整的需要，對於一個新的成人世界，（他在那裏至少要一部份的開始運用成人的職能的；）也遇着調整的需要；此時社會與政治的組織的教學與教訓也就開始。顯然的在這個危急之秋，智力在生命圈上足以產生極好或極壞的結果。一個容易受感動的時際，是要利用的；否則這個機會也許會完全失掉的。

人格自白新方式的需要，以及這些需要與他人的請求與權力的關係，在人類生存中，組成一種最有興趣最關重要的局面。就是在此確定了對於政府與社會的許多態度型範，這些型範，也許就是不能更改的。就文化制度而論，（人格是其中生存着進行着的，）人格的轉向，調整，與適應，有個極好的機會。關於這方面，我未能詳加推論，因爲對於此點，還沒有十分充足的細勘過，但是在這方面，我相信對於發展各種公民將有偉大的進步。

在發展一種有效的公民教育制度的時候，第二個要點是要考查教師的氣質與訓練。

在公民教育裏，男女教師的本身，是一幅畫中的一個重要部份。就好像一位精神錯亂的法官，對於律師與訴訟人解釋司法的時候，是有困難的。所以一位教師，如果顯然具有反社會的氣質，則在訓練學生的政治技術上，在欣賞民主合作的過程中，當有很大的困難。調整合宜，持己合宜，大方的人格，在訓練公民品質上，也許是最有力的主動力。當學校中應用的較有力的材料，尙付闕如的時候，許多教師的成功，無疑的，是應該歸功於教師人格的優美。反過來講，許多科目的弱點，在社會關係的範圍裏，從人格的觀點看來，也是由於全體教師們的不夠資格的緣故。

第二種困難是由於這個事實，就是一大部份擔任公民功課的教師，在政府學方面，或於經濟學與社會學的附屬功課方面很少受過特別訓練的，或竟從未受過。大多數的教師，在歷史方面，具有略較完全的準備。有些教師準備得很充分，其他的教師是一面教書，一面訓練自己；但是還有其他的教師，在任何社會學科之中，既無特殊的訓練，而在這方面工作上，他們又沒有獲得必需的基礎。假設這種特殊訓練的缺乏，正好與氣質適應的缺乏一致的時候，那麼這個結果是可慮的；設使將研究政府的負擔，放在職務已經過勞的教師身上，其結果尤為可慮。

在這方面給予教師較前更加審慎的訓練，是絕對不可少的；並且假若那種訓練，在眼前的時期裏，須要充分發生效力的話，那麼那種訓練必須寬廣的，包括一切的，不是狹義的，僅限於政府研究與歷史學的。

另外一個相連的問題，就是社會中學校領袖人纔所呈現的問題。誰應該說要授些什麼功課呢？學校人員的更動，許多人的缺乏訓練，缺乏對基礎問題，有閒暇而有學識的考慮的，遂使迄今為止，學校尙未能施展其潛勢力；但是我們無妨期望着這種狀況，在最近的將來將有實質的變遷。再者，教師所栽培的型範，不會是完全屬於同式的，並且那些型範本身也許要互起衝突，因為牠們是代表了不同的氣質與不同的社會態度的；不過這些貢獻的專門基礎，在產生整個寬廣的問題裏面，能夠保證牠們的用處。

我們可以斷定說，假若教學專業的力量加強，以及社會學科連續不斷與特別準備的增長，那麼教育界方面，在決定社會標準與社會是非的時候，將要達到一個更強固的地位。教育界有了較大的力量以後，我們便可期望教師本身，在一個較前爲大的範圍內，採取自動的方法。在其他國家，有實力的位置，已被教育家所佔據，因爲在教育過程的性質上，察覺了他們的責任。

這題的研究，我們在希望，對以教員爲業的人們中能夠發出許多貢獻，他們在課程問題的研究上，是會費過時間的，並且他們能夠供給重要的論據與分析，以及供給建議以備在學校教學中作社會論據新綜合之用。

集中指導與領袖是重要的，但是假設計劃不是安置在社會生活的普通思想型範中，而學校又安置在社會中的，則這集中指導與領袖是否能從學校裏發出，這又是另外的一個問題。教師是從社會裏來的，在九年或十年之內，又回到社會裏去。他們是不是或者會遠離開他們自己的文化團體的觀點呢？在政府學或經濟學或社會科

學上，專家很少，而且許多人竟以缺少的材料，來作社會武斷的陳述的根據。這種情形將會慢慢的改變，也只能慢慢的改變。

領袖人才是要供給的，不過這種人才或許發生於校外，也如同發生於校內一樣的；從具有現狀的知識與哲學的人們中產生出來，也從熟諳當時的趨勢與可能的輿論領袖中產生出來。至於各種計劃亦隨時可望從他們中產生出來，並且設法輸入於社會的文化型範及學校制度之中。

雖然，我們有理由可以相信教師團體的組織與勢力，在不久的將來，將要大為增強；並且在決定課程與其目標這兩樣事情的時候，將要擔任一種有加無已的職務。這不是期望教師們，將要由社會擁護着，努力的要強授一種制度，與其所居的社會的理想與目標互相衝突的；而只是推測教師團體在構成社會理想與目標的參加上，將要不斷的增大。他們的經驗與思索，在公民教育的普通討論裏，將要更加顯明，並且在構成輿論上也有比前更進的效力。

無論如何，課程製造的細目，不應該是法律制定的題材，而應是在特殊範圍以內的教師專家，以及為整個課程負責的一班人，審慎考慮所得的結果。假設立法院要越組代庖來驅策這班專家，只有在所建議的規程，加以最充分的考慮，而經那班精於這些題材的專家聽取以後，纔可以的。

教師聯合起來的力量的一個顯著例證，可以從國際教師協會大同盟當中看出來，這個大同盟，在十八個國

家裏，有二十五個互相聯絡的組織，並且會員（一九三〇）有六十萬之數。這個團體曾經討論到教育上幾個基礎的問題，著名的有如應用驚人的方法，來養成國際與國家的態度；並在歐洲諸國，仍舊繼續施展其廣播的勢力。自然我們不能忘記，在美國並沒有一種統一的學校制度，只有一羣衆多的制度，大部份完全彼此獨立的。在這許多制度當中，每種都爲自身作切實的決定，要顧到加諸其身上的勢力。爲了這個理由，假設有人有志試驗新舊計劃，這個美國制度在性質上，是可以伸屈的，可以實驗的。

現在，我們可以下個結論說，在公民教育未來的改組裏，這個改組正在臨頭的時候，教師與學生這兩方面，都應被更加審慎考慮的人物。學生與教師一樣的，他們身體上與氣質上的基礎，將要作爲極其徹底的研究的目的，因之重要的結果，大半要隨之而產生。同時也不得不供給受過更徹底訓練的教師，精通社會科學以及最廣義政府的要素。我們可以安穩的預言一句話，就是在構成國家理想與目標上，新教師隊伍在將來，要施展比現今更加偉大有效的勢力。

第十三章 結論

開首數段是論到對於我們現在政治制度的需求，並將來一種新科學轉向根本上的需要，以及一個民主社會的目標的重要。這些事情，揭示着美國公民教育改組上的基本考慮。

其次，注意到社會教育的合作機關，以及公民教育與社會訓練的各種方法更加合作的可能性。

再其次的幾章，是論及公民教育的特殊工具，論及更加熟悉政府最近趨勢的重要，論及權力過程最近的技術論及政府研究中的現實主義，以及理想主義。往下再接以討論在學生與教師方面的一些原則。

有一點在前面已經屢次講過的，現在再鄭重地說一遍，也許還不太晚，就是說這本書決不是公民教育完備的計劃，不過大致是一種教育的推論，也許對於在這方面的課程編訂者，或是對於能幹與有經驗的教師，是有些用處的。達到這種目標的途徑與方法，縱是認為適合，我也一定要留給現在與將來的課程編訂專家來處理；並且我們自然可以說細目是比全部的計劃尤為重要，或說，這兩樣事情實是同等重要的。

這本書不是講到新課程的一種計劃，乃是講到一種新轉向，新目標，新精神——我覺得在這個時候，這三件事情比教師與課本還要緊些，雖然教師與課本也是很重要的。或有人提出強有力的理由來，說明為什麼這種觀點是不應採取的；也有人提出好的理由，說明為什麼不能採取這觀點。當然有人更為疑惑這種觀點是否真正會

被採取的。果若政治教育所發生的問題在這個變遷世界之中，呈現時候，能使人加以有力的注意，並隨之以切實的思想與計劃，那麼我的目標，就是充分達到了。

無疑的，有些人對於現存制度的觀點與方法，已經滿足了。我個人確信，現今的經濟與社會制度不加重要的整個的變遷，便不能存在，並且深信公民教育的過程也必須經過同樣或更爲的顯著而重要的更改；因爲未來的公民，再不能倚賴着一種固定的狀態，他必須在科學的神速潮流衝到之時常能心悅誠服的調整自己。

經濟與政治制度，在一種平衡狀態沒有達到以前，在最近的將來，大概要經過許多次極顯著的變遷，必不只是一次。所以我們要將，著重點堅決地置於行爲中的科學核心，並安置於變遷情況的適應與調整的可能裏面。假設在我們國土之內，對於社會政策，有大不相同意見，那麼更加緊要的，就是要使合作生活的原則的訓練，作爲最重的一件事；雖然從別一國的經驗講來，牠們的情形正好相反，在那種情形中的最無力的成分，儘可在社會教育的方略裏，最被注重。

雖然使人感到厭煩的重複，但我仍要冒險再講一次，近來許多政治與經濟制度的一個弱點，就是不能舉出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穩獲的一種景象。在近代，沒有一種制度是能夠專門倚賴其過去的。一種制度必須發展其未來，否則必得痛苦的結果。這個未來，必須具有社會界現今與漸積的知識所指示的社會科學化的可能性，以及具有建造社會的可能性。過去所產生的，有價值制度與情緒驅動力；但是也有其他的事物，是將發生於未來的。那些

事物是從希望與預料另一個較好的時期而出來的。

於是，現狀下的科學發展，應該充分而富有生氣地描寫出來，使人類覺得什麼隱伏在我們前面。我們假定將來的羣衆能夠達到充分的社會建造，並能支持下去，而最後的處置權力，是握在羣衆手裏。

假設我們能夠集合力量並能進行以求獲得一種新境界，我們是包管成功的。人們不相信這句話不明白這個道理；甚至竟不注意描寫在他們面前的話。但是教育方面的可能性，結果更加重大，希望學校能給予事實，方法與情感的必需背景，藉使這個未來之夢，在人類所欲達的目標上，現出一種可喜的實況。

假設後代的人，藉着人類組織的機會，能夠準備好了，來履行其社會職能，這世界的將來便算光明而富有可能性了。居在我們與人類之夢的實現的中間障礙物，就是那些社會態度以及社會與政治的管理。人類的大負擔如疫癘、貧窮、戰爭、飢荒之中有兩種負擔，已被趕回到他們的老巢去了。貧窮與戰爭將四方潛伏，抵抗其四週人們所佈置的羅網。

不過對於貧窮，現在不能再有什麼正當理由來原諒牠，因為自然界的力量，已被克服，而戰爭的殘忍，是一種原始人類殘暴的遺留證據，科學創造的潮流，勢必滾向前去。假設社會創造的策略，能夠與自然界的科學組織，並駕齊驅，這新境界便可作為人類造就的仙境了。飢餓、疾病、辛勞、懼怕的負擔，可以放下來，閒暇之書可以打開看，以及欣賞與享受的寶藏，也可使人類取之不竭。

不單機械的擊劃，幫助我們生活得到多方面的享受，就是一向充滿了不斷縈繞的懼怕、疑慮、與恐怖的人格內，部生活也是如此的。科學與社會設施，也將要克服這些叢林之蔽，把牠開闢出來飽受幸福之光。這種事情，迄今爲止，無論個人用什麼樣的機械策略，或者是藉着金錢上的成功，都不能做到的。奇績已經奏效過，無疑的還有其他的奇績正在進行之中，科學在其翼上帶來生活光輝與救藥。

在工業不穩與殘酷痛苦之際，人羣無窮的可更豐富可更優美的生活的可能性似乎是一種可笑的海市蜃樓。但是假設利用社會與政治策畫的能力，到正如在現世，熟悉一切，而且準備進入天國，那麼舊時人類許多負擔，我們便不至繼續負着。設使尚有患難與殘酷的痛苦，那就是因爲我們不願伸手出去，去接受我們現代之神所賜的禮物。若我們已預備好肯伸手出去，接受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設施所制定的禮物，那麼我們就可得到食物，居住，衣着，裝飾，身體上與心理上病症的減輕，以及最豐富的人格欣賞、享受、表現的閒暇了。

產生意志技能，態度與才能，適於所達到目的地之用，就是公民與社會教育至高的策動了。

假設我們能夠直接觀察事實，並且對於我們所不喜歡的事情，不加以否認；假設我們能夠減少顧慮到我們的恐懼，而加多顧慮我們的希望；假設我們能夠多思想到現今與將來，而少思想到過去；假設我們在社會與工業的設施上，能夠現出創造的能力，與在應用技術的進步裏，所開演的能力相等；那麼我們就能夠更加充分的認識美國人生活的前途，爲從來先知所未敢夢想的。

一個先知儘會說將來的世界要成如此的；但一個科學家只說，將來的世界或會如此的；而一個政治生活的學者便是以教育爲達到康莊大道的路線。一個悲觀者則說，不對，他的見解是爲求生存而掙扎，所用的方法，是戰爭，革命，挫折，幾世紀的受痛苦，而至覺悟。但是科學家總常常安靜的說，現在這是可能的。

這一切見解所揣測的人類本性，與我們現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並不相同，以爲人類的本性是不能變遷的。可憐的人類本性，原是『照着上帝的形像而造成的，竟歷多少世紀，一直被迫而演魔鬼的惡劇。非人類的本性作了我們一切禍患的來源，爲時更久。但是科學告訴我們，人類已經學得怎樣來管束本性使許多不受馴服的惡劣精神，受着我們的驅使。而現今的趨勢，在人類戰勝他自己方向，正指出一個新開闢的社會創造與管理之空前發展的新紀元。教育、醫學與應用技術學在這個新運動中是站着領袖地位。現在每一方面，都表示着這些領袖，在最近的將來，要將牠們的工作，導向前去；並且經驗告訴我們，沒有一種歷史上關於經濟或政治的禁令，再能遏止科學進步的高潮。

我們的教育制度與我們的研究事業，是人類克服自然所發生的權力的大象徵，所謂自然，有屬於人類的，與非屬於人類的兩種；人們皆能自動地起來創造一種環境，不是被動的接受與適應；在這個時期，奴隸變爲他們自己命運的主宰。